

永曆實錄
卷二十一
後學吳讓之
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聚于金陵節署

永曆實錄校勘記

十三卷第三號十二行饋勞下闕二十三字然無能飽也
率掠公安松滋澧州安鄉民以食民皆怨苦之
十八卷第四號九行願與下闕二十二字先生同死城中
式相起執其手曰吾固死此正待君爾乃

永曆實錄卷一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大行皇帝紀

大行皇帝諱由根神宗顯皇帝孫也考端皇帝諱常瀛神宗第八子封桂王繼嫡妃王氏無出貴人馬氏生二子長桂恭王次上以天啟三年癸亥歲十月十九日生上于燕邸天啟七年秋端皇帝出封于衡州端皇帝垂顙豐背日角修耳貌似神宗性敦厚慈易為諸王最崇禎開朝廷崇禮親藩諸王多憑依侵有司煩苦士民獨桂邸以安靖聞編修馬世奇中書舍人張同敞先後奉勅諭諸王俱以

永曆實錄卷一

王賢報命崇禎六年詔遣編修閔仲儼冊立桂恭王為安仁王上為永明王崇禎十年臨藍猺賊郭子奴劉新宇等反犯衡州端皇帝發藏金饋饗請調虔粵兵城守明年討平之崇禎十三年奏請修衡州城優詔許之崇禎十四年上納王妃王氏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掠寇湖南八月長沙陷分巡上湖南道叅議金九陞託齋賀表去衡州驚潰端皇帝率桂恭王及上出奔僅達永州南之石期市賊追至巡道中軍王上庸率死士截擊端皇帝乃得舍舟逸去上庸力盡戰死上遂與端皇帝相失端皇帝攜桂恭王走全州得達廣西應奉內豎陳進忠奉上走道州陷賊中不得

永曆實錄卷一

去為偽吏所得將送賊所有吳繼嗣者故為巡簡陷賊中偽授永州經歷力調護上謫給偽大吏得稍緩已而獻忠渡江走荊州偽吏無從致送遂免于難繼嗣迎居己署中益虔護侍每日初出夫婦皆拜謁奉膳酌如臣禮十二月征蠻將軍楊國威帥師復永州遂迎上入粵達端皇帝所遂從居梧州宏光元年端皇帝薨厝梓宮于梧州南岸桂恭王承國事思文皇帝立于福州以桂邸為神宗正允次方承統有疑慮心下優詔結萬元吉何騰蛟丁魁楚不次皆遷九卿賜便宜蟒玉魁楚遂迎桂恭王及上居肇慶用杜推戴已而靖江庶人反思文皇帝益疑密詔丁魁楚相動靜處分未幾桂恭王暴薨上以簡靜為魁楚信重得無恙隆武二年八月丁酉思文皇帝遇害于順昌全閩陷總制兩廣兵部尚書丁魁楚巡撫廣西僉都御史瞿式耜議戴上監國大學士呂大器兵部尚書李永茂皆至肇慶與定策叅政唐紹堯副使林佳鼎御史王化澄率府州縣吏民迎上于寓邸釋衰服治府署為行宮行監國事十月丙戌上即位于肇慶詔誥天下獎勵文武兵民同仇恢復改明年為永曆元年遙尊隆武皇帝為思文皇帝順昌之計未審或曰潛遜故也追尊考桂端王為端皇帝兄安仁王為桂恭王上嫡母桂王妃王氏為慈聖皇

太后生母馬氏為燕皇太后之皇后王氏進呂大器為中樞殿大學士擢丁魁楚李永茂瞿式耜皆為大學士大器永茂入閣直機務魁楚總理戎政式耜以吏部左侍郎掌部事命司禮太監王坤管文書房事是月兵破贛州總督兵部尚書萬元吉監軍試中書舍人袁從諤通判唐□□死之十一月蘇觀生何吾騭顧元鏡以嗣唐王聿錫叛稱尊號于廣州改元紹武大學士陳子壯拜表請討之命兵科給事中彭耀諭唐王聿錫蘇觀生不奉詔耀不屈死之以唐紹堯為戶部左侍郎王化澄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兩廣呂大器稱病棄官

永曆實錄卷一

三

歸蜀以林佳鼎為兵部左侍郎周光夏為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林佳鼎帥師東討蘇觀生戰于三水敗績佳鼎及水師游擊將軍管燦死之內批擢王化澄為兵部尚書十二月以中允方以智編修劉湘客充經筵講官已而不行大學士李永茂請終制去命大學士瞿式耜入閣典機務李成棟破廣州殺唐王聿錫及蘇觀生周王益王皆遇害何吾騭顧元鏡降上避敵幸梧州瞿式耜諫不聽丁魁楚走岑溪

永曆元年正月癸卯朔上至梧州遂自府江幸桂林李成棟攻肇慶梧州皆破之巡撫僉都御史曹煜降南雄

韶州高州雷州廉州皆陷二月上至桂林進何騰蛟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督師如故徧封楚粵黔蜀諸將為侯伯勅召詹事文安之王錫袞為大學士周堪廣為戶部尚書鄧都賢李陳玉皆兵部侍郎皆未赴已而堪廣降于進瞿式耜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給事丁時魁奏論新政當親行陣慎爵賞攬威福上嘉納之晉戶部侍郎嚴起恆為本部尚書孔有德攻湘陰王進才王允成之兵潰何騰蛟走衡州遂陷長沙副總兵滿大壯死之大學士陳子壯帥義兵復沿海州縣進攻廣州為李成棟所敗子壯死之三月丁魁楚敗死于大藤峽李

永曆實錄卷一

四

成棟陷平樂上幸全州命大學士瞿式耜兼兵部尚書留守廣西兵攻桂林瞿式耜帥總兵官焦璉攻邵之進堵錫章曠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制督師如故劉承完以兵入扈遂逐王坤勅召給事中金堡四月上祀南郊封劉承完為安國公馬吉翔為文安伯郭承吳泰和伯嚴雲從清江伯詔杖給事中萬六吉御史毛壽登吳德操已而釋之封戚曉王國璽為武靖侯馬九爵宛平伯王維恭長洲伯兵破衡州殺黃朝宣臨武知縣李興瑋死之五月上幸武岡以傅作霖為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召川湖雲貴總督李若星為吏部尚書若星

稱病去 張獻忠遣孫可望攻貴州總督楊鼎和棄城走
可望攻陷貴陽已而棄貴去攻犯雲南 李成棟攻桂林
瞿式耜帥焦璉擊卻之遂復平樂 左春坊張家玉舉義
兵于東莞不勝死之 六月以吳炳爲大學士入閣典機
務 兵破嘗德堵允錫走永定衛 晉瞿式耜太子太
師臨桂伯辭不受 七月刑部侍郎楊喬然解部務請勅
入川貴督師劉承允逐之也 以嚴起恆爲大學士召詣
武岡不赴 何騰蛟入見劉承允謀殺之總兵趙印選劫
騰蛟去復出督師 劉承允捶嗣通山王蘊紆于宮門以
密報敵警故也 八月瞿式耜奏迎駕居桂林承允怒不

永麻實錄卷一

五

果行 督師大學士章曠卒于東安 孔有德攻武岡
陳友龍迎戰于石羊渡劉承允降上出奔靖州武岡陷吏
部侍郎侯偉時兵部侍郎傅作霖死之吳炳降 上自靖
州歷苗峒出柳州 九月兵陷黎平守將蕭曠死之
進封馬吉翔爲文安侯掌錦衣衛管文書房勅旨 兵
破沅州巡撫僉都御史傅上瑞岳陽伯王允成降 十月
分巡左江道龍文明土司覃鳴珂作亂上次象州瞿式耜
拜表迎駕 以王化澄爲東閣大學士 十一月上幸桂
林瞿式耜嚴起恆入直 十二月勅何騰蛟督師出楚騰
蛟帥郝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青守全州 是歲雲南土

司沙定洲反攻雲南府黔國公沐天波棄城走騰越巡撫
都御史吳文瀛降于定洲

永曆二年正月上在桂林 二月孔有德攻全州郝永忠
潰走大掠桂林上奔柳州遂入南甯 封陳邦傳爲慶國
公 金聲桓王得仁舉江西反正前大學士姜曰廣承制
封聲桓豫國公得仁建武侯 三月孔有德兵犯桂林瞿
式耜何騰蛟帥師迎戰敗之追至大榕江 四月皇長子
生 瞿式耜奏進入箴上嘉納之 五月何騰蛟復全州
堵允錫帥馬進忠之兵復嘗德 六月李成棟舉廣東
反正封成棟惠國公修養甲漢城侯授袁彭年左都御史

永麻實錄卷一

六

曹恩兵部侍郎耿獻忠工部尚書有何吾騶李覺斯顧元
鏡毛毓祥皆以原官起用 江西生員雷德復奉姜曰廣
表奏報金聲桓王得仁反正至進曰廣太子太師武英殿
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督師賜便宜行事以吳宗周爲僉
都御史巡撫江西仍聲桓得仁承制封如故王天雷劉一
鵬蓋遇時封拜有差授德復給事中 金固山來攻嘗
德馬進忠迎戰于麻河大破之殲其軍 七月以朱天麟
爲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 瞿式耜表請上幸桂林接應
江楚雲貴不聽 以晏清爲吏部尚書 金聲桓王得仁
討高進庫于贛州不下 談泰帥八固山之兵攻江

西破九江聲桓得仁歸南昌 八月李成棟遣杜永和迎駕 何騰蛟復東安 曹志建復道州 陳友龍以黎靖反正遂復武岡寶慶 左春坊劉季鏞舉義兵于永甯復茶陵鄱縣安仁營甯 曹志建復郴州 九月上發南甯幸肇慶勅陳邦傳居守廣西邦傳自稱世守巡按御史吳德操劾之 上至肇慶拜李成棟征 大將軍勅築壇授鉞成棟辭不受 封李元充為南陽伯提督禁旅馬吉翔提督戎政司禮太監龐天壽提督勇衛 十月 兵破饒州遂圍南昌姜曰廣馳奏請援 何騰蛟圍永州 以黃奇遇為詹事禮部左侍郎充經筵官蔡之俊陳世傑為左

永曆實錄卷一

七

右春坊直日講上日御行宮文華殿聽講 遣使航海諭魯王 十一月四川總兵王祥收復川南遣使奏聞封祥忠國公命都御史范鏞朱容藩聯絡策應 修養甲謀 伏誅 何騰蛟使郝永忠攻陳友龍友龍失利走柳州永忠大掠武靖 兵救永州胡一青迎戰于文明鋪大敗之騰蛟復永州 十二月何騰蛟復衡州 吏部侍郎吳貞毓誅李成棟迎駕往廣州上遣刑部侍郎劉遠生諭之成棟惶懼奉詔 給事中金堡陸見奏劾郝永忠擅殺馬吉翔擅權陳邦傳無功僭秩上切責堡 堵允錫以高必正李赤心十三營之兵自巫山來趨嘗德馬進忠驚潰遂

焚嘗德走湖南掠湘鄉衡陽次于湘鄉 鄭鴻達朱成功復福建沿海州縣奉表報聞 堵允錫以高必正十三營自甯鄉攻長沙不克退屯湘潭嘗德復陷 是歲 兵攻破成都張獻忠殪孫可望自東川攻雲南沙定洲潰走可望誘沐天波及副使楊畏知至脅降之詹事雷躍龍春坊閔仲儼行人龔彝皆降于可望可望遂據雲南四出攻下府州土司

永曆實錄卷一

八

永曆三年正月上在肇慶 西洋人瞿紗微進新麻詔頒行之 詔所在督撫勦鎮將吏勿得縱兵掠殺焚毀淫虐有故犯者督撫勦鎮削奪偏裨以下按軍法不貸 以劉湘客為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朱天麟罷 進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召入直稱疾不赴 遣僉都御史張充美齎密詔金章諭吳三桂 鄭鴻達復泉州入奏優詔獎勵之 二月何騰蛟進次湘潭堵允錫帥高必正十三營救江西至攸縣醴陵不進 進封馬進忠鄂國公曹志建永國公 兵大舉攻湖南陷湘潭副總兵楊進喜力戰死之馬進忠走寶慶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 談泰攻陷南昌大學士姜曰廣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仁皆死之江西盡陷蓋遇時走湖廣劉一鵬走撫州山中何吾驤黃士俊入見各以大學士兼宮保尚書入直

三月□兵陷衡州胡一青退屯東安堵允錫以高必正
二營走郴州□兵陷寶慶馬進忠王進才退屯武岡
李成棟攻贛州至信豐與□兵遇大戰不勝死之杜永和
退守梅嶺曹志建攻堵允錫于郴州坑其兵三千人羈
允錫于桃川所允錫開道奔富川勅瞿式耜兼督楚師
式耜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濬監胡一青趙印選楊國棟
諸軍出楚次于全州四月孫可望自稱平東王遣前副
使楊畏知奉書貢金馬邀封王號會師□詔封可望景
國公李定國以下封拜有差□兵陷永州及沅州靖州
王化澄病免高必正入梧州詔大學士嚴起恆副都

永曆實錄卷一

九

御史劉湘客諭之必正遂入潯州劉希堯劉芳亮叛走郴
桂降于□五月遣兵科給事中趙昱司禮太監楊起春
齎詔諭孫可望楊大甫據梧州叛堵允錫入見詔人
直辭請復出督楚師從之召楊大甫至行在上御殿詰
責大甫伏誅餘兵亂詔李元允招撫之皆降以少詹事
張同敞兼兵部侍郎督兵出湖南六月命堵允錫督楚
師賜龍旗十二調用天下兵馬允錫入潯州調高必正十
三營遂次于潯州□兵攻陷福建沿海州縣遂陷潮州
殺總兵曾慶巡撫都御史劉中藻守福州城陷死之
以揭重熙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督撫建義軍及劉一

鵬之兵何吾騶有罪免袁彭年請假治慈母喪去詔
許之封杜永和南雄伯羅成耀寶豐伯分守梅關
月□兵攻曹志建丁永明志建帥兵迎戰□兵卻走副總
兵惠延年死之李赤心死于南甯八月趙昱楊起春
至雲南孫可望不奉詔昇起春遁還九月遣司禮太監
李國輔齎香帛密赴南京謁孝陵十月下詔親征大學
士嚴起恆請開御營庫節用措餉收募親軍以劉遠生爲
兵部尚書總理戎政兵科給事中金堡監御營軍從之
十一月以吳貞毓爲戶部尚書郭之奇爲禮部侍郎督
師大學士堵允錫卒于潯州高必正入南甯追贈何

永曆實錄卷一

十

騰蛟爲中湘王諡文忠金聲桓爲榆林王諡忠毅李成棟
爲甯夏王諡忠烈王得仁爲建國公諡忠壯立壇致祭上
親臨奠舉哀百官皆大慟追贈大學士姜曰廣爲進賢
伯諡文愍杜永和入見遂命提督嶺上諸軍恢復南嶺
切責郭之奇萬翱怙黨行私朱天麟陳邦傳遣胡執
恭以僞冊寶封孫可望爲秦王李定國安西王劉文秀撫
南王艾雲枝定北王僞勅可望總理天下兵馬錢糧文武
立誅賞勿待詔旨可望遂自稱秦王引兵出貴州
庶吉士郝永忠誘遠安伯陳友龍殺之給事中尹三

聘奏瞿紗微擅用夷服煽亂祖憲乞仍用大統舊服從之
永曆四年正月上在肇慶 □兵大舉 □梅關羅成耀棄
南雄走 上棄肇慶登舟將西奔大學士瞿式耜馳奏請
上固守肇慶集援兵禦寇嚴起恆金堡交諫留駕皆不聽
戎政尚書劉遠生給事中金堡奉勅往廣州諭杜永和
固守待援永和集兵城守 □兵陷南雄韶州 上奔梧
州黃士俊陳世傑等皆逃去勅袁彭年曹國李元允守肇
慶 命大學士嚴起恆兼理兵部事 馬吉翔自請援廣
東次于肇慶 二月 □兵圍廣州 吳貞毓萬勦程源張
孝起等疏攻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蒙正發袁彭年詔貨置

永曆實錄卷一

十二

彭年勿問逮堡等下錦衣衛獄拷之 以程源為兵部尚
書督師黔蜀不行 楊展奏孫可望稱冊封秦王專制天
下脅展納貴州土解兵付可望詔諭展可望王封專制非
奉冊勅命展固守貴州勿受賊誘 三月王化澄自稱疾
愈入謁太監夏國祥齋勅趨化澄入直 召朱天麟 張
同敞帥師復東安遂圍永州不克退屯全州 分命于元
璽吳李芳鄭古愛朱嗣敏皆兼僉都御史督諸勦鎮兵出
楚俱次于廣西張同敞請解任付元璽等不報 瞿式耜
奏下言官于詔獄拷掠追贓戕僅存之元氣宜速宥出不
報 張同敞奏諫詔獄詔切責之 四月以魯可藻為南

京兵部尚書郭之奇為禮部尚書 雷德復奏許大學士
嚴起恆起恆稱疾乞骸骨行人董雲驤王夫之疏諫不聽
勅趨朱天麟入直 焦璉馬寶入見請釋金堡等于獄
袁彭年赴行在請同金堡等詣獄嚴罪詔諭歸肇慶協
守 五月 □兵陷武岡靖州馬進忠退屯西延峒 □兵
為高必正所逼帥兵千餘人稱言援東次于肇慶 馬進
忠胡一青楊國棟曹志建奏請釋金堡等于獄 戍金堡
丁時魁 萬勦為兵部尚書 高必正党守素入見請趨
嚴起恆入直從之起恆拜表去勅追還趨陸見起恆稱疾

永曆實錄卷一

十三

益亟不允 諭高必正党守素援廣東必正請括兵馬歸
兵部錢糧歸戶部銓選歸吏部進止一聽朝廷諸帥不得
以便宜專行奉上親征廷議不能從必正守素歸南甯
朱天麟遣胡執恭之子欽華赴行在求封孫可望秦王專
制天下兵部尚書萬勦奏請從之大學士嚴起恆執奏勿
許乃封可望荊郡王天麟及吳貞毓程源等密啟稱臣于
可望請殺嚴起恆金堡可望不受詔稱秦王如故怒殺胡
執恭 六月李元允馬吉翔帥兵東援敗于三水廣州圍
益急 給事中李用楫使總兵李明忠殺吏部侍郎洪天
擢于高州 七月大學士文安之入見勅入閣典機務安

之力辭請勅往荆夔號召王光興劉體道等詔從之 朱
天麟復入閣辦事 八月颶風大作廣州水師皆覆陷
十月□兵破全州胡一青退屯大榕江楊國棟馬養麟守
海陽山馬進忠敗于西延走貴州 焦璉救曹志建于賀
縣 十一月□兵攻大榕江胡一青迎戰失利趙印選棄
城走桂林潰遂陷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總督侍郎張同儼
死之布政使關捷先監軍御史吳德操降 □兵陷平樂
總兵官都督同知朱良如死之 上奔潯州總兵周金湯
縱兵大掠百官潰散 □兵陷梧州執王化澄殺之 □
兵陷廣州杜永和走入海 十二月□兵陷肇慶南陽侯
李元亮死之陳邦傳降 上奔南甯高必正走貴州
永曆五年正月上在南甯 高必正為孫可望所劫兵大
潰必正死李來亨收餘眾走施州衛遂入巫山 二月陳
邦傳以□兵攻宣國公焦璉璉與戰敗死之 □兵圍藍
山伯馬養麟于永甯州城陷養麟死之 三月孫可望使
其偽將吳都督至南甯劫上求冊寶專制大學士嚴起恆
死之並殺給事中吳霖等十餘人上出御衣外起恆親臨
哭之 六月□兵攻南甯上奔太平 七月慈聖太后崩
冬孫可望遣兵脅上居興隆百官扈衛死亡潰散從上
者百餘人 是歲孫可望出貴州馬進忠王進才張先壁

皆附可望宣平侯楊展不屈戰敗遇害可望遂攻王祥十
遵義殺祥併其眾匡國公皮熊奔水西
永曆六年上在興隆 曹志建屯賀縣結砦固守未幾卒
馬寶屯陽山 胡一青屯思明 四月孫可望遣李定
國出湖廣劉文秀出四川 五月李定國大破□兵于靖
州遂復靖州武岡 李定國復寶慶遂南攻桂林 劉文
復成都遂圍保寧 六月李定國大破□兵于嚴關遂
桂林孔有德自焚死陳邦傳伏誅 八月李定國復平
朱梧州柳州遂下永州復衡州 九月劉文秀敗于保甯
退兵川南殺張先壁 李定國遣馬進忠馮雙鯉復長沙
略地岳州 十月李定國遣兵略地江西復吉安 十一
月李定國遣使奉表詣興隆奏捷候問萬安 □兵大舉
攻李定國于衡州大戰于黃沙灣□兵敗殺□敬謹王馮
雙鯉退走寶慶定國之師遂潰退屯寶慶
永曆七年上在興隆 孫可望召李定國將殺之不克定
國奔永州遂自平樂破梧州攻肇慶 四月孫可望與□
兵戰于東安岔路口大敗走歸貴州 七月李定國圍肇
慶不克遂自平樂退屯南甯
永曆八年上在興隆 遣兵部侍郎蕭尹齋血詔命李定
國迎駕封定國晉王定國號泣奉詔表請養晦待時 李

定國請詔繇海道諭鄭鴻逵開道諭王光興劉體潛等會師聯絡共圖興復 李定國自泗城州開道入雲南

永曆九年正月在興隆 孫可望取給事中雷德復等

十七人殺之于貴州 李定國密迎上入雲南即孫可望

所營宮殿爲行宮奉上居之 詔賜李定國上殿行親王

禮征討付定國餘以勅旨行事 劉文秀奉詔招孫可望

釋怨會師共獎王室可望不聽文秀飲酖死 孫可望舉

兵犯順攻雲南次高沙寺李定國帥師禦之

永曆十年上在雲南 孫可望遣其將張勝開道襲雲南

府將謀不軌李定國與戰于城下勝大敗被擒伏誅 李

永曆實錄卷一

五

定國奉詔招白文選馬維興皆降之可望眾大潰走歸貴州

永曆十一年上在雲南 詔討孫可望 十一月李定國

兵至貴州大敗孫可望之兵可望棄貴州走武岡州降于

□李定國遣兵守武岡

永曆十二年上在雲南 封白文選馬維興皆爲郡王

密詔封鄭鴻逵爲眞定王進王光興李來亨劉體潛郝永

忠爵皆上公勅會師興復

永曆十三年上在雲南 孫可望洪承疇請□兵大舉攻

雲貴 鄭鴻逵朱成功劉孔昭繇海道攻鎮江破之遂圍

應天已而敗退入海 □兵陷貴州 李來亨劉體潛郝永忠自竹山出攻襄陽入其城已而退去遂屯巫山巴東之西山

永曆十四年上在雲南 李定國帥師禦□兵于畢節□

兵自平越入曲靖州南入騰越李定國之師潰奉上居永

昌

永曆十五年□兵逼永昌李定國奉上奔緬甸 八月戊

戌有大星起天中迸裂如雷小星百餘從之隕于西南白

光燭天良久乃沒

永曆十六年上在緬甸李定國收兵安南緬甸人叛劫駕

永曆實錄卷一

六

入雲南前平西伯晉封薊國公吳三桂弑上于雲南及皇后王氏世守雲南黔國公沐天波死之

永曆實錄卷一終

永麻實錄卷二

衡陽王夫之選

瞿嚴列傳

瞿式耜字在田別號稼軒直隸嘗熟人祖景瀛嘉靖甲辰會試第一官終禮部左侍郎謚文懿以理學文章名嘉隆間父汝說官湖廣提學副使式耜恂恂不勝衣泊然恬雅臨觴遣詠不與世事相卽而風采駿發每嬰危難神志益厲未嘗有疑喘之色中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崇禎中初詔會推閣員禮部尙書溫體仁資序最深顧與沈一貫同鄉里爲一貫死黨主張時局式耜建議斥不與

永麻實錄卷二

會推列體仁結周延儒通宮禁旣得要領上疏自訟因訐禮部侍郎錢謙益浙閩曖昧事爲不當與校卜而部科黨之上召赴平臺而詰式耜抗言浙閩舉錢千秋卷弊獄已久定事坐分不顯與謙益無涉體仁愠不得與校卜羅織自薦猾而無恥古今無與爲比卽甚亂國未有以爭而得相者況陛下勵精之始政乎上不懌然未有以折也會戶科給事中郝士膏大聲疾言失奏對體上遂震怒械式耜士膏及都給事中章允儒下法司皆削職體仁遂入關式耜旣罷歸里築室虞山下日東臯蒔花藥讀書其中體仁怒不解陰遣人至蘇募無賴子張從儒誣式耜與謙益結

爲死友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肇登聞鼓疏達上下所司按問江南巡撫張國維檄蘇松鎮三府會訊鎮江知府印司奇力持誣狀國維以上問體仁固欲重陷式耜死調嚴旨切責司奇坐鐫級從儒得志驕橫造款曹和溫之說扇惑徒黨曹者權閹曹化瀆溫者體仁也語騰輦下化瀆怒體仁亦沮喪刑部尙書鄭三俊奏雪之從儒伏辜死事旣解而溫周相繼秉權式耜卒閒住宏光初稍起應天府丞已擢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時楚寇初退粵土稍安式耜緩撫有方人士避亂者依爲樂土已而南都陷思文皇帝立于閩靖江庶人者素狂悖喜亂使其私人孫金鼎蠱平蠻

永麻實錄卷二

將軍楊國威爭立遣金鼎說式耜推戴式耜怒折之庶人乃械式耜坐蠶下欲加害式耜神色閒定言論莊簡稱大義諷令解兵賊眾沮畏猶繫著小舟中下府江式耜密諭國威中軍官焦璉與兩廣總制丁魁楚陰相結約將抵肇慶璉從中發擊殺國威式耜旣免遂與魁楚會擒庶人斬之粵乃定事聞加兵部侍郎已而思文皇帝陷于順昌蘇觀生挾唐王聿錡入廣州稱尊號式耜飛舸下肇慶謂魁楚言永明王神宗皇帝孫宜立久矣向者鄭鴻達擁立非次下橋上疑致布高爵重權餌督撫鎮將威令不行天下坐潰今僅南方一隅地猶使非分者因仍覆軌恢復不待

問即欲稍延大明一綫謝高皇帝于山陵亦不可得已示明王宜立在耜與公耳楚蜀文武吏士慮無不從者魁楚聽之乃會諸監司林佳鼎唐紹堯蕭琦曹煜等迎王于萬邸頒思文皇帝敕問踐阼于肇慶耜式耜吏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時東粵爭攘國勢日促朝列孤另式耜請召用清望舊臣趣赴行在並薦用一時人望方以智劉湘客萬六吉劉藻等魁楚挾私內結大瑞王坤撓不聽給事中唐誠席蒙哭宮門上意稍動坤以贛州覆陷遂欲挾上西走式耜上言今日之立爲祖宗雪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東人況復不靖苟自甘異懦外棄門戶內讐蕭牆國何以

永曆實錄卷一

三

立上爲輟駕尋內批用王化澄爲兵部尙書式耜上言化澄誠賢自有廷論斜封墨勅何可爲例請補部疏尙爲得體化澄固庸劣坤爲之內主旣見彈劾坤益怨式耜思挾上入楚以遠式耜已而兵破廣州唐王見殺魁楚懼王坤益蠱上西遷式耜固請徵兵固守不聽上泛小艇自梧奔桂式耜集諸文武扈上居桂林班朝治兵始有章度王坤益欲挾上入楚會上召劉承允東援平梧承允至無東下心遽欲邀上幸武岡式耜奏言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乃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勢如飛瓦翻手故而覆手合誠不知皇上之何

以爲國也皇上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退一步則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來亦速一日今日勿遽出楚則出楚也易今日若輕棄粵則更入粵也難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小而就西粵圖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去之俾成殘疆雖他日微幸復之而本根已不足恃矣疏入不省式耜入見跪曳上袖涕泣請留承允結馬吉翔因王坤搖兩宮皇太后趣上行甚迫遂詔加式耜太子少保便宜行事留守廣西上遂入武岡兵從平樂來攻焦璉方扈送駕自全州旋未至守禦單胞敵騎馳薄桂林入文昌門式耜督兵巷戰會璉至馳禦之斬數騎

永曆實錄卷一

四

乃退走陽朔式耜獨守孤城者兩月已而楚督之師潰于長沙郝永忠盧鼎奔入桂林式耜會戶部尙書嚴起恆安輯之令守大榕江遣焦璉東復平樂守之孔有德前部入嚴關永忠驚走桂林潰永忠欲挾式耜去式耜怒曰吾奉命守桂林吾死土也獨坐空城中檄焦璉撤平樂歸守兵乘虛抵桂扣北門入式耜奉賜劍督璉巷戰斬數十騎兵驚遁駐北關外式耜檄迎何騰蛟于柳州騰蛟以胡一青趙印選之兵至會蹕兵于北關三戰三勝退入全州式耜遣焦璉北會騰蛟攻復全州騰蛟以是復下湖南皆式耜力也時上播遷柳象陳邦傳迎居南甯邦傳挾

上驕橫式耜屢邀之下梧州不應乃遣焦璉自平樂略地梧州會李成棟反正梧州平粵西大定成棟遣其將杜永和迎上東巡式耜表遣給事中蒙正發編修蔡之俊評事朱盛澌迎上返蹕桂林言東粵已定出梅嶺者唯成棟一軍請詔而下無煩上自往今日大勢在楚楚師不下三十餘萬鎮將四十餘營號令莫一易成疑沮非天子彈壓則進無寸功而退有百患上誠莫如幸桂林爲出楚計北圖岳鄂東援南昌西收荆澧事猶可爲若遠卽海滋而舉江楚大計一委之騰蛟騰蛟雖忠略有餘而孤注之憂不能不爲之慮也疏入上猶豫閒內閣王化澄朱天麟貪成棟

永廉實錄卷一

五

饋問因中涓說慈聖太后謂東粵安而西粵危且以收新附者之心上遂下肇慶居半載楚將果驚猜內訌騰蛟死湖南復陷楚兵潰入桂林式耜奉命兼督楚師隨宜安插饒譚固守楚塞奏用侍郎張同敞總督諸軍給事中吳其靄監理之與□兵相持于東安零陵之閒大小數十戰互相前卻其明年庚關不守上將西奔式耜馳奏請勿棄東粵固守肇慶徵兵禦寇不聽上遂至梧州始上在肇慶時式耜請開日講遠倭幸清銓政肅軍紀王化澄馬吉翔撓沮之金堡自沅州徑桂詣行在入對撻在廷姦狀吉翔疑堡黨式耜益相銜怨至是開北鎮撫獄掠治堡急式耜抗

疏力爭不聽胡欽華挾孫可望恫喝當止遂露章劾式耜詆誹尤惡王化澄思因排陷之而式耜威望既重莫能搖也乃與萬翱比推于元燭爲督師奪式耜兵柄復先後遣萬年策吳李芳鄭古愛朱嗣敏分督諸軍事權瓦解元燭至桂以女謁蠱趙印選諸帥狂狷不受式耜節制孔有德猝□小榕江諸將不戰而走式耜馳皇令召諸將城守無應者式耜乃沐浴易衣坐署中通山王蘊舒馳入告曰先生受命督師全軍未虧公且馳入柳爲恢復計社稷存亡繫公去留不可緩也式耜不應蘊舒涕泣曳其袖固請上馬式耜從容應曰殿下好去幸自愛留守吾初命也吾此

永廉實錄卷一

六

心安者死耳逃死而以捲土爲之辭他人能之我固不能也俄而張同敞至問曰先生意何爲式耜曰死耳同敞曰我知先生之必死故不死于陣而就先生因呼酒與同敞飲式耜素不能勝一蕉葉是夕連醺數大白神采愈清澈與同敞分韻唱和悲吟徹旦次日被執見孔有德談笑請速死有德令王三元彭而述勸降式耜笑不應而述稱說繁重式耜乃舉袖揜雙耳有德知不可屈乃加害于桂林市中桂林二十年不見雪矣是日雪霰大作雷電交擊式耜與同敞先後唱和絕命詩十餘章人閒頗有傳者吳江楊執醫士也客式耜所至是潛拾式耜同敞骸葬之桂林

城北及李定國圍桂林城中人見式相同敵擁騶從並馬入有德邸俄頃有德自焚死

嚴起恆字秋冶浙江山陰人寓籍真定舉北闈中崇禎辛未進士就館試詩文中格周延儒方秉政入索四百金乃得選客或以告起恆笑不應不得與選授刑部主事寬廉精慎爲秋曹最差提獄務矜恤囚繫縱其械具與沐浴時與湯粥時有大瑞陷法抵繫感起恆寬簡爲毀家施藥粥一年祝曰願以冥報奉嚴公起恆舉鄉書時游高邑趙南星之門爲南星所器重人士翕然推之及釋褐潯定守職閉戶謝交游清流時局兩無所附以是棲遲郎署六載不

永曆實錄卷二

七

得遷稍改員外郎都御史傳永瀄獨推重之時畿南例選銓曹永瀄力主用起恆公揭已出遣客勸令一謁執政起恆佯謝諾益閉戶不與外人相見遂不得調已乃陞廣州知府南海寶貨充斥起恆食淡衣麤以廉聞天下下思任其姻也攜客游羅浮過廣州起恆報謁公宴之外無私相見思任舟車之費逮絕就起恆求廉力數輩起恆謝無有思任幾窮顧知起恆清貧益敬重焉總制沈猶龍聞之乃齎金幣遣舟車送思任歸猶龍笑謂客曰都御史爲知府料理游客耶嶺外傳爲佳話已遷右叅議分巡下江防道斷黃海陷何騰蛟爲題改分守上湖南時張獻忠初去楚

出死傷無幾郡縣皆廢吏因緣攝署漁獵遺黎起恆一意休息以清剛彈壓賊吏不敢逞何騰蛟開督府于長沙軍食不給創徵義餉不經奏覆以意爲輕重每畝溢額派者五倍以上猶不足則預徵至兩年賊吏承風迫呼每劇又開告許籍沒民財充饌旦夕傾數十家以爲營起恆力爭不勝乃議鼓鑄以紓民困會計精密一錢不入私費數月得數百萬緡輸騰蛟請緩預徵一年民稍甦仍以其餘修衡永城櫓立上公熊罷二關禁敢游兵民恃以安復出錢二千緡爲文場費奏請用御史楊喬然開闢試士湖南北始復有弦誦聲皆其力也起恆清慎端和不爲擗閹赫

永曆實錄卷二

八

奔而驕帥悍兵服其德望郝永忠盧鼎黃朝宣張先璧曹志建恣行無所憚捶擊監司如其牙校顧欽手受起恆約東如部將時楚吏緣岡廣建國皆旦夕躡拔至九卿起恆不妄依附守故銜兩載稍擢太僕少卿已乃晉戶部侍郎督理錢法軍餉上初監國或說令與勸進列起恆泣然曰兩年而三易主卽大忍人能無自慙耶諸公任好爲之非吾義也上幸桂林召見擢戶部尙書已同瞿式耜守桂林諸將倚之爲重上在柳象召入改吏兵二部尙書東閣大學士抗辭不允乃入直扈從南甯制命票擬皆出其手時承隆武之餘詔旨繁蕪襲關旦此夕彼莫知適從起恆

詳慎簡要中外乃壹所表陳邦傳驛必無狀思北降屢欲犯車駕爲降地唯憚起恆不敢發起恆密諭其腹心茅守憲胡執恭漸移其意會東粵反正迎上東出瞿式耜迎駕西北出楚起恆請從式耜王化澄朱天麟貪東省之饒因馬吉翔達慈聖決意東下起恆爭不勝既從駕至肇慶江楚勢稍振四方觀望欲動求仕者滿輦下爭持督撫劄委空銜求勅印或冀內補起恆雅意澄別不懷所願乃羣走緹帥馬吉翔緣內豎夏國祥往往得旨下部起恆力持不可則中旨下化澄天麟改票以行南昌庶宗朱謀聖以援江爲名蠲僉都呂爾璵者吉翔書記也起家拜御史袁彭

永廉實錄卷二

九

年金堡交劾之時四方勳鎮請封爵晉秩者輦金帛香藥賂行在閣部大僚起恆峻拒纖芥不納差使爲之語曰嚴公曠目不開璵祇主朱手縮急收璵祇天麟忌其異己給彭年堡謂謀聖爾璵事皆出起恆彭年疏並攻起恆起恆謝病求去會上召天麟面詰之天麟詐盡露上乃敦趨起恆入直天麟慙恚以病免化澄亦沮喪移疾不出中外方一意倚起恆居中制江楚而何吾騶黃士俊復就李成棟薦請召用吾騶以崇禎舊輔居首揆毛毓祥李用楫更相推戴起恆亦中掣不能盡行其志永廉三年春莽師敗于湘潭何騰蛟被害楚兵四十餘萬失主洶亂蹂躪永寶郴

閒卽次南奔永州舉人劉惟贊徒步詣行在疏言今日所恃爲一綫之計者唯楚而已東援江西保黔蜀則建炎阜口之敗不害爲南宋之中興往者孤倚一騰蛟其勢已危今騰蛟且已矣馬進忠等北兵也胡一青曹志建等南兵也高必正等新附之兵也情勢必不相得而疑而諸帥之所共爲尊信者自輔臣起恆而外四顧更無其人且近日之所在瓦解者以民困兵毒迎敵爲鄉導故敵猝至而不知大湖南北黃童白叟所信爲必能捍兵而安己者自輔臣起恆而外抑無其人民之向背兵之合離國之存亡唯在起恆之一出而已首輔式耜清節重望入直綸扉固其

永廉實錄卷二

十

雅量所宜則陛下可勿以起恆出而股肱無人爲憂矣如以臣言出草茅不足與聞國計陛下誠遣一使徧察江楚黔粵將帥兵民有一不謂臣言爲允者臣請尸兩觀之誅若因循不果勢必一營一督簡任非人連雞駭散民怨兵疑更無可爲之勢矣疏入下廷議楚諸將先見騰蛟陷皆驚退及聞起恆出督咸踴躍更起胡一青復下衡州馬進忠王進才固守寶慶曹志建蒐軍治芻糧將自郴州入南贛居月餘馬吉翔畏何吾騶之逼思留起恆以制吾騶嗾部覆敦留之起恆不果出諸將意阻湖南復陷已而諸軍無統萬年策于元臘毛壽登吳李芳各以鎮將意獵部院

監督其軍皆庸疲異懦爲軍中所狎媒兵益暴民益怨以趨于盡卒如惟贊言起恆既終留相吾驕以降叛之餘爲廷臣所輕未幾亦謝病去士俊守閣銜無所見短長起恆稍得行意請上親政泣請節國用清封賞以戎務任劉遠生以廷議任金堡整勵楚將接應江西餘旅慎恩紀立威信凡七八月閒內外仗以粗安顧以裁抑僥倖爲程源郭之奇萬翺魯可藻所尤忌中聞夏國祥亦深嫌之會孫可望遣楊畏知獻書求內附邀王爵金堡抗疏言其不可起恆居中力持之可望心折永歷四年春口兵口南詔慈聖太后遽欲挾上棄肇慶西避起恆堅請車駕勿動上召赴

永曆實錄卷二

七

內廷面諭允留起恆叩頭起請閣草勅徵調援兵方吮毫閒兩宮已登舟上就輦矣起恆懣懣泣責內臣龐天壽天壽曰外廷固有主張上速行者非但我輩也起恆疑不知所謂已行至德慶州王化澄遽得旨入直一兩日閒源朔之奇結吳貞毓張孝起朱士鯤計奏金堡丁時魁劉湘客等把持國政裁抑恩賞以致江楚債敗聖駕蒙塵化澄入調旨遣緹騎逮堡等四人下錦衣獄掠治濱死乃知天壽所云者羣不逞結馬吉翔介夏國祥以敵警脅上西出倚陳邦傳以謀國不令爲罪殺堡等也起恆匍伏舟次泣奏諫臣非今所宜譴嚴刑非今所宜用請貸堡等上不聽化

澄等思搆起恆益急顧上意猶嚮倚之高必正焦璉詣行在力白起恆公忠狀勢固未有以搖也化澄迫乃請勅召朱天麟而密訂天麟因胡執恭結孫可望爲外援脅上爲殺起恆地執恭欲封可望眞王亦迫乃遣子欽華載金粟徧賂臺省與相約結謀既定給事中雷德復遂露章劾起恆二十四罪在廷中欽華餌無不欲逐起恆而封可望化澄調旨用宋雷有鄰鼎鑄有耳語嘲激之起恆稱病請去行人董雲驤王夫之交疏言大臣進退有禮請權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姦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疏入雲驤不候報聞挂冠入南海去嗣可藻請逮治夫之高必正力爭

永曆實錄卷二

七

不可乃已起恆謝病疏七上不得報解舟去平樂顧上意注起恆而薄化澄遣高必正党守素李元允齎勅留之追挽其舟不得發起恆返諸鎮奏報使臣大書揭梧州城下言半壁存亡恃嚴輔臣一人不索錢不帶軍機何物雷德復受逆賊賂思加逐害願與同死化澄懼乃佯下起恆勸上益留之然起恆曰爲羣小所搖志沮不行隨御舟侍朝請而已四方鎮帥聞起恆摧抑不用皆解體無鬪志是冬兩粵繼陷上奔南甯化澄率諸臣四竄唯起恆從始德復疏入化澄黨日夜搆欲中以危法客有勸起恆必去者起恆泣然曰吾留此卽免禍豈復能有所効顧今日亦安往

哉非裴公午橋文饒平泉時也患難君臣所相報者唯一死爾伏草閒以求活吾固不能國一日未亡吾一日不能舍上而去死于姦死于敵唯天所命耳胡執恭已偽造冊寶封可望秦王懼偽露乃密告可望曰嚴學士必不肯撰勅冊此我密請之上自內發者嚴學士固不知可望以是怨起恆甚永祿五年遣其將吳將軍者入見挾兵擁行宮猝入起恆舟伴請與語語竟起送之出遽揮銅椎擊中起恆腦墮水死是日遂擊殺禮科給事中吳霖以下二十餘人上聞痛哭出金募泗人得起恆屍裹以御衾買棺葬于南甯江岸起恆相四年隨上播遷上屢欲加恩因辭不受

永祿實錄卷一

三

唯以上兩宮徽號進太子少傅南郊賜玉帶不服以犀角帶二品服色終署中無長物故衣敝與食不兼味與人言開誠盡辭羣心悅服至其不可則未嘗以一字丐人恩澤雖怨背不恤也尤善理財用在肇慶請上親征立親征庫不旬日得四萬金精甲名馬盈數百俄爲夏國祥所忌以中旨取庫金入內用事遂不行出入羣小閒外交困籌量撓沮起恆遇害國遂以亡

永祿實錄卷一終

永祿實錄卷三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丁王朱列傳

丁魁楚字光三河南永城人中萬曆己未進士歷官有能聲至節鉞崇禎九年巡撫薊鎮口至以兵逃宜抵法魁楚善事權要爲溫體仁所厚善得不坐已而爲劉宗周所劾乃罷官去宏光元年起廢擢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總制兩廣時端皇帝晏駕桂恭王嗣立與上同居梧州魁楚泣粵以寓公禮相見恭王不懌稍見于色會思文皇帝繇疏遠爲副帥所推戴桂邸序次當璧思文皇帝頗疑忌焉

永祿實錄卷三

密旨諭魁楚偵動靜自端皇帝以敦讓傳國恭王固無他志桂邸中涓王凝禧亦質樸無喜事心魁楚以宿怨欲因事中王王不知也一日故舉酒就恭王飲魁楚大言天下傾亂殿下爲高皇帝子孫能勿憂耶王曰宗國破敗孰能忘憂倘得藉先生力削平之俾孤假手以報高皇帝死且不朽問答閒亦偶相酬酢耳魁楚遽以奏聞他日復持酒就上飲問如前上唯唯而已魁楚亦以奏聞未浹月桂恭王暴薨或曰魁楚奉密旨爲之也上僅賴以安而心恆惕惻魁楚用是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未幾靖江庶人反魁楚守梧州瞿式耜合討平之封伯爵賜尚方劍便宜行

事加蟒玉已而閩海陷蘇觀生立唐王聿錫于廣州決策後乃報魁楚魁楚甚欲拒之而瞿式耜自桂下肇慶定推戴計魁楚乃迎上踐阼晉魁楚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魁楚制粵兩年矣嶺北潰亂魁楚猶恬安不修戎備將吏以賄為進退唯日遣水軍涸靈羊峽取硯石于老坑至是武備單弱不能自振觀生抗命來攻乃議遣巡撫廣東兵部侍郎林佳鼎率水師遊擊管燦督舟師數千攻廣州至三水軍不習戰全師皆沒佳鼎燦死東兵薄峽口乃擊退之魁楚怙擁戴功與王坤相表裏以意黜陟中外失望瞿式耜力爭不聽李成棟陷廣州魁楚懼上知不可恃

永曆實錄卷三

二

遂西幸桂林魁楚獨與其寵將蘇聘率標兵千餘人據岑溪縣口兵至戰不勝魁楚見殺

王化澄字登水江西金谿人崇禎丁丑進士授知縣隆武中擢監察御史巡按廣東時海內陸沉東粵獨安故以富甲天下化澄按粵不能以廉聞宦貲至二十萬上即位于肇慶化澄與擁戴功丁魁楚解兩廣入閣驟擢化澄副都御史總制兩廣俄而兵部侍郎林佳鼎東征陣沒遷化澄兵部左侍郎管樞務化澄既與王坤厚善皇后兄王維恭曾隨父客吉安至是化澄與結鄉曲稍密乃與通族為兄弟以是內批擢尚書瞿式耜論奏之乃補部疏行上西

幸桂林化澄不從避居潯南踰年上幸象州化澄道謁以維恭薦仍兵部尚書拜東閣大學士入直上赴南甯皇后留象州上賜皇后空頭勅十道俾皇后猝有緩急徵調防衛化澄與維恭輒用以授庶宗朱統鑒等僉都御史等官上不知也內閣亦無勅藁已而隨皇后入南甯扈蹕下肇慶而假勅事覺為臺省所糾久之羣言交攻化澄請養疾聽之四年春上幸梧州化澄入見勅趣入直因喉給事中雷德復劾首輔嚴起恆化澄調旨以嘲語激起恆去高必正入見對上言王輔臣票擬多春秋筆法可也化澄慙志益與吳顧化澄曰請自今少用春秋筆法可也化澄慙志益與吳

永曆實錄卷三

三

貞毓比挾孫可望脅朝廷凡化澄所票擬皆支離俳諧復多通餽問又奏授其子王奎光以白衣超拜光祿寺少卿上知而厭之是冬馬蛟麟陷梧州上奔南甯化澄不從挾厚貲避居平南山中蛟麟所部胡千總聞而利其貲輒往脅之出始以禮誘之化澄削髮為僧至中途猝出石與中枯其手索銀一萬五千兩猶不釋羈置平南空署化澄迫乃服腦子四兩死或為焚之香聞數里蛟麟故未知也事覺執逼化澄死者殺之沒入其金

朱天麟字震青直隸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繇外吏考選為翰林院簡討癸未分考禮闈已而南歸出入因光隆

武開累官宮坊永祿二年擢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自丞
與播遷班行零落綸扉無舊詞臣甚則閣員不備周鼎瀚
以講讀攝票擬及上在柳象閒馬吉翔以緹帥典絲綸至
是天麟以崇禎閒館職爰立物情翕然想望之天麟性既
下躁營私尤甚與王化澄比嚴起恆以清慎見嫉已扈從
至肇慶給事中金堡入見意天麟有物望可與圖治天麟
顧利堡剛激欲用堡以逐起恆面奏金堡有風骨可大用
會朱謀㙔呂爾與附馬吉翔躡憲臺堡與袁彭年交叅之
天麟因語堡曰此皆山陰所爲彭年並攻起恆實則謀堡
僉都之勅爾與分道之旨一天麟所撰擬也上方嚮用起

永祿實錄卷三

四

恆怒彭年召天麟入內給筆墨令面調旨天麟惶懼乃奏
昨彭年堡與劉湘客至臣寓訂臣逐嚴輔臣而推臣獨典
機務謀聖事臣實與聞顧以彭年意甚善遂推以委嚴輔
臣爲罪名今若擬旨責彭年彭年必怨臣負己臣不得久
侍密勿矣語聞上正色責之左右皆掩口而笑天麟不得
已擬嚴旨上顧以嫚語誚彭年彭年已知爲天麟所紿面
詰其姦金堡從旁誚責之天麟遂怨堡甚適堡叅陳邦傳
庸懦專橫宜削爵邦傳疏言臣扈從上于艱危乃有今日
不知金堡從何而來乃與臣爲難天麟因擬旨云金堡辛
苦何來朕亦不知退謂人曰杜甫詩有云辛苦賊中來堡

永祿實錄卷三

五

自辰沅赴闕會與口吏戴國士通書問吾以謂其自賊中
來也其鄙嫚類如此堡奏辛苦之旨臣不知何謂如庾詞
嘲笑徒褻王言臣在黔陽山中戴國士貽書見招臣正辭
切責之以死自誓不從叛逆輔臣卽不知奈何誣陛下以
不知也天麟始與彭年語謂當清銓敘重臺省與彭年合
顧其子宿垣以布衣入仕未半載輒奏授監察御史繇是
人心交疾天麟不能安告病去游桂林瞿式耜迎而禮之
卽遣其子誚諸將背式耜推己爲督師爲諸將所憎乃走
南甯依陳邦傳日夜與邦傳謀害起恆堡邦傳于諸將中
最弱寡又無拒戰功自顧不足以動朝廷天麟乃說之通
孫可望爲殺起恆堡地吳貞毓者天麟禮閣所取士也天
麟遣結羣不逞與起恆堡相抵上幸梧州詔獄起皆天麟
遙主之也時粵東被圍半載全州再陷東西交迫御舟飄
搖江次貞毓率吳霖錢泌許玉鳳纍纍行江干結郭之奇
程源萬翔爲驅逐計日若不給見者皆爲寒心天麟既屬
郭之奇題差其弟天鳳與貴州鄉試至是又遣宿垣入覲
脅都御史余胤題差巡按貴州欲爲孫可望通黔道攻并
黔將楊展皮熊展熊知其謀拒天鳳宿垣不得入境王化
澄旣復入直請勅趣天麟赴闕會文安之自蜀來道南甯
天麟要與偕行旣上謁安之惜其爲人恥與入直遂辭去

天麟留相未浹月梧州陷上奔潯南天麟將入滇歸孫可望道阻不通走匿土司中不知所終初天麟與陳邦傳爲僞冊寶封孫可望欲說可望貢方物入謝因以要寶封而不敢與可望言邦傳乃出所市滇中八寶手釧僞爲可望貢表上獻釧所直不過錢三五千天麟卽露章上言寶釧乃希世之珍藩臣貢此其竭忠媚主之情可知已宜速予王封以答其意楚粵諸將聞之莫不欲唾其面

吳何黃列傳

吳炳字石渠直隸宜興人中萬曆己未進士工爲詞曲與阮大鍼齊名歷官江西督學叅議隆武中江西陷從建昌單騎入闕陛見時福建舉行鄉試卽擢炳布政使充提調官已而聞陷走廣謁上于武岡時劉承允專恣瞿式耜嚴起恆皆惡之不得從駕閣臣缺票擬無所委傳作霖以主事亟遷兵部侍郎周鼎瀚以員外郎驟改侍讀皆與撰擬承允以己意授行其非銓政軍務者則馬吉翔龐天壽自

中批出不復絲票擬朝政無章承允意不自安炳旣入見遂擢吏部尙書不三日卽拜東閣大學士入直炳素諧柔好聲色荏苒無風骨俛仰唯承允意武岡陷炳遂與承允降隨孔有德至衡州有德恆召與飲食炳旣衰老又南人不習北味執酥茶燒豚炙牛不敢辭強飽餐之遂病痢死上之立也承隆武之敝祿位積輕事權解散及居武岡劉承允驕橫脅上辱士大夫羣臣皆遜去莫肯扈從川黔總督尙書李若星拜吏部尙書太僕寺卿楊喬然擢刑部侍郎皆爲承允所掣制旋解官唯不恤廉隅者則介承允以進輒俄頃拜大僚童天閔高光映庸闕而躡九卿劉魯孫

目不識丁而授講讀鄒枚以小吏而登憲司御史郎署尤猥雜不堪風聞四近于是江楚間塾師游客卜筮胥吏皆冒舉貢自稱全髮起義赴行在求仕及上駐肇慶金堡丁時魁袁彭年建議謂爵祿太賤小人營進屈下鎮將而威令不行漁獵小民則人心瓦解請覈出身履歷及鄉望才品以敘次錄用內閣嚴起恆吏部晏清抑皆清慎不妄甄拔故一二年間閭外稍知國紀江楚黔粵所在收復顧以是爲羣不逞所怨望吳貞毓者炳之族子首謀撓亂之堡下獄起恆不用將吏解體兩粵繼陷上蒙塵粵滇之閒寄虛名羣盜中侍從不過百人昔之以全髮起義干乞祿位

永寧實錄卷四

二

者率持故銜投欵降級敘用往往爲民害垂二十年尙未息也

何吾騶別號象岡廣東香山人中萬厯己未進士敏給通機變頗工爲詩書法妍美選庶吉士改編修當啓禎閒浮沉不爲同異守館閣崇禎八年積資拜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以事忤溫體仁體仁欲逐文震孟因與震孟俱罷隆武中特勅以太子少師仍原官召入直上幸贛州吾騶從至順昌追兵至驚遁歸里已而蘇觀生立唐王聿錫于廣州觀生人望素輕倚吾騶爲重吾騶偕大學士黃士俊侍郎葉廷裕李覺斯前布政使曾道唯及廣東布政使顧

元鏡決策推戴以拒上命盡發守兵西扼三水東與陳子壯義兵相持廣州城門不置一卒李成棟自惠州馳來已入城吾騶等尙不覺俄而唐王觀生皆見殺吾騶遂降厚賄成棟特薦之于□及成棟反正吾騶輒自冠帶稱故相上幸肇慶丐成棟薦已成棟因疏言吾騶士俊綸扉舊學宜備顧問顧元鏡毛毓祥與謀反正才能可用詔各起原官召用先是吾騶降□思以文望動人得復大用乃撰□□史稱述功德內書楚賊何騰蛟遣張先璧入寇鏤板行于嶺外至是騰蛟聞勅召吾騶大怒欲疏攻之吾騶懼不赴召騰蛟敗沒吾騶遂偕士俊及毛毓祥赴閩勅留入

永寧實錄卷四

三

直袁彭年雖嘗與吾騶同降顧薄其爲人時彭年方掌西臺吾騶多齟齬之彭年疏侵吾騶毛毓祥爲通政使結給事中李用楫疏攻彭年互計不已吾騶引疾乞休上亦厭之聽之去彭年不自安亦以請假治慈母喪解臺務吾騶之出亦無仕宦意特欲一入綸扉蓋前罪恥塗飾鄉里耳目吾騶富甲東南銷銀爲小山高廣丈餘凡十餘所露置宅院隙地成棟兵初至欲鑿取之不能動吾騶既歸明年廣州復陷吾騶逃入海中死

黃士俊字□廣東順德人萬厯丁未廷試賜進士及第一歷官宮詹侍郎閒住隆武中起拜東閣大學士禮部

尚書未赴闕陷蘇觀生立唐王于廣州士俊與焉○兵陷廣州士俊就李成棟降成棟反正士俊丐成棟疏薦入直上始難之重違成棟之請姑勅召之士俊偕何吾騶入見以故相位居巋巋上諸殿閣唯文淵閣上有印進呈文字則用之居首揆者司其封掌上在粵罷式相掌之上奔象州時遽式相不及繳及幸肇慶起班班式相後而式相方留守督師起恆實首揆也式相方欲繳印付起恆聞吾騶士俊入遂不果起恆固有欽賜圖書印進呈文字及發紅本閣票下科而吾騶士俊爲上所厭薄無所賜皆以白版行吾騶與袁彭年互訐解官去士俊以柔順爲上所留時

永曆實錄卷四

四

永曆實錄卷四終

永曆實錄卷五

衡陽王夫之譏

船山遺書二十六

李文方列傳

李永茂字孝源河南南陽人中天啟乙丑進士歷官中外有能名崇禎末擢僉都御史丁艱家居李自成陷南陽永茂與前布政使賀自鏡攜家避寇南奔襄陽時左良玉劉洪起兵各數萬沿漢屯聚暴掠不戢自鏡女年將及笄洪起強委禽女不肯屈投漢水死永茂乃帥南陽避寇眾數千人團聚自固汎舟漢江號南陽幫兵不敢犯宏光立永茂服闋詣闕見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州賊聞王猶

永曆實錄卷五

一

婆營據簾子洞寇掠汀贛永茂會福建巡撫張肯堂討平之隆武中萬元吉受命督師江楚守贛永茂以母喪解官僑寓嶺南及丁魁楚罷式相定策戴上手肇慶迎永茂協策永茂至拜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永茂以終喪固請式相奏永茂卽欲終制不與閣務者皇上以冲齡嗣服非耆舊之臣孰與勸學臣等捐軀只辦聞政請命永茂專侍經筵不及庶務亦可令忠孝兩全也永茂猶固辭不得乃受命永茂因進講請召用人才退而疏薦十五人直省各舉一人御史劉湘客與焉湘客忤內監王坤坤方秉筆以殊斥之永茂撫贛時湘客客于贛悉其才品與相厚善至

是怒曰斥湘客者斥茂也國勢孤危如此而猶唯內豎意掣辱大臣吾聞死草閒不能爲此輩分任亡國之罪拜表乞返苦次即日解舟泝江入仁化山中鬱鬱以疾卒

文安之別號鐵菴湖廣夷陵州人中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改簡討選編修左庶子以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初起侍讀歷官南京國子監祭酒清剛不合于時局解官歸里宏光中以清望素著起詹事府詹事不赴上卽位翟式邦奏安之及侍讀學士王錫衮歷朝人望宜入綸扉且道路可通尤易徵趣詔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敦趨赴闕會湖廣淪陷勅使不達時忠貞營敗績于草坪退屯夷陵結

永麻實錄卷五

三

皆自固劉體純袁宗第自漢中返亦屯荆鄖陽故將王光興率眾自竹山南來與諸部犬牙結聚已而堵允錫以忠貞營下嘗邀光興移屯荆西迎翰林院編修黃燦監督其軍事聞加燦侍讀兼兵科給事中燦與安之同里因迎安之資其威望鎮撫諸將永祿四年安之入見繞道至平越乃以疏聞上勅召赴闕抵南甯上命禮部主事劉兆鏗敦趨之朱天麟亦得召旨因與偕至天麟以安之翰林先輩欲假其望以動人頗推崇之已而議論猥雜安之深厭之遂不合既見勅召入直安之之至以節制黔楚修綱紀收敗局爲己任顧天麟與王化澄不足與共事遂大適

阻力求督忠貞營出楚蜀爲光興援凡入綸扉者十日即奉勅督師秦蜀去時忠貞營久屯潯南師疲糧乏安之乃率之自黔入楚西冀收蜀爲迎蹕計至貴陽孫可望已併楊展王祥之軍駐貴安之不得已謁見可望可望固欲留之安之詭辭以對得去入楚忠貞營踵其後爲可望所覺追安之安之已馳出黔與諸帥合居巴興閒未幾薨于軍中黃燦字中涵崇禎癸未進士亦卒于軍燦既沒僉都御史毛壽登爲諸營監督與光興同降于□

方以智字密之直隸桐城人姿抱暢達蚤以文章警望動天下父孔炤萬曆丙辰進士巡撫湖廣爲時相所忌以失

永麻實錄卷五

三

律逮下獄阮大鍼與同郡尤忤害之時局翕然欲致孔炤于死以智方中鄉舉上計偕忌者欲因文場陷之使絕營救伸理以智入都佯爲不就試已乃密入闕中崇禎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以智既官禁苑在廷稍爲孔炤伸理得減死論北都陷以智閒行歸里大鍼黨又欲以從逆陷殺之幾不免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粵顧自是無仕宦情乃改名姓稱吳秀才遊南海茶議姚奇允與以智同舉進士一日擁騶從出與以智遇以智趨避書肆中奇允愕貽下肩輿相持泣下人始知其爲以智矣奇允勸令強起襄時難以智不答留客竟允署中翟式邦聞而迎館之會

上卽位于肇慶擢左中允充經筵講官司禮太監王坤奏薦大臣數十人給事中劉蕡抗疏言內臣不得薦人況大

永曆實錄卷五

四

咸拒謝之永曆三年超拜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不拜詔遣行人李渾敦趨入直以智野服辭謝不赴平樂陷馬蛟

永曆實錄卷五終

永曆實錄卷六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陳姜列傳

陳子壯字秋濤廣東南海人父熙昌官吏都給事爲清節名臣子壯中萬曆己未進士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天啟開

永曆實錄卷六

非善則歸君之義體仁故伎子壯至是聞其言益怒遂密以其語奏聞上遂疏之崇禎八年詔以祖訓凡郡王子孫

當戊覆上體仁猶嚴駁從重部執益堅乃得減死論成體仁因是遂諷上頒祖訓于學宮通令天下諷習以錮子壯工部右侍郎劉宗周抗疏言子壯以過戇下獄論戍市非維流陰操訛說投閒抵巇以希進用國事尚可問哉疏入不聽尋體仁死上怒漸釋子壯乃以赦歸里宏光中與黃道周同以禮部尚書召不至隆武閒就家拜文淵閣大學士赴闕時閣員二十三人皆具銜不與票擬子壯告歸蘇觀生立唐王于廣州子壯惡之舉家航海招義旅閒道貽書于瞿式耜請西師疾下願舉海舟會擊賊觀生靖內亂以圖外禦林佳鼎敗沒子壯固擁義兵居海濱不下已而

永曆實錄卷六

二

李成棟破廣州子壯卽軍中益號召約舟師數萬復沿海諸縣清遠貢士朱維四率義兵自上流應之兵薄廣州子壯戎服督戰顧廣人利水鬪不習陸戰成棟嬰城不出圍數日子壯兵盡登岸成棟啟諸門大出鐵騎蹙之于水次會雷雨大作風益烈舟飄飄不得附岸舉軍覆溺子壯死之弟子升收餘卒依海島結砦自固已而成棟歸附兵乃解永曆三年贈子壯太子太保諡文忠子升字喬生中崇禎己卯鄉舉隆武中授兵部主事子壯既戰沒子升收其餘眾結石馬徐鄭四姓據花山島有楊光林者擁兵萬餘遙與聯應海南王興號繡花針亦擁眾數萬互爲犄角成

棟歸附子升釋兵入見改兵科給事中遷禮科右給事中端靜無所附和合于時移病告歸海上諸兵爲李成棟所推抑皆瓦解王興屯雷廉聞王化澄奏用其鄉人連城壁超授大理少卿往連絡之城壁貪狠爲興所厭薄外受羈縻拜官爵而不爲朝廷用徒爲暴于海濱

姜曰廣字居之一字燕及江西南昌人中萬曆己未進士文望丰采爲東南冠選庶吉士改編修天啓六年充冊封正使偕給事中王夢尹封朝鮮國王奉別旨便閱海上情形按毛文龍功次虛實曰廣詢鮮人覈海師備得要領使還上言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

永曆實錄卷六

三

民至十餘萬不可不謂之豪傑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口決勝負于郊原不獨臣不敢信文龍亦不敢自信若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閒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龍之能也朝廷知文龍以用文龍則不致失文龍而莫盡其能亦不致孤倚文龍以困而覆之矣疏入報聞然朝廷終不能以此待文龍後卒如曰廣言以致於敗未幾曰廣以忤魏忠賢開仕崇禎初起擢左春坊左諭德崇禎三年典南京鄉試甄別典雅得士尤盛如楊廷樞張溥陳子龍楊廷麟各以文章氣節著聞顧以清貞不附時局爲溫周所抑不登大用家居與萬元吉楊廷麟李

可輔慮北都適口口恐不可保思固江左爲後圖史可法爲南司馬呂大器爲皖督皆深相倚望左良玉亦託重焉崇禎十七年以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與迎聖安皇帝拜東閣大學士禮部尙書與史可法高宏圖爲南中三賢相天下翕然望之然馬士英王鐸以姦婪同秉國曰廣不能孤伸其志當迎立時呂大器以福邸故以謀嫡累賢士大夫激成奇禍後必授時局口實掀翻黨錮而嗣王抑無令德聲不如潞王之賢宏圖曰廣胥以爲疑士英陰訂阮大鍼決意福邸以快意于東林遂與武臣劉孔昭湯國祥趙之龍決策曰廣雖亦與翼戴士英微以其事聞宮中上下

永曆實錄卷六

四

之猜疑啓矣已而劉孔昭以起用異姓鄭三俊故延辱吏部尙書張慎言曰廣知黨禍將起遂乞休不允及馬士英奏薦阮大鍼以知兵賜對宏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因攻宏圖曰廣護持局面愛而登之天忌而錮之淵欺罔莫甚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翻又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壘未乾駭四方之視聽臣所爭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不聽時大鍼初入士英寵威尙淺曰廣雖見沮忌猶得稍有建明引薦黃道周陳子壯華允誠楊廷麟

黃文煥咸得召命左良玉駐武昌繕兵輯民思有以自效皖撫袁繼咸聯江楚繫上游重望皆倚重曰廣協心戮力馬士英益深忌之會巡按湖廣御史黃澍自楚入見請召對面糾馬士英奸貪誤國士英益疑曰廣與良玉澍排己凡用舍進退皆以內降行己志盡削閣權曰廣上言祖宗會推之法萬世無弊糾封墨敕覆轍具在先帝善政雖多害政亦閒出而唯以頻出中旨爲亂階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詞遽爲聳動先帝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取大學衍

永曆實錄卷六

五

義資治通鑑觀之反覆思惟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下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疏入不省頃之大鍼入秉戎政與士英謀結劉澤清劉良佐以捍良玉而厄曰廣遂購換授宗室朱統鐸疏叅曰廣顯有逆謀袁彭年熊汝霖抗疏言曰廣勁骨贍性守正不阿居鄉立廷皆有公論統鐸揚波歃血飛章越奏不從通政司封進是何徑竇直達御前姦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請建治統鐸不報高宏圖揭請付統鐸于理擬嚴旨上三發改票宏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上召宏圖厲聲責之宏圖遂乞休去尋以推翼恩加曰廣太

子太傅抗辭未允會御史祁彪佳疏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政曰廣擬旨許禁革內批發改票曰廣揭言臣所守者朝廷之法度一官之職掌而欲以嚴旨加直諍之臣聞敗亡之政臣死不敢奉聖意不從于是士英知上惡憚曰廣益募黨攻訐無忌矣吏部例轉御史黃耳鼎為副使內批用尙書徐石麒爭之士英因為耳鼎言不去姜南昌君必無留理耳鼎遂疏攻曰廣結劉宗周為死黨欺君把持無人臣禮曰廣乞休遂予告去先是曰廣憤馬阮之姦必將旦夕亡國猶以己為密勿大臣無遽去理故攻者頻仍徘徊不忍去而大鉞欲盡援欽案逆黨致要津攻擊異

永曆實錄卷六

六

己報十七年廢錮之怨忌曰廣之抵牾必欲重陷之曰廣歸士英乃與王鐸盡翻欽案引匪人逐正士鬻官爵墜邊防天下聞之無不知其不能旦夕延矣給事中吳适疏言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其欽乃么膺小臣為誰驅除聽誰主使上章不繇通政結納當在何塗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端自此始搢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甯日矣疏入內批切責之于是蔡弈琛陳盟楊維垣張孫振相繼大用士林無賴者靡然翕附原任推官黃端伯妖妄人也無故解官自髡入廬山挾左道惑眾為南州人士所鄙至是挾怨赴闕呈身于士英訐奏曰廣謀危社稷援引

鬼神以徵之士英授統鎮行人擢端伯禮部主事以招致攻曰廣者中外駭懼史可法孤立淮上左良玉師老鄂城南北交警勢岌岌而士英殺曰廣之心益急會思宗皇太子事起內旨傳諭法司王之明往闕往楚欲成何事主使附逆實繁有徒著所司窮治勅出土英手欲傾曰廣宏圖以族誅之辟也會左良玉兵東下兵南渡南都陷不果未幾兵逼南昌巡撫曠昭走曰廣避居山中將吏屢招請不應已而金聲桓王得仁屯南昌素知曰廣德望陽招而陰縱之曰廣以是得全陰結撫贛義勇思開道入閩粵未及行俄而聲桓反正不知朝廷所在無所稟重乃迎

永曆實錄卷六

七

曰廣居南昌鎮撫士民事聞敕加曰廣少師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督師恢復京湖閩浙曰廣以清望舊為聲桓推重然聲桓擁重兵以反正功自大爵上公亦賜便宜專制生殺不聽命于曰廣時撫州王荃八起義兵滿數萬贛州閩王宋諸賊歸義効命岸亦數萬吉安劉季鏞所號召西連鄱耒郴桂所在響應咸聽命于曰廣曰廣欲輯合之為聲桓援聲桓不從僉都御史尖宗周勸聲桓尊獎曰廣收士民心聲桓強應之弗能聽也曰廣稱疾不視事麻二年秋敕召曰廣陛見聲桓遂辭畱之曰廣既久引疾不能一日去逗畱間兵大集團

南昌曰廣起與聲桓分堙而守顧曰廣所聯絡義兵皆已解散又素無權藉雖旦夕乘城不能有所指麾冬十月刺血拜表乞援朝廷無以應又馳檄何騰蛟求救騰蛟以衡長未下次且不進南昌糧盡曰廣傾資購僕妾以充饌不給城將陷撫州門啓曰兵故開一面聽城中潰散或勸曰廣出奔曰廣曰吾今日不死何待閉門引吭而斃事聞贈進賢伯諡文忠

永曆實錄卷六

八

永曆實錄卷七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何堵章列傳

鄭古愛

楊錫儼附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人中天啟辛酉鄉舉崇禎開投南陽知縣吏治精敏以最聞南陽思文皇帝封邑也思文皇帝英銳喜事推官萬元吉頗規裁之騰蛟特相周旋元吉以遏抑親藩見逮騰蛟得不與擢大興知縣精敏如治南陽遷郎署擢鞏昌兵備副使以善撫兵將爲秦督洪承疇所推薦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武昌楚撫王聚奎王揚基以失機論治廷臣視楚爲戒途無敢赴者擢騰蛟右僉

永曆實錄卷七

都御史巡撫湖廣張獻忠入蜀左良玉駐武昌大爲民擾騰蛟至以恩禮結良玉子夢庚與正紀副總兵盧鼎得其歡心尤與左營監軍主事李猶龍相善良玉所部頗尊信之綏撫殘黎有方騰蛟故黔人與馬士英同鄉里士英督豫楚騰蛟與受節制頗相得以是爲巡按御史黃澍所疑左良玉自不愜于楊嗣昌頗與中朝氣節之士相知聞而與士英不協澍與良玉相親重騰蛟以通敏和讓亦與良玉善良玉習其無他每與澍言推獎之澍不以爲然良玉亦不以澍爲是然軍機進止及朝政得失澍獨與良玉謀議不令騰蛟知也時黔人越其杰楊文驄皆附馬士英得

節鉞大爲疆場竄騰蛟雖有才度而不爲高宏圖姜曰廣所知慮其且償楚事給事中袁彭年御史徐養心請以副都御史楊鳴總督楚豫削騰蛟權而士英欲沮抑之加騰蛟兵部右侍郎與相頡頏未幾撤鶚改授騰蛟爲豫楚川黔總督遷副都御史已而黃澍自楚入見廷糾馬士英姦貪誤國被旨切責出監良玉軍深以騰蛟附士英爲疑騰蛟亦恨澍疎己澍既削奪逮捕而皇太子自北來下獄掠治良玉抗疏爭之因風皖督袁繼咸及騰蛟繼咸抗疏激切而騰蛟具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奉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爲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

未廣實錄卷七

二十

公侯多從北來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疏入詔以法司審明節略解之良玉以騰蛟疏持兩端故爲士英送難啟其辨折遂疑騰蛟故東下之謀獨與澍決策而騰蛟不知宏光二年四月初四日良玉拔營東下騰蛟大駭不知所爲俄而左夢庚遣數十騎脅騰蛟登舟亦未與相見騰蛟意不欲行伴墮水匿蘆荻中附小舟得達岸走江西將歸武昌而武昌民半爲左兵掠奪城空不守李自成爲吳三桂所追數十萬騎臨江求渡騰蛟乃從甯州過瀏陽走長沙大號湖南湖北言良玉反良玉部按在湖南者率擒殺之沉尸于湘江閉道

遣疏赴南都雪已不與長沙素無武備騰蛟乃召黃朝宣于樸衡山中行登壇禮拜爲總統朝宣部卒不滿二千人多羸弱兵素不戢稍憚李乾德不敢逞至是猝遇寵任遂益驕會左良玉死南都繼陷夢庚降而李自成渡江入無人之境繇蒲圻走死九宮山其部賊數十萬大掠巴陵南至湘陰瀏陽騰蛟不知其爲自成部賊也猝遣長沙府通判周二南率朝宣部卒千餘往禦之大敗二南死之騰蛟始駭嬰城爲守死計諸賊失主追遽無所依乃遣使就騰蛟降高李部號三十萬劉體純袁宗第張光翠牛萬才場天豹部各數萬不下五十萬人湖南地既迫隘賊入亦薄

未廣實錄卷七

三

騰蛟雖受其降亦未有以安插之諸部大掠巴陵蒲圻平江湘陰間如故已乃漸渡江屯荆岳開騰蛟復糾合張先壁黃朝宣劉承沅各益召募以眾相向而盧鼎馬進忠王允成不與左夢庚同降因風南泛駐岳州聽命于騰蛟賊偏將王進才郝永忠拔營歸騰蛟爲督標總兵諸軍蟄集號百萬騰蛟不知所裁會思文皇帝下詔曰萬元吉朕之舊盟何騰蛟朕之恩故也遽加騰蛟兵部尚書副都御史賜蟒玉尙方劔便宜行事總督豫楚秦蜀黔粵軍務時朝廷既輕爵賞以糜人心騰蛟以潛邸舊恩尤所傾注騰蛟以受降事上而益倚重之卽勅騰蛟便宜綏撫騰蛟以

兵太重難于控制乃機提學副使堵允錫節制新降諸部而白領進忠允成鼎先璧朝宣承允進才永忠爲己屬允錫已次第安插晉拜僉都御史撫楚尋加總制侍郎督忠貞營屯湖北騰蛟屯湖南始騰蛟至長沙倚朝宣過重及是大師薦集而朝宣輕劉承允舊鎮黎靖騰蛟子家居黎平與承允有隙騰蛟雖專制一方而威令往往撓沮進忠允成鼎皆良玉部驕將但示羈縻索餉重疊繼以侮慢騰蛟既奉便宜之命驟加派義餉兼預徵一年民田稅每畝至六倍以上不足則開餉官餉生之例郡邑長吏皆以貲爲進退又不足則開募姦人告密計殷富罰餉傾其產分

永曆實錄卷七

四

諸營坐餉朝宣先璧承允皆效之湖南民展轉蔓延死亡過半思文皇帝屢勅獎譽全舉楚事付之騰蛟不問欽差臺省官至者稍不遜讓則漂搖江干爲兵卒所戮部選長吏至皆不造就任以意改授之而標下將吏熊兆佐馬際昌李先春韓□□與長沙諸生周辛通賄竊權騰蛟固不知禁也隆武元年冬騰蛟與允錫會議出師調承允至長沙不用命歸武昌去朝宣亦不至張先璧自請從茶攸出吉安唯監軍道章曠率進忠允成爲前部下岳州騰蛟率偏將滿大壯吳勝兵數千人繼之機允錫督高李部自澧出荆允錫圍荊州未下□兵適大舉入□至岳州進忠允

成驚退□兵舍長沙徑渡江蹂高李十三家老營于草坪騰蛟汎舟至磊石驛驚潰走歸長沙畫新牆驛守湘陰不復議出師矣初聖安皇帝詔天下有能擒斬李自成者世爵國公祿萬石視徐達至是騰蛟奏報斬自成于九官山以周二南死失首級思文皇帝方亟勦名鎮天下望遠下部議賞部議以祖制文臣不得封公侯封騰蛟定興世伯勅旨已行將予世券都御史郭維經上言自成傳聞死于九官山在江西雷州界內傳以五月死而七月所部降騰蛟乃知且經年而後報遽行大賞誠非所宜且自成之死或生或死于吳三桂之追兵或死于鄉團之棒擊俱不

永曆實錄卷七

五

可知萬一殺自成者他日以首獻臣不知騰蛟之何以自解且萬一自成未死而他日更出沒于他所臣又不知皇上之何以收反汗也騰蛟獨力鎮楚撫降禦□忠猷自不可掉何必借此影響不自信之功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非乎臣且不能不以愛騰蛟者全騰蛟況陛下之以馭騰蛟者安騰蛟又當何如鄭重也疏入乃輟給世券時鄭芝龍驕悖懷貳心上疑之甚萬元吉自贛州表請西幸親征騰蛟聞之乃遣監紀推官傅作霖奉疏迎鑾上既急欲去閩出楚作霖陛見盛稱楚兵彊盛騰蛟精忠渴望移蹕上大悅加騰蛟太子太保促遣兵入贛迎駕顧騰蛟以便

宜制楚文武將吏皆出其門不忍失權藉謂章曠曰上幸楚則當聚力攻楚恐未易支也上屢勅趣迎駕兵會贛州騰蛟乃名遣張先壁自攸縣出永新郝永忠自郴出龍泉分左右部號迎駕軍先壁至攸屯師不進永忠至郴西屠桂陽州過甯遠騰蛟亦不促遣之上繇是懷疑未即去閻騰蛟齎奏使臣不入閫者數月他日奏使至上震怒召面詰之使臣詭辭以對上次且間稍行至順昌而陷顧自是兵益無紀糧益不繼諸將瓦解黃朝宣不出其山張先壁據攸縣郝永忠據甯遠馬進忠移屯沅江王允成寄帑于湘潭廬鼎據衡州劉承允保武岡不出各招市井無

永曆實錄卷七

六

賴轉相陵虐農忙被迫亦釋耒而爲兵更互讐殺會歲大旱千里無烟火王進才居長沙抑不受調度傅上瑞遁走沅州獨章曠率標兵數千捍湘陰永曆元年二月孔有德大舉湖南曠督孤軍與戰不利允成進才掠長沙先走騰蛟奔衡州時上在桂林將圖幸楚特拜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恢復騰蛟至衡州諸軍益洶懼無固志四月孔有德前鋒至衡山諸軍大掠分道走騰蛟奔永州遂自永至武岡人見劉承允挾舊隙欲奪其兵柄矯旨召騰蛟入直騰蛟固請出收兵圖恢復上意亦欲遣之承允乃謀解散其部曲困之令無所往而滇帥胡一青趙

印選惡承允願爲騰蛟効死遂從騰蛟自古泥至柳州轉收周金湯熊兆佐馬養麟諸軍于廣西已而桂林驚潰騰蛟會瞿式耜于桂誓師北出自是得一青爲股肱軍勢復張騰蛟亦以死自誓期收楚以謝前不敏金聲桓自南昌開道遣使至推戴騰蛟爲主盟期犄角東下馬進忠復營德馳請會師于岳州騰蛟率諸軍三十餘戰復全州戰飛鸞橋大敗兵遂圍永州冒矢石督戰攻下之殺將余世忠擒其廣西巡撫李茂祖磔之遂下衡州檄曹志建集師大舉將趨長沙會堵允錫以疑忌激馬進忠棄營德閒道自湘鄉至湘潭轉掠千里李高諸部歸之而下集于湘

永曆實錄卷七

七

潭進忠李高之逼告急于騰蛟騰蛟乃率標兵數百人乘輕舸下湘潭調護之允錫亦至議良久乃誓師分汛允錫率李高十三營渡湘而東走吉袁援金聲桓于南昌騰蛟率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牛萬才泊滇曹之兵攻長沙部分乍定方送允錫軍渡江進忠全師尚留湘鄉檄召之未至餘兵俱未會人聞湖南北全失遣其五王子帥大眾來爭粹至長沙騰蛟正爲李高諸部所勦不及偵候永曆三年二月庚寅騎至城下乃覺進忠兵少不能戰雨雪雜下人馬困沿江驚潰騰蛟遽乘馬欲登舟爲追兵所執大呼曰我何督也當明白死奴輩勿得陵我因下馬

步至城南佛菴五王子遣人勸降至再四騰蛟不應唯
手拍地呼可惜兩掌皆碎三日水漿不入口五王子知其
不屈遂遇害所部士卒降者竊收其骨葬之始允錫率
大軍棄湖北至湘上騰蛟拜疏言湖北千里一空湖南重
兵蜩集已復之士棄為青燐白骨之場而諸將狼戾狐疑
制臣不能輯之臣又何以輯之唯有孤掌鳴號誓死報國
而已未兩月果陷于難騰蛟既沒衡永寶郴相繼皆陷而
輿不可守矣時中外屬望騰蛟甚重方其初陷朝廷猶冀
其脫特勅遣御史鄭古愛入楚訪求之已而知其殉難上
震悼輟朝贈太師中湘王諡文忠設位于肇慶之天甯寺

永曆實錄卷七

八

上親臨祭舉哀失聲百官皆慟子文瑞以廕至兵部侍郎
居桂林廣西陷亦遇害

堵允錫字仲緘別號牧遊直隸宜興人崇禎癸酉中應天
鄉舉以父母蚤世貧不能具禮辭計偕迨廬墓三載墓樹
方冬生華人以爲孝感黃道周爲之著禮問一篇以旌其
志丁丑乃就公車賜進士出身授兵部主事晉員外郎遷
長沙知府與推官蔡道憲以志義廉隅相獎勉給事中史
可鏡歸里侵鄉曲允錫重裁之已而道憲殉難可鏡以從
賊伏誅郡人益服其明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長沙允錫
上計未返以課最擢分巡武漢道參議宏光元年改提督

湖廣學政左良玉舉兵下九江允錫方按士湖南故不與
何騰蛟奔長沙漸聞南都淪沒武昌亦陷乃集允錫及傅
上瑞章曠議開府調兵食制戰守允錫至性深摯北都之
變號泣絕食者數日及是流涕慷慨誓死以濟國難聞者
咸爲感躍然負氣矯迫喜有興作無持重之度因與騰蛟
議招募辟召輒行承制事允錫亦自下書旁徵人才版授
監紀府佐停歲貢生以意改調除授職競躁之士因緣
奔赴旦見夕即釋褐徵楊國棟爲部將令募偏裨部曲割
授武職至副總兵仍隸道標其不恤名實如此允錫既與
上瑞曠推騰蛟爲總督騰蛟即題薦允錫巡撫湖廣拜表

永曆實錄卷七

九

即以撫臣行事輒解學政付原任黃州知府周大啟令開
餉生徵其貲爲軍實遂益遣王之賓彭嵩年向文明廣招
兵卒爲內標歲糜金粟將百萬皆游惰民不堪行陣騰蛟
既奉便宜之命一切不待刻旨允錫亦如騰蛟所行自是
諸將不知復有朝廷率唯己意爲制官盈三四萬漁獵湖
南北愚民則竄匿山谷以自全不免高李部降騰蛟檄元
錫撫馭之允錫乃與騰蛟分汛任戰守騰蛟任湖南守湘
陰圖岳武允錫任湖北守嘗澧圖荊州允錫爲高李部奏
請立名忠貞營易高得功名曰必正李過名曰赤心皆奏
準以欽賜行之忠貞營屯老營于草坪糧餉不給恣掠于

民閒允錫無以處也隆武元年冬允錫與騰蛟分道出師
允錫率忠貞營及楊國棟周師文之兵圍荊州救猝至
民素苦掠奪遂導騎劫高李老營于草坪忠貞十三部
連營互二百里猝受抄蹂彼此不相知聞已而驚遽又不
知口眾多寡遽解圍恒亂城中兵乘之遂大敗允錫乘馬
麾兵勿退萬騎陵乘不可禁戰允錫墜馬折右肱周師文
救之得免還屯嘗德忠貞營西奔巴歸不相聽命舊制奏
薦仍聽部科覈員題用撫按不尸爲恩所奏薦者以職級
相晉接無稱門生禮崇禎間破資格開薦舉有自下僚寒
賤及罪廢官遽按顯要者乃以門生禮事薦主然至京堂

永曆實錄卷七

十

亦不復用此禮初傳上瑞棄黃州賣武昌城事坐不測騰
蛟拂拭奏用之擢監司及是題擢僉都御史戴騰蛟不敢
貳章曠亦以廷議齟齬騰蛟保任秉節鉞往再不能自拔
皆刺署門生如故允錫以清望推督學雖節鉞之命自騰
蛟奏薦而朝廷委任不在騰蛟下雅不欲與上瑞齒乃據
舊章刺以平交相往復騰蛟不悅兩府幕賓類無賴士益
相構煽遂成猜離湖南北不相協應而瓦解之形勢成矣
上嗣位加允錫兵部侍郎總制楚師未幾晉尙書拜武英
殿大學士封光化伯允錫辭伯不受及長沙陷騰蛟奔衡
永馬進忠走湖北已而兵急嘗德允錫率楊國棟及

己標之兵走屯永定衛山中進忠與牛萬財亦至連營相
保進忠故聽騰蛟節制者也允錫姑安插緩撫之而心不
相得合屯山中凡八月允錫頻趣進忠出兵進復辰嘗進
忠不應時方溽暑進忠邀允錫飲樹下因步林塘閒見故
墟有茂蔭清適進忠曰此可構一亭軒坐銷鋒器遂指揮
軍士築基址庀木石允錫大怒曰終當老死此山乎進忠
笑不應允錫益憤引滿取大醉歸臥帳中翼日晏未起
樵蘇者歸報進忠已拔營出嘗德允錫大驚遽呼國棟萬
財繼進遲至嘗德則進忠已拔城兩日矣允錫不得已爲
調兵食撫士民進忠又若聽令者允錫以騰蛟分任湖南

永曆實錄卷七

十一

而長沙先陷適在騰蛟及是聞騰蛟圍永州未下欲因進
忠兵出復長沙以厚騰蛟遂日促進忠出師進忠方與鄭
古愛招馬蛟麟于辰州蛟麟遲回未決進忠固欲留待之
不即聽允錫允錫欲以辰州委王進才進忠憂進才非蛟
麟敵固不從而進忠閒遣使至騰蛟所報功次允錫密
聞之疑其爲待騰蛟也乃命毛壽登監進忠軍羈縻之而
自與鄭古愛率輕騎閒道走巴歸招忠貞營下長沙高必
正方苦糧盡聞允錫語大喜捲營即起取道澧營進忠方
大屯芻糧于嘗德爲安老營計允錫往蜀以督忠貞營出
荊州爲名進忠意高李之未必爲允錫與師也亦姑置之

及是忠貞營遂至距營德百里充錫乃以書報進忠言會師攻長沙事進忠大驚疑忠貞營之眾旦夕即并己立命焚廨舍庾積掠百姓拔營南走開道趨湘鄉欲破衡州依何騰蛟安老營而胡一青已下衡州進忠遂自衡返湘掠殺匪五百里民死過半進忠去營德王進才牛萬財不知所出遂約劉體道張光翠同走衡寶間忠貞營至營德已赤土無草草不能留即尾進忠後自甯鄉趨湘潭馬蛟麟徐出收營德湖北復陷諸軍蟬集于湘高必正遣偏師攻長沙以謝充錫不克亦退湘衡間互相疑掣轉掠千里充錫無以制之騰蛟汎輕舸至湘潭乃與充錫議以南昌求

永曆實錄卷七

七

援甚急充錫督忠貞營渡湘而東走醴攸往援江而忠貞營徘徊茶攸閒殊無行意湘潭陷騰蛟敗沒忠貞營奔衡州走郴爲人粵計充錫不能令也湖南失督師諸將洵懼胡一青迎充錫居衡州與謀戰守未數日口兵又至一青孤軍戰不勝亦退充錫倉卒渡湘東走耒陽與忠貞營會至郴州忠貞營曹志建營以去志建發兵禦之口兵追忠貞營至郴州忠貞營渡嶺去充錫後幾爲口所獲乃走志建營志建怒其率忠貞營以蹂己也坑殺其將王一賓部卒三千而逐充錫不以禮數窘辱欲害之富川紳士何國復道迎之入砦以鄉兵護之自懷集走梧州忠貞

營先自梧入潯南行在震恐勅遣大學士嚴起恆副都御史劉湘客慰勞安插之至封川與充錫遇乃並舟入覲上賜對優禮有加命督忠貞營出楚充錫初入朝未諳國事通政使毛毓祥給事中李用楫與同邑里相知聞以私意蠱充錫屢有論薦廷士皆不悅會公宴金堡被酒厲聲曰公復湖北而棄湖北者亦公也督師復湖南而蹂湖南以及于陷者亦公也公與督師誓援江西顧引忠貞營入粵蹂內地而致南昌之不救者亦公也公忠孝聞天下一旦所爲如此公不疾出楚他日何面目見曹志建況天下乎充錫無以應上賜充錫龍旗十二徧調天下兵馬咸受節

永曆實錄卷七

七

制充錫至潯州日促忠貞營復出會李赤心死高必正以新喪大帥器仗不給爲辭充錫居悒悒有頃朱天麟陳邦傳知充錫與金堡不協力與言堡沮孫可望王封之非以搖之因言忠貞營不可恃無如用可望之足有爲也充錫感其說發龍旗一往雲南調可望出黔楚胡執恭因誅充錫言公承制封拜能姑許可望王封事必集矣因填空頭勅許可望執恭遂僞作冊寶以往既行乃告充錫充錫悔爲其所賣大恚憾成疾永曆三年十一月卒于潯州詔贈太傅諡充錫忠直磊落負有爲之志非騰蛟所及而輕信自恃專意刑賞屢敗騰蛟亦輕之交相猜薄以

至于敗亡各有以也充錫文筆清超在軍中感憤作軍謠十首流離悲激其月家鄉馬兒女筆先鋒血筵席營中燬諸篇讀者無不悲之

章曠字于野別號峩山直隸華亭人與兄簡曉以文章氣誼名雲間簡以鄉舉知廣東博羅縣欽取未赴歸里與李待問陳子龍起義守松江城陷不屈死之隆武中贈禮部郎中諡節愍簡感北都之亡纂報讐錄三卷各有論贊巴陵李興瑋爲之梓行于世曠倜儻不矜小節志意高邁神智警敏中崇禎丙子應天鄉舉第一丁丑賜進士出身授沔陽知州勤吏治摧彊豪興文教楚人士執卷就門者舟

永曆實錄卷七

西

接于沔陽湖崇禎十六年春李自成陷承天州人全起迎賊曠號召忠勇城守以奇計縛首迎賊者數十人磔之賊掠騎至曠乘城擊卻之賊帥馬世大益發兵來攻民盡驚潰繼迎賊者黨率眾應賊將縛曠降曠乃攜印出左右請繇小路曠曰彼將謂我墮落必要我于小路吾疾驅繇官道彼不測也已而賊黨果伏小路要之不得遂走詣北撫王揚基請兵復沔願以身先之痛哭轅門下不聽乃單舸歸華亭鬻田宅夫人出所織布千匹助之得數千金走漢沔間收兵崇禎十七年春接賊三戰復沔陽州安殘黎儲芻糧募死士爲復顯陵計何騰蛟上其功擢僉事巡飭江

北京山楊文薦故受業于曠曠遇之有加文薦上計偕曠與汎舟酌酒語次稍忤觸之遂銜曠至是爲兵部郎因倡言江北不宜置道徒擾民無益恢復廷議從之曠繇是失職罷遣義勇江北兵民驚悲失據盡陷于賊曠將以布衣歸里騰蛟固留之以故僉事銜監撫標軍御史黃澍按楚嶺其爲騰蛟用檄令攝漢陽推官以窘辱之洪天擢堵允錫爲解釋事乃已曠負當世志邑邑不得逞騰蛟獨深知之復以監軍道力請于朝命已下路振飛舊按江南推抑知名文士曠懷才被屈挫及是怒曠不納門生刺力沮監軍之命騰蛟抗疏言臣受土崩蟲齧之殘楚孤掌獨撐舉

永曆實錄卷七

五

目無一人之可用唯得一章曠者爲有生人之氣屢題而部屢厄之是縛臣臂而欲使臣鬪也如謂曠踞弛多奇或至生事則臣請保任之甘與曠同功罪乃得仍授僉事監騰蛟軍檄攝分巡上湖南道曠至衡州開東鹽輸長沙以資軍實歲餉兵十萬餘金騰蛟賴以不匱衡州姦民通驕帥漁獵曠密捕撲殺之民得安堵已而歸長沙遂請身下岳州監馬進忠王允成軍以死護湖外單舸下洞庭進忠允成迎之願受節制先是騰蛟開府長沙堵允錫既解學政勤王與諸軍帥相馴習兼召募成軍傅上瑞久攝巡下湖南承權藉募標兵數千亦與諸帥周旋稍熟而曠履革

削望尤輕諸軍帥皆不知有曠曠亦不得其要領及是驟受監軍之命從胥隸數十人輕舸東下敝巾葛衫與諸將乍相見流涕握手推心盡慮與謀興復諸將皆爲感動時將竄兵驕不知節制王進才郤永忠尤以新附猜暴大掠巴湘間曠既得諸將心申約束斬筮如法諸軍乃斂手聽命居人行旅稍集遂修湘陰城陸立大荆新牆二戍水立磊石營與岳口相持大小數十戰何騰蛟既題擢堵允錫撫楚傳上瑞撫沅曠獨當疆敵而任監司如故權尤輕不能自爲進止願諸將唯推重曠而輕騰蛟允錫于上瑞則蔑如也何騰蛟出師不利畫守長沙尤藉曠爲外蔽乃列

永曆實錄卷七

夫

曠功推薦之詔擢曠僉都御史巡撫江北然僅擁虛名無寸土一民可憑藉曠部將王儲募水軍二千人騰蛟分裨將覃裕春滿大壯吳勝合五千餘人隸曠守新牆與敵壘相對半載不敵隆武二年七月大舉從間道窺湘陰曠偵知之率覃裕春以二千人禦之于潼溪騎數千突至裕春軍伏溪市草舍中穴牆壁爲空交發鎗礮擊之合圍之數十匝自辰至酉擊殺人馬各千餘恒懼退走裕春軍出躡之滿大壯陳友功爲兩翼夾追殺傷潰盡自江南用兵以來與兵合戰仍得捷者自曠潼溪之戰始九月左夢庚部將楊么導兵汎洞庭來沅江曠檄

馬進忠又大敗之斬么湖南北守經年不陷者皆曠力也今上卽位加兵部右侍郎餘如故然曠有所陳奏皆因騰蛟故朝廷無繇深知曠相委任曠亦不能大有所指蹤焉永曆元年春長沙兵將交訌掠奪四出糧道阻絕馬進忠西走湖北王進才王允成旦夕思遁孔有德大舉入曠率滿大壯孤軍禦戰檄進才允成相接應皆不應遽潰走焚湘陰而南曠戰不勝退長沙騰蛟已先奔曠殿潰卒南行轉戰三百里及南嶽市滿大壯戰死曠入衡州執騰蛟手泣曰長沙不潰曠猶得嬰城死戰今湖南瓦裂何以謝百姓兩年來刻髓供輸也四月兵衡山騰蛟走永

永曆實錄卷七

七

州曠守祁陽檄召潰兵圖下爭衡州乃奉勅特拜曠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尙書督恢復諸軍而諸軍爭潰不可合矣騰蛟走全州曠獨率親軍千餘人屯白牙市牽制敵兵南之路時上在武岡劉承允遏援兵不出曠知事不可爲忼慨悲憤不粒食唯噉瓜果時引滿取醉因臥病不起將終召門生部將出酒相飲爲別命小胥拊拍板從枕上悲歌令座客和之聲益哀厲板關和者歇驚視曠已薨矣時年三十有六永曆二年贈太子太保華亭伯諡文毅門人蕭爲龍葬之于石期站爲龍武昌人敦篤有志義官職方司主事未幾亦卒江漢間故以文章名而避寇南奔者曠

皆留幕下最著者李興瑋自有傳次鄭古愛楊錫億

鄭古愛字子遺湖廣江夏人本姓陳出後于鄭既長所嗣父有子求歸宗養母爲嗣父所訟武昌知府洪天擢矜其辭色問孺子嘗讀書乎因試以制藝古愛伏砌下濡筆成文駘宕有奇氣天擢歎曰孺子善自愛熊芝岡一流人也諭所嗣父安之壬午鄉試出章曠門曠飯薦不得中抱其卷哭已而曠召與見姿抱豪邁尤爲曠所器重曠失沔陽古愛迎謁于江漢因與收兵江北多所裨贊武昌陷南奔長沙曠方受監軍命開幕辟士古愛以貢資版授監紀推官古愛傷儻直鯁幹濟明敏何騰蛟堵允錫交倚重之曠

永麻實錄卷七

六

開粵東鹽稅之充饒檄古愛監其事以清平著賊吏魯可藻挾私撓之古愛奮拳擊可藻墜地遂自解鹽政就堵允錫于嘗德允錫檄古愛監王馬楊牛四將兵永麻元年擢監察御史監軍如故嘗德陷走匿苗峒吏購求之亟嘗兼日一食書夕悲吟已聞允錫與馬進忠所在冒死宵行赴之進忠尤欽慕焉遂同進忠出復嘗德進忠與兵大戰于麻河古愛執矛躍馬與進忠鋒士首犯敵營大破之古愛家居時與左良玉部將馬蛟麟交善至是蛟麟降口守辰州王進才拒之于桃源進才惴惴非蛟麟敵進忠以是不敢讎嘗德允錫強之東出長沙不聽進忠密與古愛謀

招蛟麟遣使持蠟書至辰州密達蛟麟所蛟麟佯怒收縛齋書者夜分密召之至臥內問鄭秀才何亦至此使者以方爲御史監湖北軍告蛟麟大喜曰吾終當爲此秀才效死力汝歸馬將軍及鄭秀才期以十一月下武陵合營明春並驅取武昌若吾至武陵而鄭秀才不在是給我也當與馬將軍血戰城下使者歸報進忠喜益修城櫓儲芻糧以俟允錫急欲出進忠兵毛壽登忌古愛之且收蛟麟也因激允錫入巴巫調忠貞營允錫欲強古愛俱去古愛不欲行壽登曰君奉勅調忠貞營不然我當往允錫固強之古愛遂同允錫入對蛟麟不果降忠貞營至進忠驚走古

永麻實錄卷七

九

愛迫及之于湘鄉相持泣下古愛遂入見論麻河功擢僉都御史毛壽登者袁彭年之甥也彭年因沮抑古愛僉都之命古愛請赴辰沅招蛟麟不報而命古愛往楚求何騰蛟存亡騰蛟凶問確古愛遂退居平樂山中葛巾芒屨雜屠樵間無當世志永麻四年夏楚事益壞乃起古愛以僉都圖辰沅招蛟麟古愛入對曰蛟麟雖于臣有香火情然去違之間自不能不以勝敗移心今楚兵連敗臣卽刻心于蛟麟前亦一團肉耳請速催王馬二將出沅靖楊展以黔兵繼之血戰以前而後臣可以用其招致不然徒令蛟麟笑臣無益上固遣之領勅至平樂又以議招不如議戰

不報古愛憂患成疾卒後數月馬蛟麟破平樂知古愛卒為發哀護送其櫬與其妻子歸武昌

楊錫億字文起湖廣德安人以文章受知章曠李自成據荆西鈞索人士充偽吏懸參夷法以脅之漢北響應風靡士大夫至不知有崇禎十七年者錫億以貢為賊所購從間道逸走黃武間賊捕其妻子羣從皆殺之錫億益南奔曠留之幕府牒補監紀推官錫億言于曠曰德安北捍楚塞為漢新市故墟人尚豪俠可用應山楊主事之易忠孝世家為三楚望立蓋天營為國死守豪傑遙附甚眾憾不知朝廷所在耳億請問行號召為漢南應援若敵踐荆岳

永曆實錄卷七

億率義旅起乘其背以擊之此英布制楚法也勿徒株守一湖為尺寸計曠深然之然以錫億骯髒露風骨蒙難入敵中慮其不免惜錫億不遺傳上瑞督諸軍自平江出通山辟錫億從軍屢立戰功題擢兵部職方司主事上瑞有貳心無故走沅州強錫億偕西錫億不肯行仍赴曠于湘陰已而長沙潰曠南奔錫億與相失遂入南嶽老龍池痛哭為僧去不知所終

永曆實錄卷七終

永曆實錄卷八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焦胡列傳

趙印選

王永祚附

焦璉字瑞庭陝西人以行伍起家積功最歷官叅將為平蠻將軍楊國威中軍官崇禎十六年張獻忠破永州遊騎掠全州國威起師禦之璉為前鋒敗賊于黃沙驛擊降賊黨唐苗子遂復永州隆武元年國威挾靖江庶人反璉見脅迫不能自拔庶人規瞿式耜式耜不屈將遇害璉說國威營護之得免因密與式耜謀陰遣人報丁魁楚陳邦傳扼之于梧肇開兩軍相壓璉挾式耜從中起來攻斬國威擒靖江庶人璉功第一邦傳善事魁楚得首敘代國威為平蠻將軍而璉加副總兵銜協守桂林永曆元年二月粵東陷上幸桂林加璉總兵官都督同知已而上自全州幸武岡璉扈蹕至全甫歸兵絳陽朔上直抵桂林入文昌門璉未釋鞍即與巷戰搏斬衝鋒者數十騎乃卻屯陽朔璉保孤城糧瀕盡兵復來圍璉誓死登陴守尋啟門出接戰鏖鬪兩日夕嗣退璉縱兵蹕之遂收陽朔十一月上自象州復駐桂林錄前功加璉太子少師左都督封新興伯未幾楚師潰皆退屯桂林璉惡其逼移屯陽朔攻平樂復之留守平樂永曆二年春兵破全州上奔南甯

永曆實錄卷八

郝永忠大掠桂林自全至桂三百里無人跡。乘虛直扣桂林北門瞿式耜急召璉自平樂返晝夜馳至未釋鞍與璉遇于北門巷戰搏斬十數人距圍固守會胡一青救至璉與一青歃血誓死出城力戰破之于北關又破之于甘棠渡追及于大榕江壓敵而陣方會戰大風起霧障天璉率死士呼噪乘之敵驚棄營走璉遂與一青隨何騰蛟圍全州攻下之會攻永州十一月拔之楚師大集兵穴糧饋璉歸屯桂林論功晉封新興侯璉敢戰恥走身為士卒先而與諸將交謙讓不競諸將皆安之惡陳邦傳之姦懦也而陰戒部曲不得與爭曹志建尤驕戾日尋諸將相

本麻實錄卷八

二

抵牾獨敬愛璉與相親好自隆武來武帥或假便宜因之驕橫往往廷參監司鞭笞守令璉遇文吏不失中朝舊制州縣皆親詣署報謁有所徵會以咨移手本行事尤歛束部兵于民無擾恟恟如文吏言笑和煦而時聞寇警則蓐食馳赴不畏危險顧以糧餉不給兵不滿萬故不能成大功永曆三年春湖南復陷趙印選胡一青楊國棟馬養麟之兵聚保桂林糧益乏璉曰桂林固吾風地然諸帥至有客主誼空營舍為諸帥居悉桂賦為諸帥食吾禮也遂屯平樂永曆四年上幸梧州璉入見會詔獄起璉抗疏言金堡之忠邪臣不敢知但楚粵黔蜀諸將下至廝養賤卒編

本麻實錄卷八

三

戶細民莫不以堡為直者陛下欲收人心而亟罪堡似下相應疏入報問璉乃移書馬進忠趙印選曹志建言堡忠直宜為代理諸將建之皆爭救堡堡得減死論成璉先發之也已而式耜表其歷戰功出諸將上徒以不為競求箇列諸將下非馭臣之道乃晉封宣國公孫可望據偽勅稱王脅諸將降附璉移書諸將請公疏攻私王可望者因合兵責可望削號歸命不從則奉天子討之方振旅待命會璉星馳至賀與志建會以上駐梧州璉結志建連營犄角扼攻梧道十一月孔有德陷桂林馬蛟麟自恭城攻平樂陷璉乃東南走渡昭江屯平潯開陳邦傳自肇慶旋兵將降偽遣使約璉合兵保潯南密發兵夜襲其營璉敗遇害邦傳以其首降于胡一青雲南臨安人趙印選其中表兄弟也一青本名一清隆武中改名一青一青短小輕捷尤長于馬槊腰挾二槊飛擲三十步外中重鎧皆洞中追及奪槊迭擲迭奪每馳陷陣輒手殪數十人以為嘗所乘馬號沙兔子高不滿五尺騰蹕輒度萬馬前而印選故為甲魁雄長諸士漢光元年御史陳蓋巡按雲南事竣復命因言雲南故有貯幣銀二十萬兩為不虞貲請發此金募滇兵

入衛勅如其請遣之蓋大名人以崇順辛未進士歷官臺
端性簡傲戎事非其所長因臨安推官朱壽鏐展轉召募
閱歲餘乃募兵五六千人士漢各半多驍勇士馬仗皆精
好以胡紹虞爲總統印選副之而一青爲偏裨未爲蓋所
知蓋聞南都陷意趨趙留連楚開隆武二年更奉勅促
赴閩蓋乃率兵出湖南亦躊躇無趨向意何騰蛟欲留之
協守長沙蓋傲岸與騰蛟意異東去過吉安萬元吉留之
守吉居數月蓋方遣印選率一青屯安福劉良佐高進庫
以□兵數萬圍吉安元吉請蓋出兵擊之紹虞登堞睨敵
恒懼墜地一青聞吉安被圍自安福率輕騎馳歸蹂良佐

永曆實錄卷八

四

老營斬殺披靡敵半殲轉戰至城下圍城兵忽潰走城中
猶不知俄一青躍馬追擊大呼城中出兵夾擊追奔十餘
里吉安圍解紹虞媿詔讓一青爲總統一青以印選商長
聲望較重以讓印選印選肥鈍實不能戰倚一青爲重王
永祚者少于一青慄悍亞之一青尤與永祚相得而營務
則推印選印選顧睚眦自尊一青安之以是滇營稱和輯
臨敵無貳心是年冬□兵大舉攻吉安元吉蓋先以言語
相觸忤蓋引兵退南安吉嶺陷元吉死之蓋零落失意率
諸軍居郴韶開鬱邑死印選一青無所聽命欲解甲歸滇
楚粵諸將欲併得之轉戰至永州顧梗阻孤危乃請命于

何騰蛟騰蛟大喜收恤之爲奏授印選一青各副總兵屯
永州待調已而湖南陷上居武岡騰蛟入見印選一青亦
率軍至劉承允欲致爲己屬誘脅備至一青印選洽兵屯
武岡郊外自保睥睨承允肘腋間承允不敢誰何焉勅召
入見賜號御演營皆授總兵官都督同知挂將軍印承允
怨騰蛟不遣出師騰蛟奉勅不能行印選一青乃拔營起
護騰蛟出承允發兵追之承允兵至一青下馬揖追兵曰
吾兄弟荷劉公寵遇豈忍相背特督相奉詔出圖恢復吾
義當從願公等返報劉公他日當有以相報若必欲邀我
者則今日與公等併命于此爾遂上馬挾槊火礮齊發軍

永曆實錄卷八

五

以次行一青緩轡殿追軍莫敢前遂繇開道達義甯桂林
潰罷武邦率焦璉入城嬰守請援于騰蛟騰蛟以印選一
青至大敗□兵于北關追及之又敗之于甘棠渡皆一青
陷陣手馘數百人追至大榕江兩軍相接□將綠國安與
一青交馬國安舉刀斫一青一青從脇下持國安國安應
拔刀將斫會救至國安乃脫走會大風塵蔽天□兵驚潰
一青盡奪其馬仗幕帟輕騎追躡之□兵走楚一青遂會
印選璉攻全州大戰于飛鸞橋一青躍馬飛梁敵盡披靡
大敗之眾幾殲遂復全州進圍永州余世忠出兵拒戰一
青屢大敗之軍中獲諜者得密書知□將魏□□自寶慶

來救一青自帥兵伏于文明鋪待之寇至夜安營竟猝起
攻之斬獲無算縱所俘入城告敗世忠潰圍走復永州
一青遂攻衡州下之騰蛟列上其功封印選新興侯一青與
雷伯騰蛟下湘潭留一青守衡州騰蛟敗沒一青請援于
印選印選坐桂林不爲出分遣偏將劉祁陽爲虛聲應援
一青與王永祚合薄兵于衡山敗之已而大至戰青
草橋不利乃退入嚴關一青所將滇中驍卒轉戰三年死
傷過半益招楚粵閒新兵萬餘人印選所募近二萬人永
祚亦五千人蒲縵亦滇將也與合營亦二三千人然脆弱
徒爲穴食類不能戰威亦挫矣印選以總統論功封開國

永祚實錄卷八

六

公益驕蹇廷議不平式耜乃奏晉一青爵衛國公封永祚
爾遠伯一青樸率無威儀言多造次而恭謹不驕在軍中
能茹荼苦坐卧草泥食糗飲濁水自如也印選開帥府于
桂林擁歌舞自奉恆踞慢待一青一青亦弗較每出師一
青輒先驅印選乃遣部將尾之桂林地徧賦薄餼餉不給
式耜措給其軍印選取贏自給次乃及一青永祚一青比
歲扼全永不獲已野掠而食永祚四年夏式耜催諸軍出
楚一青獨與永祚及馬養麟圍永州將拔之曾孔有德復
南兵大至一青乃全軍歸壘嚴關與有德前部相持不
下者五月野無所掠兵皆餒采菽以食一青馳歸泣告之

永祚實錄卷八

七

印選印選弗應會于元璽以其女許配永祚既納采永祚
說一青戴元璽爲督師元璽遂以滇營戴己自陳晉樞貳
督楚師印選知之乃璽元璽令改妻己元璽叛永祚盟以
適印選永祚怒欲刺殺印選一青勸止之而永祚稱病卧
桂林不出一青孤軍與敵相拒印選方盛節迎元璽女置
疆場不問一青志甚欲棄桂去式耜強挽之十一月孔有
德攻榕江柵壘一青方拒戰間印選遽撤諸軍護其妻走
柳州一青驚遽乃棄壘去桂林陷永祚遂降印選既老悖
狂惑部曲解體失眾以死而一青失永祚又屢挫衄亦不
自振退左江土司中孫可望僭逼猜殺一青不欲爲之下

永祚實錄卷八終

衡陽王夫之譔

馬廬二王列傳馬維興附

馬進忠字葵宇陝西延安人本起羣盜號混十萬崇禎十年掠汝雒閒左良玉蹙之于高陵進忠降隸良玉部屢立戰功與金聲桓惠登相王允成李成名爲外五營大拔號大馬其從子維興爲偏校號小馬進忠歷官副總兵都督同知宏光元年隨良玉東下良玉死左夢庚降□下令所部皆令納款進忠結王允成盧鼎退屯江楚閒已而知何騰蛟開府湖南進忠南奔赴之過武昌左營蘇嘗馬三將

永曆實錄卷九

既降□受命守武昌允成疑不敢進進忠與鼎以舟師直泊武昌城下遣刺與三將相知聞稍定即輕騎詣三將皆不測其意三將詣舟報謁因微詞勸降進忠笑領之雷飲笑語如居平乃遣飛舸促允成先發酒闌三將又勸之降進忠勃然曰吾與爾南侯大小數百戰唯不忍負朝廷耳今安能隨狂豎子作降將軍乎何撫臺開府長沙擁戴新君吾將就之他日以一矢與公等相見何如揖三將起三將驚愕失色遽登岸進忠舟礮三發萬艘齊乘風挂帆笳鼓喧沸舳艫蔽江三將嬰城不敢追既抵岳州騰蛟大喜遣章曠迎勞之曠與酒酒誓眾遂駐岳州會關部新附掠

巴湘閒進忠糧盡移屯洞庭之南岳州空遂陷進忠與允成攻復之是冬騰蛟出師不利退保湘陰王允成寄帑于湘潭盧鼎隨騰蛟至長沙進忠孤立乃移屯洞庭之西就食沅江故左營將楊么降□以舟師將犯嘗德進忠僞與通好擒么斬之縱兵擊降其眾騰蛟上其功陞正總兵挂將軍印永曆元年二月長沙潰陷進忠退屯嘗德夏上大封諸將封進忠武昌伯是秋孔有德攻嘗德塔允錫棄城去進忠亦走屯永定衛山中二年復攻嘗德拔之撫民儲糧通商治城郭爲守嘗計王進才自土司出拔桃源進忠與合營協守已而□金固山以援兵萬餘騎繇荆澧來攻

永曆實錄卷九

別遣舟師自洞庭入沅江西上進忠偵知之遣前部迎擊小卻□屯麻河進忠拔營誓師急進距麻河十里率驍將馬維興楊進喜劉之良輕騎覘之敵騎漫野甲光炫日進忠退與諸將計令騎兵皆下馬斷長矛之半爲前鋒巨斧繼之進忠步持矛與之良先登按□營大呼奮擊以短矛從下理甲葉刺之皆洞中仆死萬斧繼進□披靡潰走縱騎兵爲兩翼旁擊之□眾皆殲收獲馬騾甲仗帑帳鉅萬計既而敵舟師不知騎兵之勦泝流抵德山進忠禁城中烟炊歛兵墮守楊國棟伏抄其下流葦岸中敵舟覘城空亟進既泊進忠兵四起奪舟奮擊眾皆驚降或有逸者國

棟截流邀擊盡俘獲之自南方興師以來推麻河功第一
事聞晉爵武昌侯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將馬蛟麟守辰
州聞麻河敗意大懼進忠與御史鄭古愛謀折簡招之將
下會者允錫入蜀以忠貞營至粹歷沅江北岸欲奪城併
其軍部將請禦之進忠曰制相在軍中有王命在不可以
爭制相既不足與同事唯舍此去就督師于湖南耳乃焚
芻糧解舍從閒道趨湘鄉欲安插其帑湘鄉故無城遂南
走衡州會胡一青已拔衡州城守部將欲即屯衡州進忠
曰吾既與堵公離不可以再犯督師因遣驛報督師期會
于湘潭而退湘鄉以待天大雨雪糧芻屢盡舉軍皆怨

永曆實錄卷九

三

進忠憤甚令諸軍索糧屢于民曰使百姓戴堵公恩遂大
掠衡湘開王進才張光翠因之各恣焚殺尸橫五百里騰
蛟于永州聞進忠棄湖北掠湖南大驚永曆三年正月遂
單舸下湘潭下令禁掠殺軍乃小戢進忠率千餘騎謁騰
蛟于湘潭忠貞營攻長沙不克亦沿湘而上進忠疑沮
其軍于湘鄉獨與其所率千餘騎隨騰蛟居湘潭久之允
錫率忠貞營東渡湘淥號援江西進忠方調其軍下湘潭
□□□帥重兵猝至楊進喜巷戰死騰蛟被執進忠軍
驚潰夜走退屯寶慶進忠既與允錫有隙騰蛟又喪軍無
所統廷議遣督師不決進忠進止無據徘徊寶武間萬年

策陛見請理進忠軍授部院銜總督之年策庸懦不敢入
楚是年秋□兵復陷武岡進忠退屯古泥上追紀麻河功
晉爵鄂國公加太子太傅詔遣吳李芳鄭古愛督其軍出
楚皆不赴永曆四年夏進忠乃自八十里山出屯興安之
西延鎮請進止是冬趙印選棄全州□孔有德遣馬蛟麟
攻進忠于西延大戰三晝夜斬殺相當糧盡退走復出靖
州取道奔貴州桂梧陷沒上奔南太進忠無所稟承孫可
望矯制稱總統天下兵馬召進忠進忠不審真贗舉軍就
之李定國出黔得進忠軍大喜與偕下黎靖大破□將張
國柱許承寵之兵于靖州進忠為左翼功最遂復寶慶已

永曆實錄卷九

四

隨定國攻桂林孔有德城守不下進忠呼王允成憑堞語
允成遂開門延定國入定國下衡州進忠與馮雙鯉攻拔
長沙破岳州軍聲大振進忠故忠摯不欲受可望命與定
國密謀尊天子雙鯉忌之密以告可望永曆六年冬□五
王子之兵大舉壓長沙定國令進忠退伏白果市誘□遇
掩擊之進忠報如令將至白果可望遽飛檄調進忠旋師
寶慶定國戰衡州待進忠不至遂驚潰長衡復陷可望至
武岡召進忠見居數日謂進忠曰馬將軍久行閒積百戰
亦勞矣吾欲息之姑令將吾護衛步軍而以爾所將騎兵
俾雙鯉維興代將之進忠愕眙出雙鯉維興已分併其軍

矣進忠憤恚以病辭可望亦無意復用之令養疾貴陽慨成疾卒維興狡獪無恆宛轉可望定國聞讞爵至郡王終降于□

盧鼎陝西西安人楊嗣昌知長安縣時鼎父以老儒生爲其塾師願謹爲嗣昌所愛重鼎亦粗習儒用援遼事例納餉充附學生父死鼎稍事游俠家益落黜學籍不自振已聞嗣昌官中樞權勢烜赫鼎北走見之嗣昌以故人子深相慰藉問其所欲鼎願占武籍嗣昌予以都司部劄隨部効用已而嗣昌以樞輔督師出鼎隨營自効嗣昌謂其無搏戰材加授參將爲行營正紀整飭軍政嗣昌威望赫施

永曆實錄卷九

五

誅賞不旋踵鼎憑藉威令諸軍咸憚之以是得整肅名顧鼎亦樸重無僥利心稍自能爲諸將所重左良玉尤雅愛之嗣昌敗沒鼎無所歸良玉徵入己幕下仍用爲正紀題授副總兵翕然推重良玉所部四十八營皆心折焉時鼎未有部曲良玉乃以賊中號小秦王尤驍戾者也鼎亦自募得千人遂成一軍良玉屯武昌稍病軍政進止委其子夢庚而心憂其狂使鼎副之奏授都督僉事鼎以是頻用軍事與何騰蛟相酬酢騰蛟亦加禮焉鼎愿樸不習于談謔良玉之東下也夢庚與黃澍謀甚秘未深遣鼎知鼎意亦弗

善也兵至九江良玉死鼎趨起不進夢庚降□鼎去夢庚遠夢庚不能制鼎乘風張帆尾馬進忠後求騰蛟于湖南騰蛟令守湘陰鼎初隸楊左監護諸軍未嘗特將無戰功憲儒術令其子子和寓籍襄陽爲弟子員已而充貢鼎既異儒矜聲譽爲自彊良輔所積輕名爲部曲無能率也進止唯二將意遂自湘陰退屯長沙騰蛟又遣守茶陵江西寇至不能禦復退屯衡州二將益桀驁虐劉士民歎長吏爲荼虐鼎深惡之無如何往往以詞色相誚詰二將皆怨患永曆元年夏湖南陷鼎走桂林郝永忠與相厚善鼎以二將不用命語永忠永忠曰吾當爲兄處此因大會諸將

永曆實錄卷九

六

按永忠至鼎怒責二將叱擒斬之永忠故從旁勸沮各杖之五十二將畏永忠忍受杖鼎乃率軍出嚴關冒雨衣箕笠入敵壘閉哨探乘柵晝夜守二將不敢卻避釋式相嚴起恆皆倚重之屢勅褒美加總兵官左都督封宜章伯已而永忠掠桂林走柳州鼎懼二將叛降亦退屯義甯永忠日益西鼎孤無援二將深怨鼎謀欲殺鼎子和繇職方主事屢加僉都衛自監其軍稍依瞿式耜爲重諸將櫛比二將莫能逞然坐食柳桂閒邑邑無生氣鼎憂憤成疾亦以宿將故晉封宜章侯永曆四年冬桂林陷自彊良輔挾鼎走明年春遂夜起圍鼎及子和戕殺之舉家無噍類良

輔降於□自彊去依忠貞營死於西山

王允成字樂安遼東人以行伍起家隸左良玉爲副將號鐵騎王左夢庚降□允成與馬進忠逸上岳州就何騰蛟騰蛟令守岳州允成雖宿將而屢見摧敗志氣沮茶不能有所捍禦騰蛟出師不利馬進忠屯湖西允成遂退屯湘陰寄帑於湘潭爲趨避計時騰蛟糧餉不給徵義餉於民過舊稅三倍復開告許餉傾殷富產諸將斂之割弁四出召募姦民且裹抹額夕掠鄰右湖南千里炊烟幾斷前僉都御史益陽郭都賢傷之爲咏雪詩云四望郊寒連島瘦一天白起奈蕭何何騰蛟聞而銜之時都賢隱居安化

永麻實錄卷九

七

之石門山蒔花種秫頗有佳致騰蛟一日謂允成曰吾病固不能任勞劇旦夕思休安得如郭天門營石門積金粟可贍數萬人支十年山徑險絕□卽至不能攻入任痛飲擁姬妾坐待太平耶允成聞之日夕思據石門結砦永歷元年春上大封諸將允成封岳陽伯未幾□兵南□湘陰允成遽拔營走掠湘鄉而西將據石門已乃偵知都賢所居茆菴僅籬無足據者遂趨淑沅間□兵攻湖北允成與沅撫傅上瑞謀遣人納款舉營不知一夕忽下令薙髮所部皆驚恨哭罵逃散過半允成隸孔有德以委順爲有德所憐永歷六年隨有德駐桂林李定國圍桂亟馬進忠呼

允成允成不敢應走告有德有德愕然良久曰汝姑出應之觀彼何所云以報我允成憑堞與進忠語進忠令勸有德降躊躇閒城中火起有德自焚死允成乃啓西門納定國兵允成因言有德以九王子故亦怨□欲反正其殂之死者白鰕子也允成部無一卒隸定國供使令定國尤輕狎之允成鬱抑不得志唯進忠時收恤焉是冬定國與□兵大戰於衡州允成死亂兵中

永麻實錄卷九

八

蛟乞降時降賊數十萬長沙地徧糧少騰蛟不能安插諸降將皆受命已卽渡江去進才以故於賊中爲偏裨不爲高李諸部所齒獨畱屯湘陰奉騰蛟稍謹騰蛟深信愛之兵不下二三萬人多驍悍習戰顧進才肥重昏庸不耐騎射所部亦不聽其約束翱翔巴湘閒騰蛟爲奏授總兵官都督同知□兵南□進才大掠長沙與王允成合營南走淑沅結允成爲婚姻允成故遼人於□中有因緣其降也秘不遣進才聞進才驚奔黔陽西馬進忠復嘗德進才亦出屯桃源進攻辰州屢爲馬蛟麟所挫已而進忠棄營德趨湘鄉進才駭愕不知所出亦南奔寶慶縱兵大掠寶慶

復陷進才走黎靖轉掠沅黔開始馬進忠與王允成合營南來號王馬允成叛降復與進才合屯湖北亦號王馬然允成疲於戰有異志進才葺懦所部多健兒而不能任使進忠凡三大戰二王皆無一矢之助進才屢封襄陽侯永祿四年介詹事唐誠入請進封襄國公與進忠等進忠不悅訴之張同敞同敞為請金章鐵券以示殊異自隆武來朝廷無勸沮之計封拜官爵皆以兵力多寡通奏疏數推薦有無為率而不論其戰功彼此遞相增高虛名浮濫故楚蜀黔粵合兵近二百萬精銳者不下三十萬而離邊潰散以至於亡進才繇黎靖入黔為孫可望所脅奪其軍進

永曆實錄卷九

九

才僅統百餘人為可望效用官未幾杖殺之

永曆實錄卷九終

永曆實錄卷十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曹楊張列傳

馬養麟

黃朝宣附

曹志建字光宇浙江溫州人少落魄居南京傳邸報以食已而應募為楚撫方孔炤材官稍以功次劄授至參將御史劉熙祚巡按湖南用為中軍劄加副總兵遣募兵衡桂閒得二千人與守長沙長沙陷志建隨熙祚走永州賊追及之志建舍熙祚宵遁熙祚見執不屈見殺志建走永明之鎮峽關將入粵粵人拒之乃據關拒守已而張獻忠入蜀志建收永明道州江華謁沅撫李乾德聽部署乾德不

永曆實錄卷十

一

能令志建屯衡州何騰蛟開府長沙志建與黃朝宣交惡騰蛟方寵任朝宣乃檄志建援江西志建怨志驕戾攻殺遠安郡王於郴州騰蛟不能問已至吉安會吉安佃客奴子作亂號剽平王劫殺主人江督萬元吉檄志建討平之以功授總兵官都督同知凡賊所掠金帛器賄志建盡獲得之以是富甲諸將居江楚界無鬪志吉贛陷志建退屯郴就餉於騰蛟湖南繼陷志建背鎮峽關險僻為不爭之地仍退據之益募兵凡數萬人上居桂林倚志建扼平樂封志建保昌伯何騰蛟復全州檄志建出師志建乃攻復永明江華道州置遠會騰蛟圍永州與□將余世忠戰屢

控之自叙其功奏上晉封保昌侯勅賜便宜行事志建遂
建遣守令盡收永屬租稅爲己用騰蛟所委郡邑有司及
部選者皆遏抑不聽入境又遣偏將歐正福收復桂陽郡
州建官徵糧如永州騰蛟窘怒上言上初踐阼時勅臣爲
御中軍總理天下兵馬錢糧今臣蹠血行閒諸將頡頏不
受節制臣乃思王言久而彌新請遵前勅志建志乃盡褫
其銜凡章奏皆自署戴罪立功自願爲民臣曹志建每對
客言吾宿世爲燃燈佛師瞿曇李耳仲尼皆吾弟子行況
今之坐而自大者曾何足比數也其狂嫚如此永州下志
建怨騰蛟盡斂其兵退屯甯道郴桂閒騰蛟沒於湘潭乃

水麻實錄卷十

遣部將惠延年歐正福下衡州已而堵允錫以忠貞營之
兵敗於衡州南走郴志建以允錫於路殺允錫部將王一
賓坑其卒三千餘人於道州脅允錫至鎮峽關窘辱之將
加害焉瞿式耜遣太僕少卿張尚給事中吳其磊抵關諭
解之會富川義俠何圖復開道迎允錫至其署資送詣闕
志建怒舉兵圍其署圖復固守殺傷志建兵甚眾連兵八
月不解詔遣錦衣衛指揮吳繼嗣諭志建罷兵志建誅繼
嗣誘圖復釋兵詣志建謝過遂磔殺之破其署殺掠無遺
惠延年者素忠鯁與志建意異允錫之逸也延年與知之
志建含怒思殺延年會□小王子率眾攻鎮峽關延年曰

水麻實錄卷十

三

吾死曹公手無贖死□手乃披堅陷陣自辰至申戰數十
合殺傷相當延年死之小王子力盡退走而志建之精銳
亦盡矣馬進忠以麻河功晉封鄂國公志建援以請晉封
永國公嗣是諸帥無不公者鎮峽關四面皆嶺志建始至
稍以恩結之頗相倚以安及志建兵益眾遂陵轢諸嶺永
隆四年秋□孔有德來攻舍永明縣縣閒道徑趨關下志
建方督眾力拒之羣獠導有德自峇後絕壁下眾遂驚潰
士卒死者萬人志建僅以身免有德收其精金百萬計志
建走賀縣焦璉往赴之資其器備志建收餘眾尚二萬人
據山作砦益怏怏不逞鞭殺中書舍人劉大樸械監軍僉
都御史朱嗣敏嗣敏已死志建亦病沒部將汪大捷雷
兆聖歐正福繼眾自保李定國復湖南大捷以師附之隨
入滇不知所終

楊國棟四川成都人字瑞字自云籍本新都故相楊廷和
之族孫少應募從征奢崇明爲把總已隸熊文燦爲材官
漸積功次以援勦參將領馬步軍千餘人從鄧撫王永祚
守襄陽李自成破襄陽國棟南奔王聚奎檄召守長沙爲
張獻忠戰敗因與參將湯有光走郴州保吉王入廣東張
獻忠入蜀國棟偕有光收郴耒遂北屯長沙國棟武勇不
足而於諸將中獨自簡束好聲譽喜文雅曾隨鄧玘援勦

募屯之爲人馭兵嚴不令侵苦百姓時楚賊新退撫馭無主諸軍星散畏左良玉之相併皆屯湖南沅撫李乾德無遠計奏請盡蠲民糧稅而不慮軍食之無資故諸軍皆寄食於民不厭則掠民以食國棟獨嚴禁其軍樵採不敢出郭部卒以是大怨之大譁而逃國棟失軍閒居長沙堵允錫雅重之及南都陷允錫解學政募兵勤王聘國棟爲總統國棟募兵湖北有馬數百匹卒三千人允錫題授署總兵官都督同知從允錫攻荊州不克退守當塗上卽位擢總兵官挂鎮朔將軍印當德陷國棟從允錫與馬進忠屯永定衛國棟與牛萬財據山而守遊騎來攻輒擊卻之

永曆實錄卷十

四

馬進忠出師國棟萬財尾其後與收當德麻河之戰舟師來攻國棟伏下流要擊大有斬獲允錫承制鏤印填空頭勅封國棟武陵伯數月乃上聞廷議從之進忠兵潰而國棟亦南奔屯邵陽山中時允錫別用王一賓彭壽年向文明爲親兵國棟自爲軍不隨允錫進止湖南復陷國棟退屯桂林瞿式耜安插之授餉國棟遂依式耜式耜奏晉武陵侯國棟和諸喜與諸文士交恂恂自下部卒貧枵茶食不給多爲諸營傭保國棟約束之如故所至不爲民患然以是亦不能得士心嘗退胸未嘗與敵一相當永曆四年孔有德桂林國棟與馬養麟守海陽山有德攻

大榕江望國棟旗幟而過之徑搗桂林國棟乃走柳州已扈上入南甯孫可望叔上入興隆國棟依土司結營自固爲兵所拔死之馬養麟亦自柳走南甯爲追兵所圍戰不勝死之養麟湖廣鄖陽人從何騰蛟爲副總兵復東安祁陽轉戰衡州有功官都督同知封藍山伯

張先壁雲南臨安人應募隨總督尙書傅宗龍軍前自効稍積功次爲援勦參將隨楚撫宋一鶴守顯陵加欽依副總兵承天陷南奔武昌張獻忠破武昌先壁走岳州王聚奎巡撫湖南聚援勦兵十三營守長沙先壁其一也先壁所部近三千人號演奇營頗習戰與張獻忠戰於羅塘河

永曆實錄卷十

五

先壁陷陣有斬獲賊稍退蜀將孔全斌遂縱火潰逃先壁乃走自寶慶入武岡依劉承允承允待先壁不以禮已而李乾德檄同承允攻復寶慶先壁軍先登承允尤忌之乾德撫偏沅承允其屬也獎承允抑先壁已甚先壁無所容怨乾德率其兵東下屯茶陵乾德無以撫輯之先壁亦因不聽命自募兵就食民閒大爲民擾何騰蛟開府長沙調先壁先壁自爲乾德所不恤餉餉絕掠野而食者兩年矣騰蛟餉之先壁遂依騰蛟騰蛟議出師武漢調諸將先壁與承允皆集長沙先壁以宿隙因事與承允競騰蛟有先壁承允怒歸武岡先壁懼承允之終圖己益召募兵踰五

六萬多爲營號以抗承允然大要皆竄農叛僕固不習戰
隆武二年思文皇帝欲出楚騰蛟分遣先壁及郝永忠爲
左右部率師迎駕令先壁自攸縣出永新與永忠會於贛
題授總兵官都督同知然騰蛟實不欲先壁行遂次攸縣
不進承允元年長沙潰陷先壁西走寶慶劉承允疑其圖
已遣兵禦之先壁畏口兵追不敢與承允較趨新化走淑
浦入沅上疏自理言臣無離承允心且不敢犯輦轂方思
與承允洗心洒血扈陛下於艱危而承允猜忮狠毒迫臣
於險臣心無以自白請與承允面質承允執其使磔殺之
馬吉翔阿承允意矯旨切責先壁先壁繇是益驕恚屯黔

水學書錄卷十

七

楚閉僂蹇不通奏謁武岡陷承允降上乃降勅聯絡先壁
封南甯侯湖南復先壁望騰蛟之招致已而騰蛟方爲湖
北潰兵所翦不及調用騰蛟沒先壁益無所望朝廷無以
收之先壁擁眾據鎮沅奪民田以耕日與苗夷相讎殺日
益疲孫可望出貴州矯勅徵先壁先壁遂附於可望承允
六年隨劉文秀出蜀攻保甯結筏爲橋濟師令先壁斷後
先壁弟先軫患其兵之退怯斬筏橋而不以告援兵至
文秀糧盡退師將據水南結壘橋已斷兵洶懼兵乘之
大敗溺死者無算文秀械先壁歸見可望可望杖殺之
黃朝宣亦臨安人魁岸有膂力與張先壁俱爲傅宗龍親

水學書錄卷十

七

兵牙校有卒千餘人宗龍陷沒展轉諸督撫閒稍立戰功
部曲漸眾爲援勦參將隨宋一鶴守顯陵號滇廣營承天
陷奔武昌楚王聞之城守張獻忠攻武昌朝宣與牟文綬
迎戰於新南門殺傷相當俄而城陷遂走湖南王聚奎與
守長沙長沙潰陷朝宣與先壁連營奔武岡與復寶慶劉
承允忌之譖之李乾德乾德不爲恤理驅令屯衡州候調
遣乾德至衡州聞京師變恒懼遽歸沅州置朝宣不爲安
插朝宣不知所適先是攸縣賊劉奔保據燕子窠下湖南
兵巡道高斗樞討平之地爲甌脫至是有告朝宣形勝者
朝宣遂往居其中益召募結砦自固漁食湘東諸邑何騰
蛟至長沙朝宣以軍來謁騰蛟喜行拜將禮命爲總統朝
宣遂驕恣剽掠四出募兵官目幾數千人榮備僇僕皆收
爲兵殆將十萬田野爲空長沙既重兵屯集朝宣畏其偏
而騰蛟意移待朝宣出諸將下朝宣乃自請出袁吉爲長
沙東護每月輒驅疲卒萬人掠萍鄉永新萬載遇敵則殲
又招罷民補之上卽位王馬盧張郝皆用騰蛟薦掛印充
總兵官朝宣不與薦列上特勅授署正總兵都督僉事朝
宣怒遷怨於民謂民之訟己以致騰蛟之輕也民稍觸其
怒者卽磔剝之騰蛟不能問承允元年二月長沙陷兵
直取燕子窠朝宣棄營走衡州遣使詣孔有德納款約屯

衡州以待有德至朝宣不時迎又盡髡其髮有德叢矢射殺之朝宣初以勇健聞歷數十戰視諸將爲最乾德騰蛟先後操縱失所因遂驕竄黃州黃惟鍛本猾吏教之募兵爲虐民受其毒者倍張先壁故其死也民皆快之

永曆實錄卷十一

卷十終

永曆實錄卷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金王李陳列傳

李元胤

劉克安附

金聲桓字虎符陝西榆林人起羣盜號一斗粟擁眾萬餘降於左良玉良玉部四十八營聲桓爲之長宏光中授總兵官都督尋隨良玉東下與左夢庚俱降□同劉良佐高進庫攻陷南昌隆武二年陷吉安贛州良佐還師□授聲桓提督江西右都督與王得仁守南昌別令高進庫守贛州聲桓部卒約三萬人王得仁眾將五六萬馬數萬匹甲械精好聲桓居恆邑邑思本朝開與得仁言輒歛歔不自

永曆實錄卷十一

禁得仁故父事聲桓聞言亦泣下永曆元年夏得仁遂舉兵殺□總督巡按鎮守□□兵皆殲聲桓望西南拜表反正先是思文皇帝遇難於亂軍中存亡未著民間猶傳脫走入粵得仁與姜曰廣所假勅猶稱隆武三年封聲桓豫國公拜征□大將軍已而收吉安義軍乃知上卽位於粵遂遣幕客雷德復入奏聲桓故隨良玉駐武昌同騰蛟嘗題敘之至是命德復便自楚報騰蛟時上在甯甯楚粵道梗德復以章奏藏佛經梵夾中自爲僧裝閒行達桂林見騰蛟騰蛟驚喜卽填空頭勅鑄銀印開道遣使仍封聲桓豫國公總督南浙江閩便宜行事使先達聲桓拜命已德

復至南甯詔封聲桓昌國公聲桓曰吾以豫國舉義人知有豫國而不知有昌國辭後勅請如騰蛟勅上許之爲加勅行聲桓既反正乃遣使諭高進庫以屬禮下符檄進庫怒守贛州不下聲桓復遣客至武昌勸口總督羅錦繡降時孔有德還師去楚未遠錦繡以爲疑然已密遣優人具冠帶袍笏矣聲桓兵勢彊盛江右人士習誇大四出呼召閩楚南畿皆震動王得仁欲出屯九江脅降楚師固守江面聲桓曰進庫未順行且躡我後當收贛而後北出師爲萬全遂南圍贛州進庫已閒道走蠟書請援於口得報命益嬰城守彌月不下十一月口談泰率八固山之兵抵

永麻實錄卷十一

二

安慶九江守備單弼遂得渡江廣信饒州復陷遂進攻南昌聲桓大驚遽撤贛州圍留劉一鵬守吉安蓋遇時守袁州扼贛州兵而已與得仁馳歸南昌部署未定口已傳城下聲桓與曰廣謀齋發吳宗周詣行在朱謀聖詣何騰蛟所求援口築長圍掠舟據章江下流聲桓出兵與戰互勝負城中糧少曰廣欲出百姓保鄉村就食而盡城中積貯以贍兵議未定忽一僧負蒲團趺坐得仁門外求見得仁客與語曰公等所爲上應天心敵固不能久因我臘月初嘗有內亂敵且潰走公尾其後蹴之於江敵日殲吾已出世外無所求於公但聞公等且遣百姓四出當爲敵掠殺

大士遣我就公求活此大眾公無憂口也得仁引見聲桓踟躕未信僧登堞望氣曰某日敵富有若干騎犯某門當以某旗出某門應之則勝至期敵果至如其言僧從城上舉佛號幡麾之敵師走追及頗有斬獲他日又如其言五戰五捷不如其言以他色旗自別門出僧亦不舉幡於堞則敵盡死闢城中兵印收江西人好鬼喜言禪祥翁然尊信之聲桓得仁皆膜拜奉爲師遂聽其言盡發倉粟沿門貸貧民糧遽盡十二月圍益堅聲桓部將王天雷疑而驗之知其爲謀也搏僧殺之而城中已大餒無從得食矣乃馳檄趨袁吉糧一鵬遇時各遣舟運米赴之敵舟滿江岸

永麻實錄卷十一

三

糧舟屯市以不敢進因密約期舉布帆沿岸行城中出鐵騎護之敵又已謀得其實遣勁卒扼糧舟於豐城而自以土壓舟舉布帆循岸行城中發騎兵往迎稍泊開舟中兵猝起攻迎糧者皆殲之乃徐撤扼糧兵放糧舟進城中見布帆不敢出迎盡爲口獲緣是閉門坐餒不敢以一騎出矣一鵬遇時率兵進援皆屯豐城不進上聞江西圍急詔李成棟援之成棟遣問可義以騎兵五千先往至南安爲高進庫所扼不得達成棟自帥師繼進次於信豐何騰蛟亦以圍永州未下兵不得發永麻三年正月騰蛟至湘潭乃齋發堵充錫率忠貞營往援至茶陵不進二月城中糧

盡殺人而食聲桓惠開東門縱百姓走因道掠之談泰知之解一面圍縱走者城中兵見走者得免遂潰聲桓不能禁殺妻子焚廨舍自刎死南昌復陷劉一鵬奔撫州收餘卒依揭重熙蓋遇時奔鄱縣已而復降於□朝廷聞聲桓死輟朝致祭贈榆林王諡忠武

王得仁陝西米脂人頭早白號王雞毛起羣盜爲李自成驍將所部兵皆精銳自成渡江死於雷州得仁已先馳至南瑞閒因不得與高李同降金聲桓降□守南昌得仁孤寄遂舉兵附聲桓事聲桓爲父聲桓爲請於□授副總兵協守江西得仁與聲桓益收諸潰軍凡左營降兵遣發歸

永曆實錄卷十一

四

農者皆投聲桓自成餘兵潰入江西境者則投得仁合兵逾十萬聲桓居邑邑恒與得仁言本朝舊事則欲歔泣下得仁感動思反正乃密遣客求姜曰廣所在道意並收爾藩諸宗及人士有志意者入其幕從容喻意吳宗周朱謀聖錢匡日從與之得仁數勸聲桓卽起聲桓鄭重未遽應會□遣董御史者按江西得仁察聽庭參不爲起又索其歌妓得仁未卽遣董御史怒罵曰不聞□□有借妻例耶吾行索得仁妻侍寢何況歌妓得仁聞之按劍起曰王雞王作賊二十年然自知有男女之別安能一日隨犬豕求活耶遂召諸客人議染黃紙草勅以蠟刻廣運寶拜聲桓

豫國公得仁建武侯使客馳馬扣得仁門稱有密報入良久客冠進賢冠衣袍帶捧勅印鼓吹詣聲桓署稱詔使至令聲桓迎精兵數百人披甲露刃隨其後環聲桓轅榮開已而舉營皆披甲介馬登陣謹譟聲桓良久出客捧詔自中道入登堂南面立呼聲桓受詔聲桓乃下拜登受得仁遽褰笠帽取冠帶爲聲桓易服已率諸軍拜賀歡呼聲如雷聲桓執得仁手曰吾有此心固在公先所以踟躕者欲積芻糧治舟艦南結高進庫西約何老師當一鼓下金陵耳今事未辦公遽起雖然吾不可以負吾夙心是日擒董御史磔之下令所屬監司守令仍舊官治事聽請朝命事

永曆實錄卷十一

五

聞詔授得仁太子太保左都督封建武侯如其自署聲桓南攻進庫得仁欲北守九江圖武昌聲桓不從□兵至與聲桓距堙而守屢出戰皆殊死關糧盡援絕城潰聲桓自殺□兵入郭得仁巷戰死於陣贈建國公諡武烈

李成棟字廷玉陝西蒲州人起羣盜就淮鎮降屢官至總兵官都督同知□光中領兵鎮徐賴□兵渡河歸睢陷成棟南奔南都陷遂降於□隨貝勒攻福建已乃授廣東提督率兵攻廣東會唐王聿錫稱尊號居廣州與今上亢兵皆西禦成棟乘虛入遂破廣州盡陷東省西侵破梧州平樂□以修養甲爲廣東總督王芋爲巡撫同成棟守廣州

耿獻忠爲廣西巡撫扼梧州成棟部將閆可義杜永和張月楊大甫馬寶璽方策皆悍勇善戰騎兵將二萬步卒如之懸軍東南馳驟無所詘初西攻肇梧時破丁魁楚於岑溪得總制兩廣印藏之不繳永祿二年江西反正成棟聞之心動前給事中袁彭年降口爲廣東學政副使與成棟相得稍稍以詞色挑之成棟不應而面色甚愉養子元元力勸之成棟與元元登越王臺語三日元元涕泣陳大義益切成棟乃拔刀起曰事卽不諧自當以頸血報本朝歸署有妾故松江院妓也揣知之勸成棟尤力成棟不語而歎妾曰公如能舉大義者妾請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

永祿實錄卷十一

六

遽拔刀自刎成棟益感憤命元元迎袁彭年入卧內決策六月朔成棟易衣冠望闕拜表捕佟養甲親標遼兵千餘人屠之脅養甲降養甲不得已聽命成棟出所藏總制印几章奏檄移皆用之發兵守嶺招耿獻忠以梧州歸順遂具疏迎駕親征上封成棟惠國公總制江廣閩浙養甲漢城侯兵部尚書擢袁彭年都御史洪天擢曹璽耿獻忠俱列九卿成棟之迎駕也徧致書於朝士皆有贈遺王化澄朱天麟以下皆欣躍爲勸上駕驛式起疏請西出齎發給事中蒙正發陛見抗爭成棟復遣杜永和來扈蹕正發與廷爭之語侵永和永和出怒目睨正發曰此曹倚未獲髮

相傲誚吾將執而彰其鬻廷臣遂就給事中歐陽霖上言成棟輸忠効順所不忍忘者君臣大義耳今永和恣睢闕廷辱天子諫官君臣之分謂何若黃永和永和不問則成棟精忠且爲永和所掩又何以號召天下之忠義哉上釋不問霖挂冠去九月上遂幸肇慶成棟修行闕下官署飭城堞具防衛朝廷始有章紀上至肇慶成棟與賓客習所以奏對述己忠悃者備悉及見上溫顏接之賜坐慰問再四成棟俯首戰栗唯唯起叩頭趨出客問公今日何無一語奏對耶成棟曰吾武人容止聲音雖禁抑之猶覺勃勃更爲之言說動上聽睹將無非人臣禮乎上特勅拜成棟大將軍大司馬命有司築壇親臨授鉞成棟拜疏懇辭上不聽

永祿實錄卷十一

七

成棟遂拜表辭闕輕舸下廣州上遣吏部侍郎吳貞毓追勞之兼視其師貞毓乃與何吾騶毛毓祥比說成棟迎上居廣州貞毓張皇之以脅廷臣上遣兵部侍郎劉遠生催成棟出師援江遠生因謂成棟曰駕駐廣州則爵賞征調人疑有私無以服江楚諸將吏心成棟起謝曰非公教我幾爲吳少宰所誤內外始益知貞毓之姦十一月成棟遣閆可義率騎兵六千援江至南安與高進庫相持未下成棟自治兵於廣州益募水師將繼進時馬吉翔交內侍夏國祥以中旨進退九卿臺省成棟聞之密疏上言恩威不

出陛下而出旁門宰相不能執票擬之權匪人濫進貨賄
公行臣恐朝廷威福窮而闕外亦無所奉繫社稷存亡之
大非細故也臣不敢不言而不敢昌言以涉遙制朝權之
逆跡乞陛下留此疏於宮中清晏則取而視之裁恩倖定
黜陟伸威令臣雖死沙場固所深願而不恤也疏入吉翔
懼稍戢乃搖動上聽謂成棟將奪上耳目黃語四布在廷
咸疑十二月成棟自帥兵出嶺北將入見請進止吉翔益
危詞達宮中謂將盡廢閣部大臣而以廣州降吏代解散
上履蹕親兵以已卒充禁直且如董卓朱溫事內外洶洶
刑部侍郎朱盛濃故馬士英私人也信吉翔語遂揣合成

永曆實錄卷十一

八

棟心疏言宦者典兵古今弊政龐天壽統勇衛兵三千臣
恐甘露之禍發於旦夕請亟罷之天壽所領兵實不過千
人爲宮門掖微聞者蓋知盛濃之妄而益疑出成棟意成
棟固不知也兩宮搖惑猜阻既甚上遣鴻臚卿吳侯勞成
棟召之勅無決召意侯與成棟語胸襟澀如有所怖成棟疑
馳問元允元允乃以故告成棟歎曰吾初歸附禮當以元
旦詣闕賀正且此行也誓死嶺北願見上一決因與公卿
議善後計及請催楚師出郴嶺開相應援乃羣小洶洶如
此吾不能剖心出血且坐受無君之謗徒以血肉付嶺表
耳除夕泊三水馳疏稱警報迫不得入朝望闕大慟涕泗

還去曰吾不及更下此峽矣元允以其事聞在廷稍知其
誣吉翔猶游詞蔽上上弗知也三月江西陷高進庫無北
顧憂盡銳擊成棟軍於信豐成棟與鑾戰門可義戰死將
士多死傷糧盡杜永和請退師成棟索酒痛飲舉觥投地
曰吾舉千里効忠迎主天子且築壇欲以大將拜我今出
師無功且胸縮返何面目見天子耶控馬引弦渡水將突
敵營不擇津溪亂流趨敵墮淵水溺死杜永和斂軍退守
南雄計聞上震悼輟朝贈太傅贈夏王諡忠烈設壇於天
壇寺親臨祭之而以其軍俾永和總統之成棟無子養元
允爲子封南陽伯

永曆實錄卷十一

九

元允字元伯河南南陽人本姓賈故儒家子李成棟爲盜
時掠得之養爲己子從成棟降口破廣東元允貌輕脫而
心計密膽有器量稍讀書知大義成棟之降元允尤快快
永歷二年金聲桓反正成棟以爲憂元允從容進曰大人
何憂卽事不可知不過爲金將軍耳成棟色動他日復進
曰萬一金將軍以尺書至大人當如之何從之則必屈於
金將軍不從又不能懸軍萬里爲類守海嶠成棟乃與
登越王臺敷匱藉草語三日元允遂召袁彭年入成棟臥
內語竟夕遲明遂冠帶拜表舉十郡七十餘州縣籍兵十
餘萬歸附上既封成棟惠國公授元允錦衣衛指揮使加

左都督上至肇慶成棟辭往廣州治兵出嶺表元允留以本官領標兵二千爲禁旅與龐天壽馬吉翔分督扈衛元允續密謙抑終日語不及朝政未嘗奏薦一文武官吏唯楚黔粵西諸將奏使至則款結之爲國家收闊外心以馬吉翔事上久傾心與好吉翔固弗喜也吉翔納交宮禁輒以中旨授僉都御史及郎署官袁彭年金堡奏裁抑之吉翔怒欲傾彭年堡元允不平以告之成棟且曰請大人以密疏諷上勿露章令人謂我父子遙執乾綱也疏入吉翔益怨元允然元允自朝請外不一問國政吉翔不能持其長短終養甲以被舊歸順授兵部尚書居嘗快快不肯任

本原實錄卷十一

十

部務退居廣州密遣人北歸自理兼約爲內應事露成棟欲攻殺之元允密白成棟曰養甲秩九卿而大人以意殺之不可乃密奏上召養甲理樞政養甲至以疾辭再三元允乃詣養甲曰公初內附無功而居八座受侯封殆將不可公何不請屯梧州部署梧鎮兵自懷集出楚與何督師合則與家君東西犄角爲行在張兩臂大勲可成也養甲大悅冀得擁眾自楚開道北歸因奏請西出師元允密奏上允之賜尙方劍總督楚粵臨發元允臨江送之殷勤尤至養甲舟次都城驛元允入奏曰養甲偃蹇稱病而聞出楚則踴躍就道其叛審矣遂請以禁旅兵追誅養甲夜縛

本原實錄卷十一

十一

舟次矢集蓬窗養甲乃寤遂殺之殲其口口親丁數百永歷三年春成棟戰死杜永和收兵歸嶺南上推成棟恩封元允南陽伯欲令統成棟軍元允奏年少望輕不可居諸將力辭乃改命杜永和爲總統諸將不輯馬寶輩方策退屯德慶楊大甫退屯梧州不受永和節制大甫尤桀驁不遜縱兵掠居民劫行舟殺黔楚奏使上大怒切責之大甫遂遣忠貞營叛將劉宗敏劉希堯欲叛降元允知之因馬吉翔入奏曰大甫在輦轂側輒恣殺掠明詔責之而遽欲叛不亟誅之何以令四方請下溫諭召大甫令與永和分將大甫幸與臣無隙臣親齎往召之必至即顯戮之闕下可無費一矢力也上乃授元允勅元允入大甫軍誘之大甫果赴召詣闕情憤自以爲奪永和軍元允馳密奏請召杜永和張月各以軍至永和伏師靈羊峽輕舟入見月亦輕舟至與大甫偕泊江干薄夜月乃潛軍從南岸泝上流扼大甫西黎明大甫與永和月陛見元允吉翔侍上汎慰勞已召大甫升稍詰責之吉翔色動大甫覺方拜伏次遽欲起元允自後奪其佩刀大甫走近御座將劫上吉翔失聲而走元允大呼楊大甫不得無禮蹴其背仆之衛士乃縛大甫出宮門詔至縊殺之大甫軍亂月軍自西下永和自東上皆鼓譟露刃與相持元允朝服單騎捧勅

入其軍中大呼有旨殺大甫一人諸兵將不問坐○案宣
勅軍乃戰大甫戮寶方策斂手自請爲御營親兵忠貞營
在潯南亦下令禁侵掠永歷四年春○兵○梅嶺羅成耀
棄南雄走上將棄肇慶西奔杜永和奏請留駕馬吉翔言
永和將劫上兩宮震懼元允曰永和所以欲留駕者謂不
當輕動廢軍心耳元允在永和其敢挾駕以懷貳心乎泣
諫上不聽勅留元允守肇慶督兵援廣州元允請扈駕行
吉翔欲因上西幸挾陳邦傳諫異已恐元允撓之乃自請
與元允援東以止元允之西吉翔實無東援意徘徊不進
已乃稍出次三水羅成耀已密納款於○請取肇慶自效

永曆實錄卷十一

三

僞以舟師來會元允偵得其情密奏請除之上密勅元允
誅成耀元允佯與成耀交好語次稍誘之成耀微露情實
一日成耀過元允飲馬吉翔在坐中酒令汎舟中流元允
素好諧謔忽起倒拽成耀繩牀僵元允壓成耀胸梓其脰
吉翔不知猶曰誰何惡也其左右遽拔利刃割成耀喉刎
其首吉翔驚仆元允徐掖之起以勅示之曰有詔令元允
斬成耀而令公收其軍移尸滌血行酒歌吹如故已而吉
翔召成耀中軍官示以勅元允已督舟師遏下流成耀軍
不得奔皆就吉翔降元允凡三斬叛將決機俄頃而皆先
請勅行事不自專也上既至梧州詔獄起邪黨挾陳邦傳

並疏攻元允元允乃請入見奏曰言者謂臣黨金堡等臣
父自○中歸順堡從黔楚來從無交往袁彭年與臣父子
同謀歸正陛下自擢彭年都憲臣父子不敢以一字薦彭
年功彭年堡自行其志於臣何涉臣父子自以歸順功蒙
不次之賞何求於堡堡開闢從王而登籍十年官止七品
抑思文皇帝所授也堡亦何藉於臣父子而爲之援今援
師還道臣旦夕與廣州俱碎臣父死臣且繼死而言者必
欲中臣不知何心因伏地痛哭曰諸臣從皇上幸而成取
富貴卽不幸固有餘地佟氏世仕○中固山公侯文武大
吏將數百人臣爲陛下手刃佟養甲豈復有餘地求活耶

永曆實錄卷十一

三

臣誓以死報國家如此其決而猶謂臣結黨欺君臣不足
恤恐天下懷忠憤之心者將以臣爲戒矣復大哭不能起
上命高必正掖之起必正亦爲之墮淚元允請必正與己
會師東援必正感其意請行吳貞毓尼之不果元允歸肇
慶日約馬吉翔陳邦傳出師不聽元允孤軍進敗○兵於
西南驛已而廣西陷上奔潯州陳邦傳大譁而西吉翔亦
託扈駕去元允歸守肇慶十二月杜永和張月奔入海廣
州陷元允走鬱林○兵追圍之迫元允朝服登陴西向拜
哭曰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因自刎死廣東復盡陷於○
陳友龍直隸上元人與劉承允同起行伍爲承允標將短

小南門步走日行三百里性嚴急慣戰隨承允征黎平苗友龍嘗先登破苗砦執叛苗則生剝之爲羣苗所畏呼爲五閭王隆武元年承允下長沙議出師復武岳承允意懦而忌張先壁假以苗亂歸武岡留友龍率偏師隨何騰蛟屯湘陰騰蛟輕齎金幣歸黎平爲承允所要挾長短以制騰蛟騰蛟子文瑞居家踰法承允輒折抑之騰蛟以是惡承允會有查和尚者假稱宏光皇帝入沅州舉人高士美率眾推戴之騰蛟聞知不能辨亦遣使問起居僉都御史鄭逢元發其姦已擒伏誅騰蛟所遣使弗知也猶馳傳行過武岡爲承允所得以誚騰蛟騰蛟積不平遂裁抑友

永曆錄卷十一

南

龍軍食沒其功次承允乃召友龍還師歸武岡承允軍號十萬率調衛所額軍占籍自雄其習戰者唯友龍一軍而已永曆元年承允迎上居武岡大推恩諸將友龍拜宮保都督同知八月口孔有德武岡承允撤紫陽戍兵守石羊渡友龍扼險要背山而陣有德攻之三戰皆爲友龍所大挫方馳級奏捷承允遣至周覽壁砦聲言良久令開壘勿戰馳密奏勸上出奔而遣人詣有德約降有德方憚友龍疑不肯違受而承允已下令剃髮自詣有德營門獻印劍矣友龍舉軍大慟乃投戈剃髮有德以是遲兩日乃入武岡故上得逸去有德宴諸降將自持酒飲友龍曰使諸

永曆錄卷十一

五

將皆能如陳將軍吾安能至此有德既深重友龍令舉兵攻靖州黎平皆陷之並撫諭諸苗皆降遂令鎮守黎靖友龍固無降志承允知之密告有德曰王欲用友龍當有以絕其歸明之路何騰蛟母妻子姓居黎平誠令友龍捕送王所以招騰蛟騰蛟可致則致之不可致則友龍必永絕於騰蛟有德喜從之立檄友龍捕送何氏無少長不得有逸友龍見脅捕騰蛟庶母妻妾數輩送有德軍中騰蛟聞之爲發哀制服稱其妻已殉難詔賜祭加贈諡有德既北歸友龍屯黎平收土漢軍益張僞令人告口靖州守將曰友龍將反諸軍皆不欲從今已密疏通粵西若許我輩自新當以某日縛友龍詣城下獻功靖守將喜懸賞待之及期縛一人前行諸軍擁之至靖口將開門受之友龍雜小校中拔刀摔口將曰身是陳閣王爲索汝頭來耳斬之麾兵擊城中遼漢兵千餘人皆殲遂收黎靖沅州黔陽平溪清浪鎮遠竿子東攻武岡拔其城取守將頭祭傅作霖遂圍寶慶破之不逾月復城二十餘斬首口數千口將魏口帥兵來爭寶慶與戰大破之遂復湘鄉馳檄治兵將下長沙選練苗漢兵眾殆數萬輯殘黎儲芻粟郡邑安堵事聞勅授總兵官左都督封達安伯何騰蛟素惡友龍以庶民妻妾故尤怨之且聞其復湘鄉恐其先得長沙而騰蛟

方國永州未能下念無以制友龍者郝永忠方屯柳州騰蛟使謂永忠曰諸將出楚皆立大功將軍獨深壁柳州將爲諸將笑今予自率滇曹兵下永衡王馬諸部出辰嘗爲將軍計唯有靖武一路可出耳陳友龍收二十餘城富甲諸將金粟可坐食十年戰友龍之與戰口雖易亦易知且彼自以得上封拜怙天子爲安不虞人之見襲可一鼓破也吾妻妾皆死於友龍之手將軍於我師生誼最厚獨不能爲我一報乎盡友誼取大功收厚利據樂土在此行也幸勿以友龍新受褒賞爲疑將軍誠據寶慶待我而下長沙雖殺友龍朝廷其不能致詰於將軍審矣永忠軍方困

永曆實錄卷十一

未

於食得騰蛟報大喜卽捲甲趨古泥卽貽書友龍言假道自黎平西出黔境往復辰州友龍不爲備永忠倍道馳襲友龍於武岡乃稱奉督師令討友龍友龍兵不得集遂潰敗永忠盡併其軍友龍挾一矛衝重圍走三日夜不得食乃達柳州馳疏訟冤朝廷果以騰蛟故置不問永忠遂大掠黎靖武寶殺百姓以鉅萬計武寶紳士起義應友龍者皆捕掠之給事中金堡自黔陽入奏永忠擊殺忠義賊賊內地破壞恢復朝廷爲騰蛟故覆切責堡騰蛟每對客擲掄曰吾薦拔將帥至五等多矣能爲我効一臂者郝南安一人而已諸將以是怨望解體騰蛟之下湘潭也無一人

從者以及于難騰蛟既沒友龍乃赴闕自訟上召見惻然問之慰問殷勤爲之泣下仍給勅印令收兵復楚西友龍至新甯諸部曲及土漢義兵聞友龍復至皆響應數月間收兵得萬餘人將出寶慶永忠懼乃遣使謝友龍曰吾前得罪于公者非己意爲督師所迫爾今督師沒實自悔艾願自新與公通好因齎遺友龍僕妾馬仗歸友龍以餌之友龍自念受上眷注最篤思恢復自効不欲與永忠久相讐殺致沮大計遂慨然許和永忠乃率輕騎詣友龍營奉金幣交拜酌酒約爲兄弟盡歡數日而別友龍報謁永忠盛張設筵人居次日張樂飲永忠忽自坐梓之起磔殺之

永曆實錄卷十一

未

急攻其軍眾倉遽奔竄追及縱兵擊殺眾皆殲永忠遂引軍走施州入峽友龍死湖南北盡裂遺民至今追思之談者無不歎歎起義應友龍者劉克安最著劉克安武岡人字綬邦世爲武岡鉅族團聚鄉里捍苗賊袁有志作亂起義兵應劉承允誅有志承允結爲兄弟張獻忠陷寶慶克安兄弟捍紫陽固守克安故爲諸生稍工制藝中隆武丙戌鄉舉上在武岡授克安職方司主事武岡陷承允招克安降不聽已乃與友龍應復武岡擢太僕寺少卿郝永忠欲捕殺之克安故結諸苗得匿免李定國下湖南從定國爲幕屬未幾病卒

永祿實錄卷十二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王楊皮列傳

王祥者故大學士王應熊之蒼頭也。光元年詔應熊出督蜀師，開藩遵義以禦張獻忠。祥幹敏有機智，應熊寵任之。假以威福，割授至副總兵。永祿元年，應熊病沒，祥素得其軍要領，遂統有部曲，益收諸潰軍至數萬。已而獻忠遣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略地滇黔，祥不能禦，退壁土司中。俄而獻忠敗死於成都，可望率眾入雲南，不返。顧祥乃復出收遵義，擒斬偽吏定瀛叙，以西以功奏上，遂擢總兵官。

永祿實錄卷十二

右都督驟封忠國公獻忠之在蜀也，殺掠尤慘，城邑村野至數百里無人迹。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畝谷，或采草木葉食之，得生者久乃化為野人，裸處林棲，體生白毛。遇人則搏殺之，而吮其血。祥收川西南，延袤千里，然無安輯，略驕倨，縱意李乾德、范鎮以兵部尚書楊喬然以侍郎朱容藩以副都御史為督撫，祥睨傲其間，不受約束。兵部侍郎程源奉勅聯絡與祥，祥怒繫其勢於馬尾，驅馬以馳，源躑躅仆地，曳踏幾死。故蜀人怨之。兵自破殺張獻忠，即旋師未能收蜀吳三桂居陝西，遙為控制，而棧道橫絕，竟空蜀境。乃朝廷一以蜀事委祥及楊展，祥展卒

不能保險撫民，而范鎮、喬然、乾德、巽、懷、喬然輕率容藩，有小智而不知大體。在再三年，郡縣皆為茂草，行在閣部諸大臣瞞瞞粵楚，開置蜀苦遺，追劉文秀敗於保寧，而全蜀始陷。良可憾也。祥始受封爵，頗感激思自効，屢遣使自平越慶遠進馬進金，中道輒為陳邦傳所劫，奪復輕齎詣關，兼餽問諸大吏。王化澄、朱天麟、利賴之擬旨褒獎，逾量祥素從應熊，知朝廷舊典驟見，詔勅猥襲，已知國家無人，愈偃蹇奏報，罕至設施，皆無意緒。偷安川南而已。永祿五年為孫可望所併，執祥殺之。其軍皆涇刺面，開作王字。楊展四川人，故為重慶副總兵，曾英部曲崇禎十七年張

永祿實錄卷十二

獻忠入蜀，英整兵禦之於重慶，展以戰功，割授副將。為英中軍官，獻忠盡銳來攻，接絕英戰死，重慶陷。城野屠殺殆盡，展收英餘軍，退保山谷。已而獻忠敗死，孫可望入滇，展復出收重慶，郡邑皆赤土，無一民。斗粟可據，退屯川南，以收蜀。出授總兵官，都督同知封宣平侯。時寇退，土荒，廣戶腐骸載路，金帛委野，而無從得粟。斗米至白金十兩，展部曲皆擁厚資，而餒輾轉向番中易糴，糴往還千里，半不得達。展以是勢益不振。時出兵向川北，又絕食而返，退屯川黔間，與王祥相顧，頗屢遣使請命，行在十不一達。朝廷亦無以收之，委全蜀為甌脫地者逾三載。展時齎送蜀中士

大夫赴闕求綏理而蜀人猥陋至則自爲驟遷計無能爲
蜀事畫者趙昱程源寧延泰劉堯佐皆臘九卿臺省西粵
不歸堯佐疏言張獻忠輦金銀至峨眉山瘞之普賢峰頂
宜勅展發齋齋送赴闕以供國用王化澄以爲奇策票旨
行之其俚媒狂誕率此類也永祿四年春胡執恭假勅封
孫可望秦王統理天下文武將吏兵馬錢糧可望得偽勅
卽飛檄召展以兵屬已展得檄馳奏臣茹荼關草爲陛下
收蜀回黔方日望朝廷發遣大臣指授方略進收川北乃
可望忽以檄至舉陛下所有土地甲兵盡授之可望臣誓
不與賊俱生久矣無難焚其檄殺其使出兵東川烏蒙與

永祿實錄卷十二

三

可望爭一旦之命願以可望抄謄勅稿若果出上命者然
是以不敢爾莽爲先發後聞之事今特馳奏請命將無可
望之僞乎抑豈皇上果舉六御以授賊乎如皇上果有此
勅則臣等從此皆可望之臣而非皇上之臣在廷孰爲此
謀以斷送皇上大寶於片紙者乎若命不出自朝廷而爲
可望所僞傳則臣願首戎行與諸勳鎮執大義以討可望
乞賜速爲傳諭以安文武兵民之心時執恭與朱天麟陳
邦傳謀甚秘行在無一知者卒得展奏不知所從上但勅
展朝廷初無此命令展固守封疆勿爲搖惑而已已而在
廷諸將稍知執恭狀吳貞毓萬錫多方爲捍護之莫能

詰也展得旨遂發兵守滇黔禦可望相持久之永祿五年
可望自將盡銳出攻展展屢戰皆敗兵盡潰降展被執不
屈遂遇害

皮熊字玉山四川人幼育於羅氏冒姓羅名聯芳既顯乃
復本姓以行伍起家歷授援勦副總兵宏光元年擢都督
僉事充總兵官提督貴州軍務時天下擾亂貴土粗安熊
通文墨知名義能以節制治軍不爲民擾上漢安之永祿
元年熊惡劉承允之姦欲迎駕未果張先聲入貴開屯鎮
遠據據貴陽自守上條武備奔柳道甫嗣走靖州古泥中
遠近不知上所在貴土恒擢韓王□□者以失國遷流僑

永祿實錄卷十二

四

居貴陽熊厚奉之王納熊女爲妃王故出入思難開稍習
戎伍恆挾關隴健兒自隨至貴頗招募成軍及是遂有監
國心熊亦以乘輿蒙塵爲疑謀之楊鼎和范鑣馮光瑞等
未果已而上出懷遠開道遣詔諭熊事遂寢然已藉藉傳
聞廷臣以是爲熊罪熊勿知也熊援覃恩求封誥中書舍
人吳其鑑當直草制有丸泥封谷夜郎自大語熊乃奏白
流言無根汚辱臣節乞賜改正上從之而心猶弗善也張
獻忠掠地至黔黔中初受兵軍民洶懼都御史楊鼎和御
史馮光瑞皆先走遂至驚潰熊素與水西安氏交好得其
歡心退屯陸廣與安氏犄角賊至不能前熊復入貴陽賊

自畢節人滇黔土少靖川是積功封匡國公熊以韓王事重爲上所疑厭熊故坦易王亦輕率往往因王入奏叙將士勞勩求陞賞朝廷頗多不行以是視諸將權藉尤輕熊亦以身爲守土師無愆勩任遂擁兵晏居不與粵楚戰爭事黔之東北陬與楚塞犬牙者馬進忠張先壁郝永忠王進才往來屯合平越都勻間則有張登貴莫宗文各擁部眾屯聚皆臘封伯爵其西接蜀瀘則楊展王祥時往來掠食熊藉居中以自安而地逼糧少亦莫能自振唯聯絡土漢保境自固而已孫可望自滇出張先壁王進才皆爲所併熊亦不能與爭而不欲下之遂偕韓王退屯水西安氏

永麻實錄卷十二

五

納之可望莫能致居數年韓王薨吳三桂既陷雲貴遣使招水西水西姑陽下之而與熊誓約欲相機收黔以待時丙午歲吳三桂大發兵攻水西滅安氏熊被執至雲南仇直不屈粒米滴水不入口諸降將往省之熊慨論辨稱引古今忠義追叙國家敗亡之故凡八日夜語不絕聲忽反手據牀舌塞大叫一聲而絕

永麻實錄卷十二終

永麻實錄卷十三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高李列傳 牛萬財附

高必正初名一功陝西米脂人李赤心之母舅也赤心者初名過渺一目號一隻虎李自成之族子蚤從自成起羣盜自成僭號以過爲權將軍一功爲制將軍宏光元年春自成再敗於秦繇商雒走襄樊追兵復至自成倉皇渡江過一功與田化龍賀錦党守素劉芳亮劉希堯李來亨劉體清袁宗第牛萬財張光翠塌天豹等皆從自白螺山至城陵磯百餘里間截江求渡左良玉已棄武昌下蕪湖何

永麻實錄卷十三

騰蛟走江西武漢爲墟長沙守備單弼偵探者不敢踰洞庭皆不知賊所在而賊自起兵以來蹂躪盡西北南阻淮漢未嘗一騎窺江江南叛民爲賊導者率附草里燕張獻忠亦與闖部漠不相知聞自成既東渡南望大江滄莽山川繆錯卒不知所嚮唯見一騎西來則益東走遂經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漸瀏陽北迄通山東抵甯州烏驚獸逸掠食千里岳武間居民驚賊猝至亦不知所自來五月自成至九宮山食絕自率輕騎野掠爲土人所殺過等追及良久乃知之益懼懼不知所爲天啟間河南河濱沙磧中涌出玉璽撫臣以獻廷議知其爲宋哲宗時獲得者非

秦重亦姑藏之內府自成陷北京獲而寶之自成死一小
豎負以走田化龍奪而藏之諸部從賊久頗厭剽徙爲
所大挫心魂俱穢聞南京立天子欲歸附不知所介紹擒
田野民間之乃知何騰蛟爲楚撫遂欲因騰蛟降顧因緣
無繇得達方騰蛟之棄左軍而逸也從九江斜走瑞州縣
萬載入湖南亦不知賊渡江事猝聞平江瀏陽間有賊野
掠意爲土寇遣長沙知府周二南帥黃朝宣部兵二千人
往擊之過一功既欲降無格鬪志按兵徐退二南誤以爲
怯麾兵進薄其營刃數賊賊乃合戰俄頃被靡二南墜馬
死之賊追潰卒呼欲與通語皆益喪精魄驚走歸長沙騰

永曆實錄卷十三

蛟知爲大賊惴惴唯嬰城守過等斂兵不欲迫長沙執土
人縱之詣騰蛟所道意上人得釋即走亦不爲通久之稍
傳聞至騰蛟所騰蛟乃募人持白牌齎手書往過等大喜
遂舉軍降騰蛟以便各授總兵官李過之屬推一功爲
總統凡八部爲一營劉體道天豹袁宗第宗弟之弟宗
道合爲一營張光翠牛萬財合爲一營王進才郝永忠於
賊中爲偏裨其主帥死因得其軍爲過等所不齒又各別
爲一軍湖南民瘠賦薄黃朝宣張先壁曹志建分處長衡
劉承允據武靖日益召募至數萬人馬進忠王允成盧鼎
自江漢來歸亦數萬人騰蛟既受諸降益無以支諸軍散

處岳長開野掠而食會過一功聞賊餘眾不及渡江者是
散湖西北乃自請渡湖出荊州收其軍騰蛟大喜思文皇
帝已立於閩遂飛疏入奏請爲加恩詔賜一功名必正過
名赤心各援都督同僉有差名其營曰忠貞拜塔允錫爲
楚撫監督之允錫爲製進賢冠袍笏與繖儀仗以龍之諸
將皆輕倪弁鄙始受命服冠帶皆如負芒刺唯必正與党
守素李來亨稍治威儀八月必正赤心率諸部渡湖屯公
安江陵間連營百里劉體道袁宗第亦渡江趨江陵之西
略夷陵過荊門即西渡漢北掠興安侵漢中爲兵所敗
南歸自夷陵入巴東依蜀東塞據險而居唯王進才郝永

永曆實錄卷十三

忠依騰蛟畱長沙堵允錫分治湖北稍用辰營賦及營將
吏及納弟子員所得饒金輸忠貞營充饋勞至隆武元年
冬騰蛟與允錫分道出師會兵大舉攻忠貞營騰蛟前
部遇之於岳州不戰而退兵遂渡江允錫方帥必正諸
軍圍荊州諸老營出屯公安之草坪荆民苦掠者導兵
徑襲草坪輕騎潛抄越兩日夕拔三營而餘營尙不知也
已而驚擾自相踐蹂驚散而西必正赤心大驚撤圍走荆
州守兵開門蹣之全營大敗弓仗馬騾奪棄潰盡自是忠
貞營之精銳耗矣遂斂餘兵走夷陵與體道宗第合屯蜀
東微唯牛萬財隨允錫退屯嘗德牛萬財者少一目驍暴

穆部多掠人以為兵眾至數萬自號牛十萬以與高必正
有隙故為屈下依允錫而允錫信愛之永歷二年夏馬進
忠復舊德允錫率萬財自永定衛山中出會進忠守舊德
俄而允錫惡進忠之待騰蛟也遂攜鄭古愛毛壽登開道
走巴東要必正下楚必正等方苦糧盡遂拔營隨允錫薄
營德進忠驚恐盡焚芻糧廬舍走湘鄉必正諸部至無所
棲食允錫遂帥之攻長沙圍數日不克退次湘潭張光翠
牛萬財劉體清袁宗弟分掠衡寶湖南千里戶樹徹野原
野無烟火何騰蛟方下衡州大驚輕舟至湘潭安插之永
歷三年春南川圍急金聲桓馳乞援師上勅朱謀璣趨騰

永歷書錄卷十三

四

蛟援江騰蛟乃與允錫議分允錫統必正諸軍自袁吉入
江西因為泰封必正鄧國公赤心鄧國公劉體清以下皆
封侯伯有差體清者故於賊中與赤心號劉李二將軍考
殺降臣陳演魏藻德以下數十人者也必正等既渡湘涉
茶陵衡山境徘徊不進已而聞湘潭陷騰蛟沒遂捲營南
走至衡州東畔兵遽蹙及之益駭奔絲棉林取山道入
賀縣趨梧州行在驚遽上命大學士嚴起恆命都御史劉
湘客馳諭之兵部主事郭如泰先至其軍宣上旨必正報
懼謝罪斂兵求屯潯州自言白草坪之敗盡甲弓刀皆喪
僅存者亦已腐敝乞權住嶺外一年就鐵冶膠角稍治器

仗方可為國家效死力主亦從容慰勞而已陳邦傳忤李
元允而警金堡厚奉必正舅事之勸令舉兵入肇慶劫駕
併元允軍殺堡及劉湘客丁時魁必正佯諾退謂其客曰
吾雖營為大賊亦自磊落行志安能作此狗彘行乎以是
惡邦傳而狎之稍稍奪其兵糧馬仗始盡邦傳乃為劉希
堯劉芳亮與赤心不協率其軍自梧州而北轉掠賀縣廣
甯四會至宜章所至剽殺粵楚間人尤苦之呼為白毛
賊通粵將楊大甫欲叛降朝廷執大甫誅之希堯芳亮
恒懼失據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降路日漸潰
散兵遽至不及納欵遂皆敗死是年冬堵允錫奉龍旗

永歷書錄卷十三

五

至潯州調必正諸軍出楚赤心病未育行意未幾赤心死
必正兼統其軍田化龍亦死於南甯所藏璽或竊去不知
所終既連喪大帥兵士台離不一十二月允錫又卒益無
趨令北出者遂逗遛左江永歷四年夏上在梧州必正憤
党守素入見請身為諸將倡以兵歸兵部賦歸戶部簡汰
疲弱分汛戰守較勘功罪則事尚可為如因仍離析兵雖
眾將雖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
朝廷翕然歛動而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萬嗣庸狼
嘯喘不敢任必正太息而已時金堡等詔獄未解貞毓窮
程源郭之奇曾可藻聞必正人觀密遣使迎之於藤縣丐

必正入殺堡遂嚴起恆瞿式邦必正皆伴誦之貞毓等踴躍以俟必正守素方陸見趨班候駕貞毓可藻越班就揖之喜溢眉宇必正守素奏對出卽擊小曲詣金堡握手歎獻言中外想望者唯公一人今公杖劍若此其如社稷何貞毓乃大沮御史吳象元疏言之奇可藻越班私揖茂禮慢上宜加勘問必正聞之曰吾入行在唯聞吳道長一言而已此外皆不知何等語也已而貞毓等集必正舟方行酒間必正出貞毓等手書一一示客此諸老先生生命必正入朝殺人者不知文天祥陸秀夫會如此否耶貞毓等皆俯首汗出不能語必正開謂郭如公曰朝廷不誅夏國

永曆實錄卷十三

六

祥及吳萬程魯四尙書必不能待明春而亡如泰以意告朝士欲奏上行之朝士有識者以爲不可因將帥殺內臣如泰以語必正必正曰吾誤矣存亡在天朝廷事固非我所當與也必正知事不可爲意大沮喪廷議欲遣之援廣東馬吉翔陳邦傳在肇慶不欲其來陰令夏國祥持兩端止之無詔促必正行必正乃請歸南甯必正雖起羣盜爲李自成爪牙而雅有志義赤心之降皆必正從與之赤心狡獪必正恆加抑沮及赤心沒必正愈折節戢其軍思自効紓國難而羣小尊省爲必正所輕莫能用也自必正之入粵也與袁劉牛張相失體道第與宗道天豹自寶慶

西北走過營豐仍歸荆西張光翠自衡州西走壁沅黔間後李定國下湖南光翠亦出甯鄉定國兵退光翠潰敗死牛萬財自湘鄉西走大掠新化激浦攻下苗峇據之爲兵所困降於□□奪其兵萬財與部曲販魚鹽以自食時忠貞營諸部存者唯必正守素及賀錦李來亨四將屯潯南日益弱是年冬兩粵陷□兵□潯南必正自慶遠走黔孫可望薄險要擊之轉戰旬日所部多爲可望叔降必正守素錦皆歿餘軍推李來亨爲帥繼黔走施州衛遂至巴東之西山屯焉劉體清郝永忠皆先在連碧相結凡十四年而後亡

永曆實錄卷十三

七

永曆實錄卷十三終

永麻實錄卷十四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李定國列傳

李定國字南宇陝西榆林人本農家子十歲爲張獻忠所掠喜其貌不恆養以爲己子獻忠養子四孫可望爲長定國次之劉文秀艾雲枝次之可望狡譎爲常爲獻忠掌老營號一堵牆獻忠之降也左良玉固欲殺之可望爲通賂於熊文燦醜文燦碧玉長尺餘者二徑寸珠二可望陳說婉媚得文燦歡心保獻忠逸去緣是尤爲獻忠所信倚威亞於獻忠定國等皆爲之下定國長八尺斜目修鬚

永麻實錄卷十四

十

軀幹洪偉舉動有儀度於羣盜中獨以寬慈著喜接文士通兵法緯象讀通鑑綱目略通大義不樂爲盜以幼鞠於獻忠莫能自拔所部將二萬人隨獻忠馳突豫楚崇禎十七年破四川獻忠惑其客汪公子言日務屠毒猜忍暴噬可望定國皆重足立永麻元年獻忠僭大號建僞都於成都分遣可望定國文秀雲枝攻貴州遂窺雲南獻忠猜殺益劇可望等不敢北歸掠東川烏蒙開會黔國公沐天波以年少輕倨侵虐土漢巡撫吳文瀛婢阿不能裁正土司沙定洲舉兵反攻雲南府天波棄城走定洲據雲南時上方播越威令不能及天波勢蹙瀾滄道副使楊畏知迎天

波居騰越檄土漢郡縣討定洲兵未集可望探知滇亂狀乃倍道趨攻雲南定洲迎戰大敗走被擒見殺可望既定滇馳報獻忠獻忠益媚之可望乃與定國文秀雲枝相結約屯滇自保獻忠孤立成都兵乘虛來攻獻忠兵潰自刎死沐天波聞沙定洲敗死意稍安可望因遣使誘天波令附己與合兵定諸土司而還天波邸第莊田天波既童騷爲所惑畏知亦力弱不能抗遂與偕詣可望可望驕縻之使居民舍月給粟以贍之門置兵錮其往還而脅畏知爲己用已乃自稱平東王而定國爲安西將軍文秀爲撫南將軍雲枝爲定北將軍猶仍獻忠所僞署號詹事雷躍

永麻實錄卷十四

二

龍出降以爲僞相紳士皆僞署司道府州縣吏以甲子紀年既滅沙氏益攻諸羅羅部收其軍有眾二十餘萬厚斂民田租以贍之定國所部漢羅兵亦逾五萬獻忠之死也可望欲臣屬諸部而與定國輩素相頡頏不能諷令尊己定國倦於爲盜思自洗濯歸正可望知其情念所以籠制之乃與定國等謀歸附朝廷定國欣躍從其議可望之欲歸附也意假王命自尊雄長三部定國揣知其姦亦姑因之以自達永麻三年夏可望修書稱平東王孫可望安西將軍李定國撫南將軍劉文秀定北將軍艾雲枝獻書大明皇帝闕下求封王爵獻金百兩馬十四請出兵擊口詞

多榮驚名而不臣遭楊畏知與前行人龔彝齋詣肇慶畏知彝入見上稍獎慰之下廷臣議大學士嚴起恆給事中丁時魁金堡交以爲不可聽乃封可望景國公定國以下皆侯爵遣給事中趙昱司禮太監楊起春齎勅印冠帶袍笏往可望念不得王無以懾服三部遂止昱起春於驛舍不與相見而令部將來相恫喝探昱起春意昱起春相抱而泣可望知狀乃遣令歸要易三爵昱起春狼狽而返昱畱南甯不入朝起春歸奏可望言不得王封當出廣南趨行在請車駕嚴起恆曰可望若欲犯順者何所忌憚而不前彼方畏口資我爲外禦以徐養其羽翼豈敢效李自成

永曆實錄卷十四

三

還斃乎朝廷但當講自強之術姑置可望遲之且搖尾復來矣可望果不敢動但寄怨於楊畏知而殺之陳邦傳忠高李媚李元允而怨金堡與朱天麟謀挾可望併忠貞營及元允軍劫天子以殺堡乃誘堵允錫龍旗往調可望而令胡執恭偕往陰納降欵會允錫卒執恭遂報邦傳使詐作勅冊鑄藩王寶製龍袍翼善冠琢龍玉帶封可望爲秦王總錄天下文武將吏兵馬錢糧專征四方行大元帥事公侯閣部以下皆稱臣啟首行事不必關奏朝廷時艾雲枝已死封定國爲安西王劉文秀爲撫南王各授冊寶可望大受命而朝廷初未知也可望遣使詣關謝執恭爲

他詞緩之密報邦傳遣執恭子欽華齎金航粟賂王化澄夏國祥程源萬翔請封可望如親王以實其詐朱天麟屬吳貞毓爲之主言可望必欲得秦王則旦夕可復南都不然卽引兵出南太犯車駕矣化澄翔力爲之請嚴起恆固執不可夏國祥居中兩解之奏上以殊勅付內閣封可望荆郡王定國文秀各國公化澄翔但以謝欽華之賂亦不知其必得秦王之何意也唯貞毓知之密約給事中朱士鯤等具稱臣啟因欽華赴可望所納欵訴起恆亢執狀荆郡封便至廣南與可望使遇執恭姦盡露可望怒殺執恭而據僞勅寶稱秦王專征如故馳金龍牌抄勅冊文徧調

永曆實錄卷十四

四

土漢官軍皆爲之下眾益彊盛遂出黔蜀收楊展王祥馬進忠王進才張先璧張登貴莫宗文之軍爲己屬祥展不屈皆遇害自是天子自扈從外無一卒一民爲朝廷有矣永曆五年上在南甯可望使其將吳都督率兵二千人至行在擊殺大學士嚴啟恆及給事中吳霖等三十人脅上求加勅實封秦王令百官皆稱臣上不得已皆從之未幾口兵攻南太急上走泗城州適可望邏騎至偵知上所在遂擁上入其營馳報可望可望令居上於興隆衛月進膳金二十兩米十石宮眷內臣皆啜薄粥內臣負薪汲水宮婢自炊之可望自構宮殿於雲南黃屋雙闕出入皆建葆

羽日月旗孔雀扇曲柄幢蓋乘金龍步輦名其親軍曰扈衛鎬印仍獻忠式作七疊篆帝制自大威遣軍戍興隆議禁從官出入定國大惡之其幕客金維新忠諒有志略從容稱大義說定國盡忠本朝特以方見挾持故猶伴奉可望永歷六年春可望乃分遣劉文秀自成都攻川北白文選張先壁副之定國自貴州出黎靖馬進忠馮雙鯉副之定國以進忠爲朝廷宿將加意結納合軍十萬戰象五十四月馳攻黎平克之五月至靖州將張國柱合許魏二將之兵迎戰急擊大破之斬馘五千餘級國柱棄馬走兩日夕馳下武岡續順公棄寶慶走定國收寶慶遂自東

永曆實錄卷十四

五

安南攻孔有德於桂林有德遣其將孫龍李蝦頭拒守嚴關定國大敗之斬孫龍蝦頭中箭死有德大驚自將迎戰於大榕江復大破之棄甲斷路徧於谿谷有德走閉城守遂國之內薄登城王允成開門納兵入有德自焚死執陳邦傳數其矯詔懷姦叛主迎降之罪並其子磔殺之七月收平樂梧州馬雄線國安走廣東遂復柳州南甯時劉文秀出川北亦復潼川進攻保寧吳三桂馳救之迎戰大敗師川南定國既平西粵整飭軍政於民一無所犯招兵尙書劉遠生中書舍人管嗣襄兵部主事朱昌時於山中與議興復共獎王室嘗置酒七星巖酒酣謂遠生曰君

讀史以曹操司馬懿爲何如人姦耶愚耶遠生踟躕未對定國曰操懿有戡亂之才喋血百戰摧大敵扶弱主以垂令名於後世如探囊取物而顧以此博萬世笑愚猶持黃金換死鐵農夫樵豎之所不爲而操懿爲之非至愚而何八月舉兵出楚復永州遂下衡州出馬寶軍於連陽收曹志建故部於賀縣遣馬進忠馮雙鯉北取長沙召張光舉出甯鄉進復常德十月進忠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別遣軍攻永新安福下之遂圍吉安兵出凡七月復郡十六州二辟地將三千里軍聲大振定國至衡州下令所司冀除端皇帝潛邸宮殿爲望幸地今上以十月十九日誕辰定國

永曆實錄卷十四

六

率紳吏將佐耆民詣邸宮班朝拜賀屈冬至復趨宮行禮郡吏設可望位於學宮將導羣官往拜定國大言曰文武官非秦王選授者既拜望上不當復拜秦王時可望遣其腹心楊中書者來覘定國即盡以馳報可望怒且懼遂自貴陽帥兵出將至湖南欲奪定國兵柄凡可望發兵勝敗進止一切皆不遺上知聞定國收復粵楚乃草奏遣赴興隆報捷並令馬進忠馬寶及故從官寓行營者通奏起居楊中書者歸遇可望於沅州盡以告會敬謹王率三貝勒八固山大舉兵向湖南時定國屯衡州馬進忠馮雙鯉屯長沙前軍下岳州定國知至與進忠雙鯉謀令

棄長沙誘敵渡湘江進忠雙鯉退伏白果市須敵過衡山乃繞出敵後反蹕之定國夾蒸水拒之須蹕兵至夾擊當盡殲之議定進忠雙鯉退可望至武岡知狀不欲定國之成功而思陷之敗死密令雙鯉徑退寶慶雙鯉至湘潭之花石村可望令即走湘鄉向寶慶馬進忠不知所為隨之而西秘不遣一人報定國以誤之十一月己丑有彗星出天街開□兵薄衡州定國夾蒸水而軍接戰自日晡達庚寅旦數十合斬首□千餘級定國軍亦頗有殺傷敬謹王者素以驍□聞冠七寶金兜牟揭金頂交龍繡纛率鐵騎二十餘登蒸水旁小山視定國軍山下僧進茗飲方暇伏

永曆實錄卷十四

七

兵從山後竹篠中出揮刃擊之自頂達□□爲□從騎皆殲□兵不知敬謹王死猶殊死鬪馬寶騎出掠陣流矢中賴傷寶軍遂卻定國方待進忠雙鯉不至頗疑恍惚而偵騎返白白果市言二將已走湘鄉定國大驚遂收兵走邵陽敵亦不敢追湖南復陷定國既屯寶慶偵知□兵放牧湘東岸將開道往奪其馬將發可望馳召定國返武岡會議三晝夜書七至定國不得已西行將見可望至紫陽渡劉文秀之子密遣人走報定國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定國大驚遽引兵東走縛後爲橋渡湘水渡已橋絕可望追兵趨永州遂自永明走平樂下梧州進圍肇慶計欲取

東粵與鄭鴻達朱成功合迎駕自閩浙回南京肇慶城小而堅□將許□□死守不下圍三月不克師漸老援兵大至定國乃退自平樂屯永安州定國之自紫陽東走也可望良久乃知之遣騎追之不及□兵亦方自衡州西南進可望遂舉兵下寶慶拒之可望恥定國有殺兩王之功而已不逮抑見定國之殺兩王而謂敵易與也遂欲獨戰以求多□兵自祁陽捨寶慶將斜趨武岡出可望後可望乃自寶慶旋師迎戰遇於岔路口可望驕媚自倚必勝令白文選馮雙鯉馬進忠各將其軍因山爲壘戒不得動動者斬而自率其所謂扈衛軍者傲威繼光法用藤牌聞長矛

永曆實錄卷十四

八

前搏戰時鴈行不進敵鐵騎四合橫蹂可望軍陣亂可望遽單騎走遂大敗積屍塞野雙鯉文選進忠望壁候令令不至不敢發可望走浹日三將乃引退是役也精銳挫衄潰盡退守武岡可望歸貴陽不敢議北出矣□兵遂陷武靖辰沅黎平大掠千里民死者將百萬人可望以是媿憾益忌定國然知其不定國若也稍思羈縻之復遣使持劉文秀書勸定國令修好如初定國亦姑應之永曆八年定國復攻桂林穴隧道瘞火藥碎其城驍將王國仁入隧視火遽發死隧中定國驚惋大慟兵遂亂引歸南甯遂從土司假道密遣使具方物詣興隆候上起居上遣兵部

侍郎蕭尹齋血字詔詣定國述可望僭通狀定國奉詔伏地慟哭不能起遣使貢上服御物並奏臣誓死先為陛下除逆臣後議恢復已而可望微知其狀遣人至興隆以不遜語脅上取從官蕭尹雷德復等殺之可望據貴陽前軍守鎮遠扼險自固□調其貝勒等北歸以洪承疇經略湖南承疇議守永寶以困可望可望因復下靖武相持於紫陽貴州粗安可望遂治宮殿於貴陽開科取士塗飾以欺黔人永曆九年定國遂舉兵自泗城州入滇襲雲南府據之治城郭繕甲兵迎上於興隆奉居可望所築宮具鹵簿立朝儀建置侍從文武官吏軍行進止一以詔勅從事馳

永曆實錄卷十四

九

勅召可望入朝可望大驚自率其軍與馮雙鯉白文選馬維興攻雲南而別遣驍將張勝率騎二千繇開道直抵昆明城下李定國起兵禦之於高山寺勝先至縱火大噪定國自軍中率鐵騎潛還擊勝大破之擒勝獻於上詔磔之於市定國持勝首示可望可望懼定國大呼告諸軍曰天子在是可望欲行弑逆汝等何所利而為逆賊受惡名反天道耶文選等皆趨起不進可望軍遂潰反走歸貴陽上欲息兵合謀下黔楚以命定國定國聽命詔劉文秀和解之文秀刺血書告可望可望復書狂嫚文秀泣曰自作不靖以召外寇之侮吾死無日矣遂仰藥死可望頻歲侵

雲南不已永曆十一年定國乃奉詔數可望罪舉兵出畢節討可望可望帥雙鯉文選維興拒戰定國奉詔諭三將令歸順各封郡王文選維興皆舉軍降可望與雙鯉軍皆驚潰定國兵躡之兵士家口皆居雲南定國人滇悉予存恤至是皆反走赴定國雙鯉不得已亦降可望入貴陽不敢留攜妻子寶玉及親信二百餘人北走十一月至武岡遂降於□定國定貴州歸雲南安插諸軍蕭尹之至南甯也上封定國晉王定國辭不受命及是白文選等皆爵郡王上乃固命定國定國始受晉王之命開道遣使齎黃綾小詔及定國書下海約鄭鴻達以明年夏會南都馳檄荆

永曆實錄卷十四

十

西約王光興李來亨等會荊州號召四出期大舉出楚而諸將吏兵民見可望北降知虛實險易盡輸於敵皆搖搖無固志可望之降也因洪承疇請兵取雲貴盡圖山川迂曲及諸將情形兵食多寡獻之□封可望為義王如其策大發滿漢兵二十餘萬一繇川南東川入直衝大理一繇建昌入攻騰越一繇廣西慶遠入搗平越一繇泗城州襲廣南而洪承疇率大軍從黎靖先入誘定國出黔應敵乃使奇兵繞出反攻之永曆十三年承疇兵薄貴陽定國保畢節扼關索嶺沿箐澗設伏連戰二十餘日殺□兵萬計而泗城兵已達臨安川南兵侵騰越大理定國三面受敵

可望又遣人齎手書招諸將帥言已受王封視親王恩寵無比諸將降者皆得子厚爵非他降將比唯定國一人不赦劉文秀之子及馬維興馬寶等皆爲所誅先後舉兵降定國軍大潰乃退師奉上奔永昌追兵益至定國奉上奔緬甸上至緬甸定國自出收兵緬甸人叛逼上送詣吳三桂所三桂犯順上崩於雲南府是日烈風黑霧大集飄屋瓦翔空如鳥□漢兵十餘萬皆震悼悲號三桂殺數百人乃定定國聞變還兵至緬甸已無及因縞素發哀定國披髮徒跣號踊搶地吐血數升遂殺妻子焚輜重舉兵攻緬甸屠之率其軍居徼外兩年憤恚嘔血卒

永曆實錄卷十四

土

永曆實錄卷十四終

永曆實錄卷十五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李來亨列傳

王光昌

王光興

郝永忠附

李來亨始以降附功授總兵官都督同知既而封□□侯永曆五年高必正率黨守素質錦及來亨自黔走蜀爲孫可望所遮殺獨來亨力戰得脫必正諸軍受併於可望良久或逸去皆依來亨來亨所部尙數萬人自黔東北走入巴歸開王光興者與其兄光昌皆起羣盜崇禎十二年降於熊文燦已隨鄧撫王夢尹守襄陽屢戰有功襄陽陷光昌兄弟與荆西道徐啟元死守鄖陽李自成攻圍浹歲堅

永曆實錄卷十五

一

守不下往往挫自成軍宏光元年吳三桂以□兵追自成歸漢中東出荆西三桂馳檄召起元光昌會師勦賊光昌困賊圍中匝兩載不知南北情形猝得三桂檄猶意爲大明興復欣然舉兵赴之既見三桂乃知已移明祚顧弗能前卻不得已慟哭剪髮附於□光興方城守見光昌陷遂率其軍走屯房縣依山自固與□所遣守鄖者相持十餘年大小百戰不下上卽位於粵遣開使齎表詣行在特勅授光興總兵官都督同知封南漳伯光興孤軍懸漢北拒戰益苦糧鹽布縷無所取給時往來鄖襄荆蕤間攻下州縣就食之南至夷陵迎大學士文安之侍讀黃燦督理其

軍已而劉體潛郝永忠先後自湖南來永麻六年來亨開關亦至遂與光興連砦相犄角已巫之關萬嶺插天中有僻壤曰九蓮坪來亨據之大起營舍建帥府其上稍招居民與士卒雜處光興屯江南永忠體潛屯其西安之既薨燦亦卒羣帥推僉都御史毛壽登監督聯絡遙稟正朔孫可望既叛降上封雲南李定國遣使開道四出聯絡諸故將來亨亦遣使詣定國相結納定國報饋殷勤承制督來亨光興體潛永忠皆上公來亨等勢稍振屯耕山田歲收麥粟草綿供糧食衣服亦私遣入市鹽鐵荆西居民或與往來市販來亨等亦不奪掠唯截長江邀抄官吏歸

永麻實錄卷十五

二

帝及遠商開四出剿殺南漳房竹及夔東鄙楚蜀守將不能禦居數年定國敗人宣上凶問以招來亨等來亨不應方會諸帥議求宗室輔立之而光興意移密遣人詣乞降光興久據荆西來亨等皆以殘餘遠附居久之勢出光興上主客不相浹而安之燦先後物故壽登庸誕無忠義志不能輯和諸將顧潛有乞活心故從與光興叛眾納款而來亨之勢孤矣光興自崇禎十六年來未嘗一繇朝廷鼓勵轉戰寇間垂二十年天下想望其氣義晚節不終以速李來亨之敗故聞者莫不惋惜之光興既降遂大舉兵攻西山癸酉春楚督張長庚自夷陵進蜀將

李自夔門夾攻之楚兵入九蓮坪來亨退據山砦兵不能進來亨盡誘其兵入乃使其兵雜髮雜負販中入兵營良久盡得其虛實來亨自砦發兵下攻兵方迎戰頃營中忽揭大旗號呼起火發熱營舍兵亂來亨縱兵乘之兵大潰殺傷萬計長庚走保夷陵蜀兵亦為郝永忠所敗楚蜀震動乃遣兵數萬分從楚蜀逼諸砦立壘圍困之盡起楚蜀丁夫輓糧赴軍為持久計來亨屢下砦索戰皆堅壁不應來亨乃窘甲辰春蜀兵攻體潛永忠皆陷下之體潛永忠死來亨糧亦瀕絕而兵督輓運丁夫死者積崖谷益峻法蘭里民三千里外詣軍負輓

永麻實錄卷十五

三

披蓑笠緣絕巘峭壁蠅行延綿彌望不絕來亨知不能久存會諸將飲大哭分遣逃散來亨母老矣其中表舅有為將者曾招來亨降不應至是乃遺書以其母託之遂舉火焚砦與妻子親信投火中死來亨部凡三萬餘人來亨死或死或逸去就俘執者百五十人而已餘眾散入秦蜀山中不知所終來亨敗沒中原無寸土一民為明者唯諸鄭屯海外

郝永忠者李自成別部之偏校也初為賊大旗手號郝搖旗未有名既降於何騰蛟易其字曰遙期已而思文皇帝賜名永忠永忠當李自成之殲也殺其主將而奪其主故

李高諸部惡之永忠無所容傾心附騰蛟以自安騰蛟深委信之有眾萬人馬三千匹騰蛟厚給其精李高諸部渡江而北永忠留長沙騰蛟爲題授總兵官都督同知爲援勦右部張先壁爲左部隆武二年思文皇帝惡鄭芝龍欲出楚甚日促騰蛟迎蹕騰蛟固無迎意姑遣永忠名扈蹕發衡州稱取道郴州趨贛騰蛟密喻意令勿必往永忠至衡州次且不進爲暴於衡郴間凡三閱月而始達郴思文皇帝凶問已至永忠遂返兵聞桂陽州之險趨據之州人畏其暴掠城守不納永忠攻破之屠其城磔殺前羅平知州夏九庚流血染衢嬰兒婦女無免者騰蛟不問覆爲榜

永曆實錄卷十五

四

數桂陽士民之罪爲永忠飾惡永忠益無所載永曆元年湖南陷永忠闖入桂林上在桂林騰蛟爲請封遂封南安侯全州陷盧鼎焦璉東西支守永忠遽返兵大掠殺走柳州去明年陳友龍復黎靖武實將出長沙騰蛟以私憾嫉永忠攻之楚西南千里間掠殺幾空永忠從無一矢功唯殘毀內地屠士民尤爲諸將所惡給事中金堡請因人心之公憤下詔討之朝廷既不能用而憚騰蛟之護愛之也爲下詔切責堡已而騰蛟陷沒永忠遂自爲軍奏報皆絕永曆四年掠武岡西走自沅鎮益北達楚蜀界會劉體潛於荆西體潛雖雅惡永忠而以孤懸故相倚已而北出房

竹至南漳野掠而食轉徙無恆永曆十一年馳入襄陽城中口守者驚走留一日口援兵至復退入南漳山中口盛兵扼鄖襄永忠體潛不能出食且絕復南會李來亨王光興結砦于巴巫之西山壬寅王光興降口口大發兵楚蜀夾攻之永忠敗歿

永曆實錄卷十五

五

永曆實錄卷十五終

永麻實錄卷十七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晏黃二劉列傳

子需明錢秉鏡等

黃公輔 陳世

晏清字元洲湖廣黃岡人萬曆己未進士寬和樸易不

立皦皦之名而獨操不亂釋褐授吳江知縣以廉能上最

擢吏部驗封司主事天啟開忤魏忠賢削籍歸里崇禎初

用原官起用時諸以忤瑞去者皆競起驟登清顯而清高

臥不赴召徘徊十餘年徵旨屢下乃起歷驗封司郎中資

望最深應主銓政吳昌時著當清令吳江時以諸生為清

所拔賞及是因周延儒結太監王化民躍入吏部遽掌銓

政居清上忌清雅望畏物論之不容也輒用年例奏遷清

為廣東鹽法道僉事清在吏部十八年矣即外遷亦當得

副使昌時欲重抑之纔改五品清顧夷然安之昌時誅廷

論欲召清清居嶺外兩載未嘗通一函于燕邸遂不得召

光元年量擢尚寶司卿隆武二年再遷太僕寺卿皆不

赴時江黃淪陷清解官僑寓海北翱翔無宦情上即位擢

吏部左侍郎辭不至已而李成棟破廣東清避地海南上

在南甯擢吏部尚書敦趨入陛見以足疾不能朝請力辭

上益嚮用之特旨免朝參專理銓務不獲辭乃受事清恬

澹簡易以病不見客門無私謁行在翕然推重吳貞毓以

主事繼吏部侍郎趨權利深忌清而無能與競乃自請視

師嶺上去時江楚避難出者爭稱起義求進履履相接牘

滿公車朝廷無能辨清知其誕為分別用舍不逞者皆

快快造蜚語謂吏部懸榜有破家起義全髮効節八字見

之令人欲噓語貞毓倡言如此則流傳江楚解散人心為

禍不小以搖動清然清實無此語而公清為端士所推重

貞毓無能如何也銓郎施兆徵頗通苞苴扞格清所為清

以持重沮抑之兆徵斂而改節永曆四年吳貞毓為戶部

尚書與王化澄相表裏以逼清清屢乞骸骨疏上猶未許

會詔獄起清諫不聽遂移病不起拜表即行居潯州未幾

卒年七十有三子需明

需明字雲章少以文名於楚思致詔令與麻城曹允昌相

頡頏尤工為詩清茂有遠致兩赴鄉舉未第補貢隨父宦

嶺外永曆二年授太嘗寺博士四年進儀制司郎中安雅

遠權勢僦居閉戶讀書非朝參不出屢蹕至梧州病卒

上之立也朝廷草創文物簡略詔令鮮所緣飾開闢楚粵

侍從零落及幸肇慶四方收復頻仍人士稍集瞿式耜留

守桂林尤加意延恤一當品藻即子奏薦操觚勝流日以

賓集安慶錢秉鐙詩體整健宜興李來年少善組飾皆授

庶吉士蘇州汪郊吳中宿學也官吏部主事三原溫溥知

強識有才思官禮部員外而楚士之以文名者則需明與
孝廉彭焱稱焉焱思敏工行草書官兵部郎中其制
誥撰文則編修安福王華玉中書舍人吳縣吳其鼐禮部
主事休甯吳霖待詔仁和姚端亦皆彬彬焉華玉晚歸隱
註易其鼐擢兵科給事中監桂林軍桂林陷不知所終或
曰歿于陣霖改給事中爲孫可望所殺

黃奇遇字□□廣東東莞人中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改編修歷官少詹事上即位于肇慶召用未赴時廣東諸
薦紳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承裕郭之奇曾道唯與蘇
觀生比立唐王聿錫誦擁戴功盡力西犯及□兵猝至城

未麻實錄卷十七

三

門不守唐王見殺觀生殮諸擁戴者皆驚靡就李成棟乞
降所不與觀生比者□至亦遁海濱不屈然廣州仕宦林
立能自立節槩者唯奇遇與大學士陳子壯春坊張家玉
簡討陳世傑副使黃公輔推官陳子升舉人黃維璥而已
成棟駐廣兩載子壯家玉皆殉難購捕奇遇頗急郭之奇
與同井里鄉會試皆齊年忌奇遇異己尤思陷之奇遇因
匿海島得免永祿三年成棟反正上幸肇慶乃召奇遇擢
詹事府詹事禮部左侍郎掌部事充經筵講官奇遇端和
凝重進止有度爲上所優禮時江楚漸次收復所在以捷
告有張充美者自吳來僞作吳三桂奏言舉三秦反正迎

駕姜瓖起兵大同已敗沒矣一妄男子自言從大同來僞
作瓖血疏求援又或投疏易名姓稱嘗州蔣拱宸舉義復
東吳者朝廷遂詫謂旦夕奏廓清馬吉翔首爲導諛脩鹵
簿備法駕戚畹王維恭僨帥侯性嚴雲從輒矜豪侈李元
允以將家子官環衛軍中故有樂部吉翔與諸戚弁日酣
歌縱飲卿貳臺省稍聞中夜炬燭相望識者爲之寒
心奇遇進講孟子禹惡旨酒義極言酒之爲害能令人忘
大憂而致大患禹爲司空之日值時雍之世及爲天子文
教敷于四海猶凜凜于杯酌之間不忍釋其三過之勞後
世得此意者唯晉陶侃是以能再造晉室底定江東而懷

未麻實錄卷十七

四

愍之仇尙未能復雠秦之都尙未能返若欲以狂歌痛飲
而坐收匡亂救亡之功亦必不可得之數矣上知奇遇意
屢爲稱善明年晉禮部尚書經筵如故郭之奇亦以杜永
和薦且入矣而畏奇遇永和出師守嶺之奇乃隨之赴闕
時詔選庶吉士令三品以上各薦主事以下繇科貢出身
有文行未從賊口者一人就試奇遇以黃維璥素節無虧
文名夙著應詔薦上之奇因與兵部侍郎萬翱謀蠱杜永
和言奇遇得維璥賄與永和交章參奇遇過抗疏辯
事得直永和媿引罪去而之奇弗自懲也日思奪奇遇席
繇此大拜王化澄亦畏奇遇之入直而軋已與之奇翱比

求以逐奇遇益亟奇遇恥與爭三疏乞骸骨歸未踰年廣東再陷奇遇走海上不知所終

黃公輔新會人中天啟壬戌進士歷仕至分守下湖南道參政兼副使廉介慈愼長寶人感其德政至今不衰以不合于巡按御史謝病歸永曆三年以清節不染召擢刑部左侍郎掌部事公輔已老無仕宦情特欲一陛見抒懷抱而已居數月乞骸骨歸未幾病卒

陳世傑字忝生南海人中崇禎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請假歸里永曆三年以抗節召見改翰林院編修已擢左春坊左庶子與蔡之俊同充日講官世傑樸直不以才著稍

永曆實錄卷十七

五

遷國子監司業行祭酒事見時事日詘遂謝病歸隱海上不知所終之俊湖廣江夏人字彥伯中崇禎己卯鄉舉以中書舍人歷參何騰蛟瞿式耜軍事與守桂林有功式耜齋遣至南園迎駕奏對稱旨改翰林院編修充口講官擢右春坊右庶子與丁時魁同里相厚善時魁下詔獄給事中朱士鯤奏之俊爲時魁黨不報之俊因謝病去隱西園山中未幾病卒

劉遠生初名廣允以字行陝西富平人別號同菴少與弟湘客以文章氣誼名三秦閒已乃出遊燕都傾動京邑而遠生以端重誠懇尤爲人士所推重應鄉貢入太學授

州通判崇禎十七年張獻忠南寇東陷吉安西陷郴遊騎涉贛境贛撫林一柱檄遠生監軍禦之遠生故便騎射習行伍調指得宜將士用命贛境以甯已而進軍收復吉郴諸屬縣遠生功最以績聞會北都陷未敘因光元年前功擢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南贛軍務李永茂撫虔九相器重既而萬元吉督師吉贛永茂遷兵部侍郎去遠生絲監軍道副使擢巡撫南贛會都御史與元吉守贛大小數十戰城守三月遠生出沒矢石閒身先士卒援絕糧盡城陷督親兵巷戰遂見執巡撫李秉元誘之降遠生不與交一語秉元囚之于獄獄吏見遠生長者尤欽重之釋械

永曆實錄卷十七

六

繫恣其客吏往來候問遠生故多養死士得其心至是密爲佈置關津從獄中引遠生逸出閒行達廣東髮猶未髡會上卽位于肇慶陸見將擬用上遽西幸遂從駕至桂林上至武岡遠生惡劉承允不入與瞿式耜協守桂林上在南園遠生陸見授刑部左侍郎隨上幸肇慶遠生熟諳典章朝廷草創一切未馴雅者遠生皆議正之器宇開亮與人無回護所至輒爲諸武帥所慕重吳貞毓誘李成棟迎駕居廣州中外疑洵遠生奉命犒師與成棟語成棟慙懼乃止永曆三年遷兵部尚書提督京營戎政與大學士嚴起恆給事中金堡議爲上開武備庫節用儲饌招練禁旅

奉上親征出楚督諸將爲歟戰計是年十月朔上爲下詔親征遠生日夜規指稍有緒馬吉翔忌之通內豎夏國祥頻以太后旨取庫金他用起恆力爭之不得事遂漸寢永曆四年正月南雄陷馬吉翔上西奔杜永和請留駕上疑懼遣遠生及堡馳諭永和遠生冒風濤衝亂軍以輕舸至廣州致命歸而奉言永和奉詔固不敢阻留陛下止但涕泣爲臣言上西去則竟棄廣東付之還口諸忠義士隨成棟反正者亦付之還口令其殺戮爲皇上畫此謀者亦何其慘也臣聞其言惻然無以對今或請兩宮暫移梧州而車駕暫留號召援兵永和他日之必不敢阻駕臣請

永曆實錄卷十七

七

以首領任之上聞其奏欲勿行而夏國祥遽奉慈聖步輦待于行宮門外傳懿旨促上登舟矣上至梧州詔獄起湘客逮問羣不逞嫉遠生甚而遠生素行敦重勿能何其短隙者故免于難然浮沈怨忌間無能復自効見乃自請出催桂林諸將兵出楚得勅遣之遠生至桂林居兩月桂林陷遠生走匿靈川山中茅屨布衣與弟湘客泊中書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時悲吟唱和孔有德聞其名欲招致之遠生益匿貉中得脫永曆六年李定國攻復桂林遠生就見之定國以專征自大倨見文武舊臣遠生至肅然起迎遠生與抗禮無所詘從容勸定國盡忠戴上定國尤

欽信焉定國下湖南留遠生守桂林激厲土兵控扼平柳捍口全線馬三將之兵屢擊卻之定國戰于衡州不利線國安乘勝復拔桂林遠生退入谿峒憂患成疾卒

湘客字客生別號端星少爲名諸生博涉治古文詞尤工爲詩楷草書皆入能品壯遊燕吳交四方搢紳人士諸習朝廷典故陝西陷賊湘客避亂出兄遠生官于嶺遂依以居慨有當世志爲嶺撫李永茂所器賞隆武中薦于朝授汀州府推官考選擢山西道御史聞陷走廣東上踐祚湘客與擁戴李永茂疏薦湘客爲三秦人望可大用王坤惡其不謁已假御筆抹斥之永茂怒致仕去翟式耜尤重

永曆實錄卷十七

八

湘客才奏改翰林院編修充日講官坤復阻之爲輟日講上自桂林出全州劉承允以兵入見馬吉翔與相比黨承允奏請封吉翔及郭承昊嚴雲從伯爵御史毛壽登疏論之侍講周鼎瀚故與王坤交善與湘客有郤乃謂承允曰壽登疏湘客所草也湘客與諸臺省在外謂公爲董卓承允怒奏給事中萬六吉御史吳德操及湘客壽登號四虎把持國政裁損功臣矯旨縛之闕下將杖之廷臣跪救不釋承允佯跪伏求免乃釋之湘客落職時承允欲邀上幸武岡湘客與瞿式耜言上宜返蹕桂林中制粵楚式耜馳疏諫上西行承允怒湘客繫罷而上遂決入武岡在廷無

敢止者湘客既斥避兵居柳州承允降上奔柳乃復湘客職勅往桂協贊留守軍務上幸桂進中允郝永忠潰掠桂林上幸南甯勅湘客返桂安撫亂亡募義饌贊戰守湘客殫力與式紹爲外守計桂平全皆底定及廣東反正上出肇慶湘客入見擢侍讀學士朱天麟王化澄以湘客非科目不當入內制忌謫之湘客不自安請外除遂用前御史積資改都察院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與都御史袁彭年秉憲綱裁正冒濫奏汰錢匡呂爾璵出臺匡爾璵皆因馬吉翔進吉翔故怨湘客至是益甚遂日爲蜚語稱湘客與彭年結科臣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結黨把持流傳宮中慈聖

永曆實錄卷十七

九

太后信而惡之永曆四年上奔梧州吳貞毓等奉吉翔意率羣不逞交參湘客堡時魁正發遂逮下錦衣獄掠治之革職胥靡論湘客出獄無所歸客桂林遠生奉勅至因依以處數月桂林陷丁時魁降邀湘客出湘客不應匿緇流中因鬚鬚髮得免李定國復桂林遠生赴之湘客以曾與金堡議不與孫可望王封疑不見定國定國顧往往就遠生問湘客堡甚摯其後桂林再陷遠生卒于猺中湘客崎嶇葬遠生匿賀縣山中未幾亦卒

管嗣裘字治仲湖廣衡陽人少英爽有文名諳王遁象緯中崇禎壬午鄉舉張獻忠陷衡州購索人士充僞吏嗣裘

走匿深山獻忠促令捕殺之其兄嗣箕爲應捕代次會獻忠去得免已而遊廣東故與蘇觀生善及是遇觀生於廣州觀生立唐王聿錫授嗣裘給事中嗣裘竄匿優人舍中得不拜僞命遂遁歸南嶽與行人王夫之舉義兵于衡山戰敗軍潰走行在授中書舍人奉勅至平樂廣西陷匿靈川山中冬月負敗絮採苦菜以食與劉遠生劉湘客朱昌時行吟谿峒中以歿自誓李定國復桂林招遠生洎嗣裘昌時出尤優禮之嗣裘見定國赤心不隨孫可望爲僭逆曲說定國決策迎駕定國亦委意焉居軍中與議機務定國之東攻肇慶也孫可望遣使羈縻之定國亦以孤軍外

永曆實錄卷十七

十

懸所向未利難卽與可望允遂姑通好可望故用張獻忠七疊篆印定國承制鑄印給將吏嗣裘諫令皆反九疊至是仍銷九疊印復七疊嗣裘曰從與定國遣使興隆候駕定國猶豫未遣嗣裘大恚曰吾立身十餘年濱死數四豈更從人作賊耶棄定國軍去將祝髮爲浮屠至脩仁不知所終

朱昌時字若木直隸廣平人父口口爲沅州判官口兵至城守被擒不屈遂遇害昌時蚤爲諸生稍通吟咏隆武中大學士路振飛與昌時同里間相知薦授推官永曆元年擢兵部主事丁艱居桂林築草舍于靈川山中讀書自

適桂林陷御史吳德操給事中丁時魁待詔姚端皆降爲孔有德所贍禮昌時深匿不出並日而食以夙自誓李定國復桂林昌時同劉遠生守桂林復陷益走徭中憤恚饑病以卒

永曆實錄卷十七

七

永曆實錄卷十七終

永曆實錄卷十八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謬

二張列傳

朱嗣敏 周鼎翰

萬年策 山關附

揚重熙

劉季鎮等

張家玉字子元廣東東莞人年甫十九中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卓犖不隨時俯仰北都陷家玉衣斬衰哭思宗皇帝于東華門扣額搶地血出被面宛轉號啼不能起賊守者義之縱之逸遂南奔歸里思文皇帝立于閩以薦召見上素重其節槩奏對尤稱旨授翰林院編修兼吏戶兵三科給事中爲御營贊畫俄奉使至廣東未復命聞陷家居蘇觀生立唐王聿錫要家玉同事不聽上自肇慶以左

永曆實錄卷十八

中允召家玉乃拜命道阻未赴李成棟陷廣州家玉毀家招義兵據東莞與陳子壯相應口巡撫王芋當崇禎末厯官僉都御史與家玉舊相知聞至是遣書敦勸家玉鬚髮出降略云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軻也譏之先生何愛一毛而不以利宗族鄉鄰耶家玉得書大罵曰老賊不灰乃敢侮孟子因答書責之曰兩都繼陷三君蒙恤王謂公爲國大臣必久已灰而尚存乎公豈不聞哭先帝于賊廷者爲誰而今欲以淫詞污君子之耳哉芋大怒遣兵攻之家玉扼險拒戰相持數芋益兵大至家玉騎馬督陣過水次馬驚墜水次義軍潰芋進兵屠之餘眾走

入海永祿二年廣東反正家王知以事聞詔贈家王詹事府少詹事兵部侍郎謚文烈家王詩材亢爽于軍中作悲憤詩百餘首其弟梓行之有云同喪狗生無賴縱比流螢灰有光其志操可睹矣

張同敞別號別山湖廣江陵人弘治大學士居正之曾孫也少超雋尚忠義為諸生有文名上詩歌悲壯開朗不為近今之調善行草及八分書崇禎二年上方崇綜核追錄居正功復其廢同敞意在科舉遲遲未就久之乃應詔出補中書舍人崇禎十五年奉勅裁諭定蜀宗藩未復命而北都陷同敞奉哀詔哭踊絕食者數日自以世受國恩而蒙

永祿實錄卷十八

二

先皇帝被濯家世恩紀尤重遂冠以網巾衣布素撤音樂以終其身所領朝參牙牌佩之出入未及綴至是中朝典物淪沒唯同敞牙牌獨存乃為度廟懸奉之每旦必鞠躬修敬焉光中自以視居喪禮不朝荆土陷賊漂泊江湖開恩文皇帝立乃就闕陛見復錄居正邊功改錦衣衛指揮使非其好也以不欲沒祖功姑就之奉勅使湖南闖陷謁上于全州隨駕入武岡惡馬吉翔郭承吳恥與同列復就中書班改編修充誥勅撰文官擢侍講不合于劉承允奉勅出寓靖黔開永祿三年春崎嶇達桂林曾何騰蛟敗沒于湘潭楚師驚潰入廣西依何文瑞文瑞不能禮

永祿實錄卷十八

王

上命瞿式耜兼督楚師式耜奏薦同敞忠勇負宿望當任以楚事乃以少詹事兼兵部右侍郎督師復楚同敞至性過人局度恢廓每鼓厲諸將輒流涕被面諸將翕然欽感之楚西諸帥馬進忠等皆奉節制同敞盡瘁行間身無餘衣廚無兼肉尤為諸武人所重永祿四年春督諸軍下全州復東安圍永州糧不繼而退朝廷自失騰蛟經理錯亂散遣監督事權不一何文瑞以故督子仍督滇旅朱嗣敏以御史擢僉都監曹志建軍萬年策以僉事自請纓擢兵部侍郎督王馬營馬進忠又自以意請毛壽登為其軍督唐誠吳李芳皆居喪墨經用翰林兼部院銜分督馬進忠王進才軍猥沓倚附諸將尤輕狎之同敞亦為所搖擲莫能自行其志每午夜秉燭起歔歔悲吟以寄意永祿四年春大學士嚴起恆奏何文瑞忠勤之裔年少文弱當令讀書史館為皇上親臣不宜遣親戎行當舉楚事一委之張同敞則於國家大計與篤念世臣之恩並行不悖上乃解文瑞兵柄一付同敞然所督者滇楊及馬養麟而已同敞行視嚴關與胡一青議守桂之策阻要害樹柵立壘以待馬進忠之東方圖進取會梧州詔獄起同敞疏言朝廷方在危迫不宜用北寺獄拷掠言官王化澄怒擬旨答云詔獄廷杖祖宗舊制爾獨不念爾祖居正之杖鄒元標乎同

敵大患以辱詆其祖抗疏伸理尤為化澄所恨會于元煜
自楚西來詣闕求督楚師化澄遽擢元煜兵部尚書兼副
都御史盡督王馬滇楊之兵以奪同敵權元煜者故大學
士慎行之孫昏耄猥墨尤為物論所不齒既至桂林節女
以嫁趙印選印選遂擁之為軍主與同敵抗滅胡一青軍
食嚴關守兵皆餒一青退屯大榕江口孔有德來攻印選
不援一青孤軍潰印選遽攜帑走有德進兵薄桂林同敵
單騎麾兵兵皆驚散不聽同敵馳入城見瞿式耜曰同敵
不殂于陣者為不欲曖昧自斃耳願與秉燭行酒各賦絕
命詩是夕有德屯兵城西北火光燭城中城門無守者同

永曆實錄卷十八

四

敵據枕酣臥鼾聲如雷黎明起與式耜沐櫛整冠服坐署
中從者皆散口兵入被執見有德同敵瞋目戟手向有德
曰麾下從毛將軍起海上受朝廷恩命官三品今國且垂
亡吾以麾下為久矣而尚存耶或者吾殆見鬼乎有德
大怒命壯士曳之仆地捶之折一臂一臂突出同敵大呼
曰叛國賊速殺我國士不可辱也有德知不可屈命曳之
出與式耜同繫有德遣降吏彭而述王三元來勸降式耜
言四世受國恩為朝廷大臣但祈一死必無降義同敵曰
先生奈何以此與戴犬豕頭人語迅雷豈為螻蟻設耶繫
間與式耜唱和詩各十餘首流傳人間金堡集而行之居

旬日有德復召之入置酒與飲殺肉置地鋪瓊命坐同敵
植立不揖以足蹴肉傾之曰此犬豕食何污吾目有德令
置繩牀食案同敵不肯就坐曰囚首短衣豈飲食時耶有
德命取巾衫與之同敵正冠整襟向有德揖稱謝有德曰
汝固不揖我而今何揖也同敵曰麾下惠我以冠服我將
服之以次上見先皇帝于天下見先人于九原麾下真
善我次者吾知己也故揖謝乃就坐舉酒屬式耜曰先生
且強飲座中孰為口口口口皆我中國文武衣冠吏士特
一念之差遂成口口使孔參戎一轉念庸詎不可同為社
稷次乎有德曰攝之明日遂遇害桂林不見雪者十五年

永曆實錄卷十八

五

矣同敵臨刑之曰雪霰雜下林岫皆白雷電交作同敵顧
謂式耜曰此豈非先生及敵乎式耜笑而頷之同敵姿幹
清偉目灼灼光出睫外言笑軒爽文筆遒勁給事中陳泰
來列難于闔家人避難楚西徭峒游兵或擾之同敵大書
其門曰忠臣孝子之家烈風雷雨且將聽命而況人乎擲
筆顧坐客曰此志氣之必然無足疑者吾輩次當有以驗
之其刑也果如其言致雷雪之異焉同敵晚生一子方在
裸桂林陷不知所之

朱嗣敏字兼五直隸懷甯人頗工詩善行書以諸生參江
督呂大器軍謀用功貢授衡陽教諭中湖廣丙戌鄉舉嚴

起恆奏授中書舍人歷粵楚軍中改御史監焦璉曹志建軍擢僉都御史方受命桂平陷上奔南甯嗣敏崎嶇走賀縣入志建軍中鼓厲志建固守不降未幾以疾卒嗣敏文辭有餘非軍旅才其爲監督也坐嘯而已顧守正不嬖阿于疆帥張同敞重之

萬年策字獻之貴州平溪人以鄉舉任鄖陽府同知守鄖有功擢監軍僉事丁憂歸里年策歷官疆場與馬進忠相知聞及進忠湘潭劄退屯武靖閒年策赴之進忠自失何騰蛟無所推承意年策習行伍可與共事年策亦歆然自任入見行在自請督楚師朝廷意其能得王馬諸軍要領

永曆實錄卷十八

六

遽擢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賜尚方劍出年策既無殊才抑老矣不能馳驅奉命至靖州進忠屯新甯與相左口兵猝至驚遁歸里凡自何騰蛟沒後楚兵星散請纓監督者凡十餘人皆無一兵可將求附于諸將寓食而已其自以起義召募成軍者唯劉季鏞揭重熙

揭重熙字祝萬江西臨川人蚤歲文思敏瞻與同邑陳際泰齊名以五經應鄉會舉中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宏光中撫建汀贛之間王宋三姓據簾子洞倚山爲寇張肯堂李永茂勦撫之未定隆武元年江西陷重熙乃誘令歸正爲義軍以抗口兵以事上聞授重熙僉都御史督江福義

旅重熙以便宜援諸渠帥劄官遂據撫州金聲桓反正檄重熙解兵重熙姑令退屯山中聲桓之自贛歸守南昌也畱劉一鵬守撫建相接應既而口兵圍合一鵬不能赴援南昌陷一鵬棄撫州走就重熙于山砦重熙收輯之與義軍合出攻臨川永豐興國迭有收復未能守也重熙開道入奏詔加兵部侍郎便宜行事軍旣孤懸莫與策應兵冗糧絕眾漸離散口兵四面來攻大敗兵潰重熙遂遇害劉季鏞字安世江西吉水人大學士劉同升之子也隆武中以貢授翰林院待詔歸里吉安陷季鏞走湖南謁上于武岡改簡討尋擢中允與周鼎瀚不合觸劉承允馬吉翔

永曆實錄卷十八

七

怒有旨謫外季鏞遂請終制已乃奉勅復原銜兼僉都御史聯絡江楚義旅墨綬行事季鏞志節清峻高自標舉故娶李元鼎女元鼎降口季鏞遂出其妻顧年少喜功名無持重意輕何騰蛟與不相下銜勅開道走衡永所至慕義者津送之至鄱縣遂糾眾起號召響應復鄱茶陵興甯永興諸縣以便宜鑄小印如拊大輒授副總兵職方主事以下文武吏及郡邑守令頗不擇人而授漸失物望何騰蛟厭而裁抑之永曆三年春騰蛟敗沒江西再陷季鏞所統義兵多駭散堵允錫標將彭嵩年向文明及金聲桓部將益遇時屯聚郴韶閒季鏞收撫之尙未能得其要領

南至韶州將入見朝廷以其陳請繁疊薄之不召以兵部侍郎仍兼原銜出圖江楚帥標兵數百人至黃埠司民變起圍季鑑兵潰敗遂遇害季鑑兄伯欽仲鐸皆清節士也伯欽字安期尤敦長者行仕至太僕少卿以不鬚髮爲口吏所繫繫南昌獄不屈久之釋歸卒仲鐸字安禮舉于鄉充節制仕口隱于梅川吉安人士慕文山遺烈不肯屈節者比肩相屬諸劉而外有廬陵甘永安福周珣歐陽霖陳觀周鼎瀚之弟鼎泗皆鄉舉也甘永字方不從萬元吉軍中題授兵科給事中兵敗走外周珣字以連文筆清放氣致超雋廬陵舉人黃震象鼎象兄弟固捍闔士南昌陷遽

永曆實錄卷十八

九

遣信納欵珣知其實請于萬元吉楊廷麟誅之廷麟不聽珣拂衣去震象兄弟果獻城內應吉安陷震象必欲殺珣珣走行在授行人不就官退隱樂昌山中卒觀字二止甘貧砥節自吉安陷與妻子訣寓食攸縣山寺粗糲不給或飲水以終日鼎泗字疇五授中書舍人亦未就官退隱梅川歐陽霖初名介字方然以瀘溪教諭陞北流知縣擢戶科給事中車駕幸肇慶請西出桂林與杜永和廷爭棄官歸里閉戶食貧不通人事

周鼎瀚字浩若江西安福人都御史口口之孫也以蔭官南京刑部主事家藏書數萬卷多諸秘本南曹簡暇鼎瀚

開水閣于秦淮藏書其中四方人士借讀者皆得就讀仍爲資給之以是得交游譽聞北都陷思宗皇帝計至鼎瀚慟哭投淮水人吏救之不外南都陷走歸里今上立鼎瀚開闢陞見改翰林院侍講顧不能自堅與劉湘客不協遂附王坤傾湘客已爲劉承允所誚隨復因馬吉翔與承允比遽授侍讀學士進少詹事時內閣缺員馬吉翔以意答章奏不復稟擬直朱批行時召鼎瀚緣飾文句鼎瀚節自稱直文淵閣以是盡失素望爲中外所輕鼎瀚不自安請勅聯絡江楚帶兵部侍郎銜出復自署視師閣部爲何騰蛟所厭薄翔翔桂閒號召義兵瞿式耜疏糾之鼎

永曆實錄卷十八

九

瀚不得志就薤遇時監督其軍遇時曠其亢傲遂見殺鼎瀚夙以志節風操見重時輩驅馳思報國濱歿無降口志然不諳大體欲因緣就功名見嫉失所而外聞者莫不惜之時有田闢者字茅公河南人中崇禎甲戌進士官廣東監司廣東陷匿韶州糾義旅自署督師閣部引兵至桂陽縣境兵不戢民稍患苦之民變起兵圍闢遂見殺

永曆實錄卷十八終

永祿實錄卷十九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袁洪曹列傳 戴國士 蕭琦附

袁彭年字介眉別號特邱湖廣公安人父中道萬曆丙辰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工詩與兄宏道齊名彭年亦與兄祈年蚤立文譽以制義名家詩宗北地信陽關爲公安詩學者排詆備至時武陵楊鶴子嗣昌父子好惡相逕庭議者謂楚人父子喜于相反亦習氣然也彭年中崇禎甲戌進士授淮安推官以法鈎致陳啟新襖衣杖之啟新恚死繇是名動朝列以卓異徵赴考選薛國觀惡臺省異己聞

永祿實錄卷十九

奏上暫罷考選徵至者皆授部郎或補沿邊知縣明年上召對廷試進士授以科道官考選遂停彭年授禮部主事請告歸里荆土淪陷彭年避地江淮宏光初詣闕見乃改禮科給事中時楚事方棘彭年與御史江陵徐養心奏恢復大計根本在楚乞以前順天巡撫楊鶴督楚豫軍詔從之而馬士英方嚮用何騰蛟中格不行彭年故以亢直名既居省中與陳子龍吳适章正宸齊名時馬士英阮大鍼尤忌姜曰廣建安王府中尉朱統鑣應募上疏攻曰廣有逆謀詞連史可法呂大器張慎言彭年上言祖制中尉有奏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齎奏若

以換授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官加禁戒臣禮垣也事涉宗藩皆得執奏不聽馬士英欲以從逆爲驅陷東林名疏請誅逆言從逆諸臣疆半是正人君子之流彭年抄駁言從逆姓名傳播不一衆人乘閒陽爲正人口實陰爲逆黨解嘲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爲異日翻逆之轉語不至淆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夫從來善類所歸閒雜匪德東京盛名豈無逃灰之張儉元祐銅籍亦有幸免之元章二士作朋管華分席七賢寄傲山王同列豈因鄴宮一姓之惡遂毀銅臺全部之音唯是溫公一信蔡京而紹述之

永祿實錄卷十九

禍旋起唐室一進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今日何獨疑之繇是爲馬阮所深忌已而詔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彭年上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承樂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臣主之此不見正史後唯萬安行之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尙銘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德則邸聚谷大用等倚附逆瑾煽虐醜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是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先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時無不營而得之官有不脛而走之賂故逃網之方

卽從密網之地作姦之禁適以資發姦之人始猶帕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嘗後乃賍賄萬千成極重難返之勢豈非以奧援之塗愈秘而專傳送之津愈曲而費乎徒使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脅其長上不可不革疏入嚴旨切責浙江按察司照磨彭年既廢朝翔浙福聞思文皇帝召補原官聞陷遂降于彭年以伉直擊負時重望然挾謀數工揣持不能澹于權勢故夙生大節無足取者李成棟薦之爲口廣東提學副使閱兩歲江西反正舉兵圍贛州嶺海大震彭年故楚人聞何騰蛟堵允錫漸次復湖南北彭年與李元允交善知成棟有

永曆實錄卷十九

三

反正意因從史之成棟召彭年入密室定計遂決策以廣東歸順上至肇慶錄彭年功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彭年嫻典制喜操切金堡丁時魁亦以其素望稍引重之遂奏請釐綱紀慎黜陟重名器爲激厲忠義之用首疏參朱謀壘繇宗室徑授僉都錢匡以金聲桓書辦無出身履歷又無尺寸功呂爾璵假稱舉人驚身縱帥混跡臺端皆非法宜速黜之謀壘主馬吉翔匡因緣吉翔得勅旨爾璵吉翔狎客也彭年故力攻之以裁吉翔權疏入諸職級用者皆惴恐匡爾璵去謀壘以出楚催援江軍得不奪職彭年既以主持臺綱裁抑恩倖自任而以意授李成棟令

具密疏攻擊故上亦薄而忌之羣失職者怨彭年彭年抑善爲推卻移怨于金堡故堡斂怨尤深何吾騶于李成棟薦入政府堡時魁惡之吾騶結通政使毛毓祥給事中李用楫與堡時魁相齟齬彭年與吾騶皆因緣反正功大用行止略同冀彭年之援已彭年恥與吾騶伍亟思自異乃疏攻吾騶奏引私人紊亂國政吾騶亦許其把持李元允爲平之皆不聽吾騶稱疾謝政去彭年亦不自安乃以慈母病乞假治喪請舊制大臣請治喪者皆如丁憂例三年不得銷假得旨准假彭年遂解官居廣州彭年母與夙者皆中道姬妾偶有拊摩恩未嘗受父命令慈養已于禮當

永曆實錄卷十九

四

服小功彭年以忿爭失望緣飾爲引退計遂爲制服如生母其矯謾類如此永曆四年春南雄陷上將西奔彭年入見懼上西去必有攻已者乃請勅督元允軍援廣州上既至梧州吳貞毓等交攻彭年及堡時魁劉湘客蒙正發疏十餘上有詔彭年有反正功置勿問而建堡等下北鎮撫司獄獄既成李元允入見彭年附元允至行在疏言臣與四人同罪不當獨從寬宥請自詣廷尉服罪上優詔答之彭年返肇慶是冬廣東再陷彭年匿民間已復出投款言李成棟舊已反黃緣得免歸里挾策遊潛汚以詩自鳴木幾灰梧州之獄彭年首見攻而獨見原貸議者謂五人同

案而堡等素節未虧重罹刑戍彭年獨以曾爲降□畏之不敢誰何當國者顛倒至是欲救危亡宜不得已彭年早樹聲望宏光中尤以伉直爲天下想慕風采旣而隱節貪榮遂爲士大夫所厭憎瞿式耜嚴起恆堦允錫皆重惡之彭年知物望不厭益爲募岸文過自矜金堡始以其習知國憲不畏權倖獨與交好旣而隨元允赴闕要君請罪旣得優旨施施自得堡亦自悔其失交時有戴國士者字初士江西南昌人中天啟辛酉鄉試第一頗有文譽善結納爲聲望解學龍巡撫江西時降禮與交學龍以薦黃道周被逮國士經營其閒因以清流自標榜馳書四方迎送賓

永麻實錄卷十九

五

客日不暇給時稱其家爲東林茶館相傳其緘書檄日用麪五升南昌陷國士降于□爲辰沅道兵備副使已見江西反正湖南恢復陳友龍兵且壓沅遂舉沅州歸順上疏行在自署銜云比例部院舉人臣戴國士奏稱袁彭年爲總憲曹煜爲樞部臣始末視彭年煜宜得如二人官知者莫不笑之竝爲彭年媿內批以硃斥其銜彭年顧不恤物議爲之護飾授巡撫偏沅僉都御史湖北再陷國士復據沅州入于□自言通權變以緩明兵爲□保全土地人民事覺爲□所殺沒其家

洪天耀號西崖直隸欽縣人中崇禎丁丑進士絲部郎陞

武昌知府以清剛子惠宜其士民崇禎末興國土寇呂癭子作亂袁繼成平之餘黨猶熖動不息天耀撫慰安插乃大定崇禎十七年擢副使分巡下江防道武昌兵寇頻仍天耀自以恬素非禦亂才欲致仕去已而南都陷歸路絕不果移海南道駐瓊州天耀以瓊海阻大洋謂可粗安便之蒞任兩載輯撫黎漢得安堵隆武中求崇禎者旦暮九卿天耀處海外爲安身計不通請謁故不遷隆武二年上卽位于肇慶安南請封給事中李用楫受命往歸至廉州□李成棟攻陷海北用楫走渡瓊州成棟檄招瓊崖降天耀會用楫議阻海抗之用楫對瓊士民大言曰今天下

永麻實錄卷十九

木

已盡去更爲誰守唯宜早遣納欵以全百姓用楫方服所賜一品服天耀怒擊其玉帶曰公此帶出誰所賜而作此語也拉碎之奮臂批用楫頰部民譟起遂用楫顧用楫以此渡海走欽州□兵不至遂得至南甯達行在而天耀阻海守成棟盛兵來攻城垂陷天耀投縋墜地不灰成棟雅重天耀調護備至天耀不能自堅乃請以降順歸農成棟畱之軍中未遣歸旣反正天耀以與謀歸順功特詔起用擢吏部左侍郎天耀素無宦情又以名節不全用反正功居卿貳悒悒不自理恆稱疾不視事絕葷酒閉戶誦佛書李用楫懷見逐之怨又畏其揚己海外大言也每朝會必

以氣凌轢之天擢積不能忍顧用楫歎曰天擢不幸求成不得耳公言天下已盡去更爲誰守今日已得主公勉力盡忠玉帶尙可補也用楫報退繇是恨天擢刺骨永曆三年天擢九乞骸骨得請去寓高州高州守將李明忠驕憤無度以賄結用楫爲兄弟用楫爲之地遽以無尺寸功加官保封恩平伯因與用楫爲腹心交用楫謂明忠曰天擢舊官海外有異實爲少宰復受多金可襲殺之我保其無他明忠夜發卒攻天擢殺之殲其家童稚無免者掠其貲不滿百金明忠歎曰給事第欲報私怨而使我殺此窮老措大耶事露用楫方與王化澄吳貞毓比遂無致詰者天

永曆實錄卷十九

七

擢門人武昌鄭古愛欲擊殺用楫于廷用楫匿免

曹煜河南□□人中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分守蒼梧道按察副使隆武二年冬上卽位于肇慶煜與府江道唐紹堯同與擁戴紹堯擢戶部侍郎煜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已而廣東陷上西幸雷煜守梧州永曆元年正月李成棟遣副將楊大甫張月自高州進兵來攻師甫至郊煜出迎降機所屬守令歸附鬱林知州王華玉北流知縣歐陽霖抗節不屈煜遣兵捕之華玉霖走南甯得免成棟仍留煜署巡撫已而□遣巡撫耿獻忠至煜乃客寓廣州依成棟以居會成棟反正煜獻忠皆不次擢用獻忠拜工部尙書煜兵

部左侍郎掌部事華玉霖交疏攻之詔不問時江楚閩蜀大鎮數十擁兵殆百萬四方紳士義民起義者接踵聞上出肇慶將度嶺親征皆踊躍請命奏報填委煜才既猥下又以降吏依成棟得掌樞政益澳阿苟容凡疆場戰守機宜駕馭爵賞部署兵馬皆惛惛弗能理奉行詔旨給予劄印日匆匆不暇給下樞科參持兩端職方郎中南海唐元楫與煜同年進士又嘗與煜同降□相爲比曜元楫尤貪狠不知恥堂司互相蓋覆四方奏使排闥叫號凌轢無紀煜媿受而已自隆武來諸帥進退不復咨中樞取決率以意爲行止積成瓦解上卽位始用林佳鼎以左侍郎掌樞

永曆實錄卷十九

八

務稍務振攝未幾佳鼎親帥兵與蘇觀生戰敗沒王化澄繼之茸闕無度部權復替化澄人直蕭琦繼之蕭琦者字韓若江西廬陵人素有文望頗自矜名節及驟遷九卿遽以賄爲命鬻武弁劄至十餘金而得副總兵銜積金帛鉅萬以數艦載至象州舟覆盡沒于潭琦亦病沒至是煜愈益壞日奉諸將鼻息彼嫌此礙怨惡叢之煜益窘繇是四方益輕朝廷分崩銷蝕以迄于亡永曆四年春南雄陷上西奔梧州煜遂不從請勅督東粵諸軍畱守肇慶是年冬肇慶再陷煜走歿

永曆實錄卷十九終

永祿實錄卷二十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章郭吳萬程列傳

童天閩湖廣施州衛人崇禎庚午鄉舉宏光中以推官請饒國馬士英得陞見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歸施州調募楚勝上漢兵入衛未赴南都陷遂入閩上疏自陳思文皇帝召見之天閩軀幹魁偉言論誕思文皇帝悅之擢僉都御史監御營軍閩陷走歸施州上至武岡天閩入見與劉承允比遠擢戶部尚書武岡陷復走歸施州永祿四年復入見于梧州吳貞毓欲逐晏清天閩與貞毓相結納擬

永祿實錄卷二十

貞毓旦夕遷吏部則已復戶部時天閩方居母憂適二十五月遂亟欲除喪自著禪論一篇謂禪者淡也孝子之心至此而可以淡則除喪受王事正其時矣見者莫不憎笑之俄延間兵逼梧州上奔潯南天閩走將歸施州中道死

郭之奇字菽子廣東東莞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河南知縣崇禎八年特詔推知行取者考授詞林之奇得改翰林院檢討漸陞侍講之奇既以賄得史職迫不能償其所賄乃緣例乞外遷典文得改副使提督學政被劾職職家居宏光初下詔起廢之奇以不謹削奪不得與久之乃

士英赴闕選自削革中用內黃瑄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都陷走歸里隆武中起用不赴已同蘇觀生擁唐王聿錫兵至遂就李成棟乞降永祿二年廣東反正上在肇慶之奇屢求入朝廷以其忤競賄謁不之召明年內降勅以原官召用之奇恐入而不見容也遂結杜永和為外援永和出守梅關赴闕陛辭之奇隨之入忌黃奇遇之清望軋己而欲奪之與萬翱謀思所以陷之奇遇應詔奏薦舉人黃維璟品行文學應閣試得俞旨之奇乃與翱宴永和酒酣具言維璟以美妾一金千兩賄奇遇薦己永和遽悲曰吾輩出死力為朝廷守一隅土坐令人雍容

永祿實錄卷二十

受賄耶願謂之奇公胡不言之奇曰吾與奇遇同官言則嫌于相軋公為朝廷虎臣當擊去之即撲殺于廷亦無不可永和曰文臣不言則人將謂我越俎之奇顧翱曰萬司馬願為公先驅然非公露章奇遇黨援甚固莫能動也翱亦知事無根甚願之奇對永和屬己王化澄力從與之且恃永和威力謂必濟遂疏攻奇遇如之奇言永和疏繼入上素知奇遇端介得疏駭怒姑令奇遇回奏奇遇疏稱維璟之文行貧富與臣薦維璟之為公為私天地鬼神鑒之臣不屑辯惟是之奇翱結勳帥要朝廷誣斥經筵近侍不知何心上竝令之奇回話已而永和知其誣也自悔為

之奇所給面奏寢其疏勿行上切責之奇姑置勿問奇遇
事得白遂請告去之奇乃與吳貞毓程源萬翺比興大獄
于梧州驅逐異己之奇遂拜禮部尚書之奇之將入也朝
士皆知其險陂冒競將益壞國事故沮折經年顧之奇營
交內外終難抑止而朝廷建立三四年來搢紳衰落呂大
器李若星李永茂既以志不行無意再起北方久陷寂不
知有嶺海立國事吳浙阻遠舊臣或潛避山谷略聞音息
終莫能起唯南望輒歎或賦詩寄意而已當上初立舊臣
如萬元吉楊廷麟劉同升郭維經皆旋死事詔徵用者文
安之王錫表郭都賢李陳玉印司奇尹民興劉若金俱中

永曆實錄卷二十

三

道阻不得遂開元倪嘉慶輩又皆披緇放浪江湖無興
復志聞蜀搢紳有至者率庸猥無足采或復寒士起草
茅大用之類皆斗筭劣瑣自媒躁進故任使空匱列位多
虛嚴起惟金堡等自以甲科資階求入當亡亦莫能廢
故之奇貞毓源萬翺等自以甲科資階求入當亡亦莫能廢
也之奇居禮部數月飄搖蒼梧日唯毀擊貞介拔引匪類
爲事已與化澄比受胡執恭賂力請封孫可望眞王方巖
訟問兩粵皆陷之奇遁復降于□死

吳貞毓字元聲直隸宜興人中崇禎癸未進士避亂江西
依族叔炳永歷元年隨炳詣行在炳驟登政府貞毓亦擢

吏部文選司主事隨上武岡驟遷郎中掌銓政唯劉承允
意不能爲短長上南奔柳州貞毓達行在遽自太嘗寺少
卿擢吏部右侍郎以冢宰自期會召晏清至清以二十載
舊銓曹清望久著上意傾委貞毓不能獵奪遂怏怏求出
視師上發南甯出肇慶使貞毓先貞毓見李成棟曲意結
納誘成棟使治行宮于廣州要上東幸成棟惑之瞿式耜
疏言楚黔諸帥翹首咸靈如望雲霓駕旣東幸將謂朝廷
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之嫌非特失興復之望而偏
處海濱將有進退維谷之憂矣上意亦不欲行會遣劉遠
生勞成棟軍遠生開陳利害爲成棟言成棟感悟乃罷奉

永曆實錄卷二十

四

迎之議貞毓益失意難于返闕遂請督視嶺上翺翺韶州
居數月成棟益知貞毓姦狀禮意浸衰貞毓進退失據怨
朝廷之不召也謂金堡等阻己恨之日甚久之自請入朝
招戶部尚書日思逐晏清而代之清屢乞骸骨上不聽貞
毓益怏怏時朝廷方清流品抑躁競袁彭年丁時魁金堡
力持行之郭之奇萬翺程源李用楫張孝起朱統鐸皆不
得志泊以軍事自陳請求勅印餉口行伍者藉藉怨望貞
毓率與結納約以己得秉銓政當咸恣如意貞毓之成進
士也出朱天麟門思援天麟復入直爲己主盟王化澄利
天麟之入相爲首尾乃因天麟外結陳邦傳爲援而內以

夏國祥馬吉翔為主故羣不逞者奉貞毓戴之日陽毗思逞意江楚淪陷嶺上東西交棘勿恤也永祿四年春上在梧州貞毓因國祥請勅召化澄入直貞毓遂露章劾堡等羣所與黨者踵之疏十餘上堡等下詔獄貞毓繇是益驕與化澄內外應攻擊異己者將逐嚴起恆晏清而以天麟及己代之高必正入見貞毓遣客迎候于道通殷勤請必正殺堡等逐起恆清及都御史余燦必正既薄貞毓露其言貞毓乃沮胡欽華輦金粟入行在賂化澄及諸部科爲孫可望請封秦王總理天下貞毓爲之主嚴起恆執不從貞毓乃密具啟稱臣于可望疏沮王封者名姓爲一冊起

永祿實錄卷十

本

恆爲首其盡心傾戴者爲一冊已爲首其後可望遂怒殺起恆等二十餘人胡欽華劾瞿式耜老姦誤國王化澄調嚴旨切責張同敞授兵柄于于元煜以壞桂林皆貞毓族之也貞毓外默中險與夏國祥稱鄉里尤委曲故爲羣不逞者所宗主得志不半載行在遂瓦解明年上入滇如寓公以迄于亡梧州亂上奔海南貞毓走死于亂軍

萬翱字九臯江西南昌人萬元吉之族子也短小輕冶憲游狹斜間中崇禎癸未進士授杭州推官城陷遁歸里從元吉義軍中隆武元年擢兵部主事已改兵科給事中元吉守贛州翱浮寓吉贛聞贛州陷元吉殉難然江楚閒往

往有紳士義民團聚不下翱得依之以居密奏爲諸義旅開道求聯絡陞太僕寺卿監江西義軍已擢兵部右侍郎江西再陷翱走赴行在即以右侍郎部翱意猶快快王化澄罷相怨望因結翱爲朋黨遂與郭之奇比因杜永和誣計黃奇遇有旨令翱回奏翱驚懼自陳出于傳聞朝廷方務姑息置勿問永祿四年春上西幸兵部左侍郎掌部事曹煜留守肇慶翱自以爲當得中樞時樞政陵替闕外無所稟受願以冒功請勅印黃劄者皆有餽遺勳帥陳請非分亦有私賄故翱與程源曾可藻俱垂腴焉上素薄翱不欲授乃以樞篆付嚴起恆攝理翱以是怨起恆而疑金

永祿實錄卷十

本

堡等之持之也遂與王化澄吳貞毓謀興大獄殺堡以搖起恆因與可藻約令可藻因夏國祥求授兵部尙書期一月後可藻出督西師奪瞿式耜兵柄而翱代掌中樞遂嗾給事中雷德復誣奏起恆二十四罪會可藻謀洩廷臣大譁可藻不能得而起恆稱疾力謝樞政王化澄入直力爲翱主內批陞翱兵部尙書胡欽華挾賄爲孫可望請王封翱力主之起恆堅不從翱再三執奏恫喝上封可望荆郡王然可望已據僞冊稱秦王弗受也居兩月兩粵陷上奔潯南翱弗從攜兩妾匿梧州山中已乃就馬蛟麟乞降蛟麟狎而畱之爲幕賓李定國復桂林下湖南翱乃走衡州

見定國定國以其曾屈節待之甚倨翽因入達定國白陳
主可望王封爲己功尤爲定國所厭惡乃言于庭曰萬尙
書朝廷大臣宜加優禮然曾註誤未奉明旨復職故不使
與抗禮聞者咋舌翽故施施無愧色定國兵退翽又降于
洪承疇爲請得授參政未幾以罪廢

程源字金一四川人初舉于鄉以制義交吳士顧夢
麟爲之延譽源情自喜遂以天下士自居中崇禎癸未
進士方觀政孫傳庭敗于陝州都下藉藉知其必債源上
書言殲大寇必因大舉合數十萬之眾八面而齊攻之使
之疲於奔命然後可一舉成擒乞勅傳庭憑關固守勿事

永曆實錄卷二十

七

浪戰書奏不省居數日傳庭敗問主三秦陷沒源以是得
知兵名然實疏闊氣矜無能爲也宏光中授中書舍人隆
武元年擢兵科給事中使四川聯絡禦寇源至遵義依王
祥遣使奏賊用南功擢僉都御史與祥浸有隙祥因辱之
已而釋之又佯謝過與飲源展轉得脫遂走詣行在家留
祥所源盡匿祥跋扈狀亟稱祥忠勇知者哂之源既詣闕
自謂宜拜中樞一時游士以起義自銜者皆倚源爲重既
陛見陞兵部右侍郎留部權不屬諸附源者稍謝去源
乃志曹煜解部務源謂己必得之上特令嚴起恆攝理源
以是忌起恆而怨丁時魁金堡源故與吳貞毓萬翽比貞

毓翽以源氣魄粗戾樂排擊尤推奉之遂與貞毓等連章
攻擊下金堡等于詔獄源揣不得中樞遂自請出督蜀師
加兵部尙書賜尙方劍便宜行事以行然源故與王祥交
惡不能復入蜀次且梧州日驚將吏劄招無賴客以自張
既陛辭逗畱兩月餘日與貞毓翽疏攻朝士勅趨造就道
不得已乃行至潯南粵西陷不知所終

永曆實錄卷二十

八

鹽稅開署于湘潭乾沒狼籍爲同官鄭古愛所惡奮拳擊
之墜齒遂走粵西會上踐阼與擁戴附馬吉翔擢監察御
史巡按廣西出入亂軍中頗有勞勩未踰年擢僉都御史
巡撫廣西廣東反正瞿式耜檄可藻駐梧州嚴守以防不
虞可藻遽自稱總督兩廣式耜劾其帝制自命貽新附者
笑可藻不自安其母死已逾小祥矣乃請服喪終制未踰
年卽稱服闋詣闕補兵部右侍郎與夏國祥結鄉曲好欲
得本兵與萬翽比嗾雷德復訐嚴起恆姦露不得逞萬翽
既拜中樞不欲負可藻姑爲虛名以謝之特勅授南京兵
部尙書通國笑之粵陷不知所終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金堡列傳

姚湘

印司奇

丁時魁

張孝起附

金堡字衛公別字道隱浙江仁和人爲諸生時孤介曠遠不屑爲時名弱冠博通羣書熟知天下利病文筆清堅度越谿徑應崇禎丙子鄉試五策談時政娓娓數萬言危詞切論直攻乘輿無諱主者奇之舉于鄉闈膺出天下擬之羅倫廷對已中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擢發姦猾安撫流離士民欣戴之山東盜起臨清豪族故習爲響馬賊應盜起者眾至數萬堡肩輿從數胥吏扣其壘慨爲陳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大義盜魁感泣叩頭請死堡慰安之皆解散歸農堡耻以撫盜功自見遂不敘崇禎十五年劉澤清以兵入衛駐臨清驕悍蔑文吏漁獵百姓堡抗言責之澤清報恨乃假新制以屬吏禮折堡堡與遇于道鳴騶過之不爲下澤清擒其驍卒扑之堡亦擒澤清前驅杖之如其扑澤清怒鼓噪起將攻堡堡盡散胥隸啟解門公服據印坐以待之澤清不敢動堡所招降盜魁聞堡受脅率健兒數千關弓怒馬里民持白梃踵之殆十萬人至城下圍澤清軍三匝澤清恐因巡泉使以求和請與堡相見堡單騎往會澤清于僧院因其歃血約澤清不得犯臨清一艸澤清許諾堡乃麾

健兒及里民散皆大譁呼聲震數十里上吏終惴惴畏澤清謂堡曰君自不畏禍勿貽我輩憂君姑以疾請假歸需大用可乎堡知上官相掣志不得行遂移疾歸里臨清民哀號送之數百里不絕堡里居亦以伉直折勢要仁和令劉堯佐與在籍主事姚奇允因緣爲姦利堡對巡按御史廷摘之堯佐罷去里人皆欽愛之宏光元年南都陷張國維戴魯王監國于浙東堡棄家奔依之已而知魯王無遠志而思文皇帝立于閩聲望遠聞乃閉道走閩陞見授禮科給事中堡抗疏言鄭芝龍擁兵自大無効死興復之志而驕蹇無人臣禮陛下不可恃之以致不測之虞思文皇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帝心善之弗能用也顧惜堡慮爲芝龍所害寢其奏不發已而以母憂解官全浙已陷不能歸遂浪游湖南依舉主學使周大啟避地沅州知天下將亡恆自祈死永麻元年辰沅陷堡匿黔陽山中辰沅道戴國士素慕堡名馳書請堡相見堡抗書答之婉切峭厲自稱無路之人金堡國士知不可屈乃止永麻二年楚粵稍定上在肇慶堡在沅服闋值郝永忠之亂遂出山達桂林瞿式耜奏請召堡入朝有旨召見堡詣闕上疏言今日天下敗盡陛下據一隅而望中興非有夏少康漢光武之憂勤剛斷終無濟理如欲爲晉元宋高因人成事既不可必得之數而亦何者爲

可因之人也今日之大患莫甚于關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復以匪人持政柄貽闕外輕郝永忠殘賊已復之士殺掠空武靖宜削爵暴罪檄楚督擒之正法以張國威而爲殘黎救一綫之命陳邦傳無尺寸之功爵上公假勅自稱世守隸視撫按宜視其爵勿使與効死疆場之臣齒馬吉翔扈從之勞在所當念然爵列侯官錦衣酬之足矣宜勿使與國政撓亂是非爲附庸之數從此收拾威靈一歸之陛下庶幾人心可壹天命可延不然臣不知所終也疏入吉翔大怒爲危詞激兩宮思以陷堡上召閣臣朱天麟赴暖閣厲聲問曰金堡何等人也天麟對曰堡在隆武中爲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三

給事直諫以參鄭芝龍爲思文皇帝所倚用者上變色曰卿謂鄭芝龍爲可參耶當參耶天麟知上意遽震掉不敢言遂稟嚴旨切責堡令安靜供職自上之立羣臣率苟容無敢昌言者堡疏入舉朝驚愕詆堡狂躁唯袁彭年丁時魁知推重之堡孤立亦遂與彭年時魁相得相與嚴抄參戮憲綱以裁恩倖抑冒濫冀重主權故忌者益眾嚴起恆以厚重詳慎居政府瞿式耜疑其委隨意稍不相得而朱天麟錄舊詞臣入直頗有物望式耜意其可與言也稱之于堡堡遂意天麟可倚其圖整飭因劉湘客道意至是天麟憚馬吉翔之威又知上意不喜堡乃對上言堡使劉湘

客至臣所請與臣同心去馬吉翔臣幾爲堡所誤上顧笑之而起恆于上前力稱堡言雖過當然皇上起多難欲收人心萬不可譴斥直臣上意稍解故堡彭年時魁諸劾功罪裁僥倖諸大計亦稍稍得行而天麟以反覆消沮自慙謝病免陳邦傳尤怨堡甚兩疏攻堡請堡爲監軍辭尤不遜堡奏邦傳何人厄羸伏處之兵亦何所監而敢請天子從官爲其監軍妄意臣且懼之得覆其矯詔稱世守之罪乞追原勅視有無世守字樣令罪有所歸得旨取邦傳原勅覆勘果無世守字樣邦傳乃誓服自邦傳承劉承允之後恣睢跋扈諸將皆挾意凌蔑又邦傳屈抑楚粵諸將皆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四

漸斂戢聽命曹志建于諸將中尤狂誕顧語人曰使朝廷唯嚴閣老金掌科之言是行吾敢不以死自効乎吳貞毓程源萬翺以新進躡九卿猶不自滿江楚川黔起家監紀率皆落魄書生依諸將自售遠欲得部院銜陳乞勅印餉口行閒又聞有投誠官視原銜降級授職之例益思躡尊貴爲他日自鬻計干請不遂則號哭闕下橫詆部科謂己毀家出萬死爲國家圖興復而屈被抄掠堡成進士十年歷中外人諫垣且五載稍改工科左給事中官不踰七品諸忌者益以是惡其異己謗訕騰沸堡聞而歎曰今吾輩七尺將不知齒誰利刃而猶以虛名競耶堡居省中謝

絕饋問乃至不能參胥吏科抄皆手自錄行朝參唯一青紵衣寒暑不易永祿三年孫可望使楊畏知奉書內附求王封書詞倨慢朝議疑之堡上言今謂不當吝王封鼓厲可望者其議不一臣請分別爲陛下陳之謂不以王封可望則可望且逆顏行而重上南顧之憂其說似也然可望之順逆以時以勢當內謀之心久矣使其思順也雖不王猶景附也如其尙存兩可之疑以觀望事勢則雖王之徒益其驕他日且進王而有求其亦將從之乎說者又謂不以王予可望難禁可望之自王夫自王則誰能禁之耶雖李白成張獻忠之自帝亦無有禁之者顧可望業已乞靈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革

於龍命則授我以禁之之權而何弗不可禁之乎說者又謂可望舉全滇土地十萬甲兵以歸我功在可王乃江粵之土我已失之土也滇未失之土也金聲桓李成棟舉已失之土而效順且不敢邀王封而廷議亦唯祖制是守今乃舉而授之可望則何以謝聲桓成棟于地下而激厲其部曲乎說者又謂漢高帝嘗以齊封韓信矣漢文帝嘗以王假尉佗矣而卒得二人之用此尤謬也漢高之于信臣主未定之日也尉佗與漢並起爭秦鹿而可望所爭者誰之鹿耶且漢文席天下一家全盛之勢行陽與陰取之術以消戰爭而使其自服今陛下自度能如盛漢姑予之而

可望將自戢焉否也至或謂唐之郭子儀李光弼宋之岳飛韓世忠皆嘗王矣則唐宋無異姓不王之制而王輕祖訓昭垂一旦而王之則眞王矣且郭李之王猶待兩京收復之後岳韓之王亦在百戰折兀朮之餘而可望之在今日固未嘗有一矢之功也或曰昭代之制異姓不王而徐嘗湯李皆王矣乃彼以贈死而非以寵生無亦姑畱以待諸將之有大功者于異日而今胡以死者之榮加生者哉抑或曰金忠嘗王矣夫忠者□□也因其王而王之則亦左賢谷蠡之稱耳今可望據滇順則歸本朝逆則折入于□處兩可之勢而決意効順無亦恥爲□□乎而我以金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本

忠之例待之則是可望欲遷喬木而我固納之幽谷也大抵今日之以懷可望而使爲我用者不在可望而在陛下控御諸將以圖恢復如恢復之勢已定雖不與之以王可望焉往如其日邁月征進寸退尺國事日非則陛下徒囑祖制以解諸將之體而可望既王之後更有不忍言者稍有識者固能逆觀之矣疏入中外以爲允乃罷王封之議時兩粵盡嶺而守兵老糧匱諸將遷延苟安嚴起恆與堡謀謂國勢垂垂日蹙諸將益懈唯有上親征鼓勵之一策耳顧所患者扈衛空虛請開事例以兩殿中書鴻臚上林諸冗官許衿士納貲立御營庫得十萬金可募丁壯五六

千人從駕安奉兩宮于內地而上厯諸營相機策厲事猶可爲堡力贊之乃改刑部侍郎劉遠生爲兵部督理戎政移堡兵科將漸次行之馬吉翔陽喜從之而陰使夏國祥撓亂之不一月御營庫將貯五萬金國祥皆以兩宮旨取宮中別用事不得就朱天麟居南甯日與陳邦傳謀所以傾堡者欲因孫可望以脅上殺堡乃遣胡執恭作偽勅冊鑄寶封可望秦王事既成會梅蘭告急夏國祥以敵兵旦夕至慌上且曰李元[允]杜永和將挾上爲復降資兩宮震懼遂西奔諸不逞者之欲攻堡也謂必以袁彭年反覆無恆節倚李成棟父子挾制朝廷爲名而懼東將不敢發故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七

欲上去肇慶而西則可挾陳邦傳以鉗上且以東粵不保爲堡等謀國無狀之罪吳貞毓與馬吉翔夏國祥内外合謀已定故上踉蹌棄肇慶瞿式耜嚴起恆交諫不聽既至梧州吳貞毓張孝起率其黨數十人連疏攻堡及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把持國政裁抑恩紀謀危社稷遂號職逮下錦衣衛拷訊嚴起恆率羣臣跪伏求寬不聽馬吉翔嗾其黨以生棒扑之諸刑皆備而堡刑尤獨酷斃血衝脅脊幾死者數四瞿式耜亢疏申理不聽曹志建焦璉胡一青楊國棟馬進忠王進才馬寶交疏申救乃下法司定罪進忠復上言臣等於堡從無圖外之交但緣皇上今

日具官濟濟而中外輿論謂可心膂寄者唯一金堡乃忽舉此崇禎宏光取敗之敝政而加諸直臣軍民之心無不驚駭乞速有堡置之言路以回天意收人心上意亦動高必正人見吳貞毓等迎謁請爲殺堡必正既陞見出卽就堡舟次抱堡慟哭貞毓等始戢遂得減死論謫戍清浪衛堡赴戍不得達留客桂林瞿式耜館之堡左足創攀須杖而行遂絕意世事故喜讀莊子及是稍習浮屠書衣衲衣桂林陷遂與通政使印司奇祝髮爲僧去世所稱澹歸大師者是也堡文筆宕遠深詣詩銘刻高舉獨立古今閒成一家言行書入逸品名位利祿妻子皆不繫其心唯微有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

本

酒過其友人姚湘宇夢峽餘杭人口兵陷杭不肯鬚髮隨堡出飄泊楚粵丁時魁欲官之湘罵曰吾死爲大明一秀才足矣何用此腐鼠爲詩文亦亢爽有氣然亦頗有酒過印司奇字雪浪湖廣桃源人峭直廉介使氣不爲物下中崇禎辛未進士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遷員外郎南京吏部尙書謝陞奉召掌北銓司奇以新例裁其駟卒陞僦夫以行微辭責之南都僚屬送陞祖道司奇獨不往陞顧重之已除鎮江知府溫體仁欲陷錢謙益瞿式耜募無賴子擊登聞鼓訟之下撫按檄司奇會鞠司奇適無賴子姦狀體仁怒鐫司奇級已而與推官雷起劒交惡巡撫張國

維有起劔交訟于庭謝陞已拜大學士當擬旨知司奇抗直黜起劔而司奇降論送歸里顧其自鎮江歸也囊無十金清名甲于江表隆武中起用赴閩思文皇帝曾寓東吳知司奇清節擢僉都御史協理院事闕陷走歸里兵破辰嘗司奇棄家南走崎嶇苗獠開馬進忠津送之永麻四年秋至桂林瞿式耜奏司奇清節舊臣開關依主宜卽召用乃擢通政使特勅召見未赴客寓草菴中與金堡同居桂林陷司奇遂與堡除鬚髮爲僧司奇不喜習浮屠法遂返湖北隱焉

丁時魁字斗生湖廣江夏人中崇禎庚辰進士授禮部主事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九

事丁憂歸里兩都陷江漢大亂時魁間道避寇陞見思文皇帝于福州改禮科給事中奉勅出勞軍湖南湖南陷走沅靖上在桂林勅召入見改吏科左給事中上疏陳新政八策以重爵賞攬威福爲要當時謂爲碩畫上奔南甯瞿式耜留時魁協守桂林兩粵定上出肇慶時魁赴行在擢吏科都給事中裁抑恩倖剔除冒濫深爲不逞者所忌時魁力持行之居兩載陞大嘗寺少卿仍理科事已爲吳貞毓等所攻王化澄馬吉翔尤銜之下錦衣獄掠治毒楚時魁憤歎曰吾以閒關從主故口執吾弟繫于獄榜掠無完膚吾在此亦繫于獄榜掠無完膚朝廷亦何忍耶已而論

戍鎮遠至桂林張同敞館之桂林陷見執孔有德召爲幕客居數月病死黃岡何履仕爲治喪割其辦擲棺外曰斗生不戴此辦以死可不負梧州一頓棒而今不免也惜哉張孝起字將子直隸吳縣人崇禎壬午鄉舉被走閩授知縣李成棟陷廣東分兵略地孝起嬰城守民潰散兵且至孝起與其妻引縋自縊其小胥奔救之其妻已卒小胥昇孝起走得達行在擢吏科給事中頗以清直著已而忌丁時魁之先己也遂與王化澄比陷時魁堡因陞都給事中以意行刑賞國是燭亂兩粵垂危不恤師師爲狂醫以迄於亡孝起逃去不知所終議者謂小胥之救差之俄頃孝起與城俱亡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晚節不終徒亂人國人之不得終爲君子豈亦有命耶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

十

永麻實錄卷二十一終

衡陽王夫之譏

死節列傳上

侯偉時字異度別號令邱湖廣公安人中崇禎辛未進士授□知縣以清望徵擢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司郎中會北都陷偉時變服南走得免賊之破北都也官要職者皆責其背役鈎致之無脫者偉時當崇禎末士風競躁獨恬淡退處胥役皆感其德度故獨得逸去既歸楚荆土淪陷浮沉湖湘間不復有當世志買田南嶽將安置妻子自披緇去而湖南兵亂不能容遂走粵會上自粵往武岡

永曆實錄卷二十二

偉時陞見超拜吏部右侍郎李若星爲尙書惡劉承允解官去偉時遂秉鈐政未匝月孔有德犯武岡劉承允降上奔靖州偉時追從駕不及遂見執吳炳傳上瑞皆降附蜀偉時不屈見有德疑立直視不交一語遺鬚髮不從遂遇害承允三年給事中尹三聘奏偉時清望奇忠宜得卹典詔贈禮部尙書諡忠靖

傅作霖字潤生湖廣武陵人亢爽有志略喜功名中崇禎壬午鄉舉張獻忠陷湖南北鈎索士紳作霖走桃源結鄉兵抗賊宏光元年南都陷堵允錫徵湖南人士糾義旅勤王作霖應辟召題授監紀推官奉檄聯絡營澧鄉團已而

忠貞營降作霖言于何騰蛟曰東南兵勢之重無如楚者上遠處閩海威令不能遠及恐此諸軍益驕不能唯公所

用誠迎上駐蹕長沙鼓厲諸軍東下武昌以圖陪京西取荊州以出襄鄧誠千載一時也騰蛟初無迎上意聞作霖言頗動遂遣詣闕迎駕思文皇帝召作霖陛見敷奏詳以請上必出楚上大悅擢作霖職方司主事監楚兵赴贛扈迎加恩騰蛟允錫及諸將有差作霖歸楚亟以迎駕促騰蛟騰蛟意移漫遣郝永忠張先壁移兵茶衡稱扈迎皆次且不行亦不遣作霖往作霖再三爲騰蛟言天子望公如渴公當使霖勿負天子騰蛟怒其相切責也檄遣作霖監

永曆實錄卷二十二

王允成軍于湘鄉風令湘鄉知縣劉宗陶激士民噪之作霖遂走寶慶劉承允迎監其軍作霖性伉直忠果而競于自見卞急不能爲物下起書生游軍旅間不諳大體問于知人自問歸爲騰蛟所忌重見挫頗銜騰蛟堵允錫以門生畜之作霖自以親受思文皇帝知遇亦弗善也至武岡承允傾心結納之作霖遂與交好承允舉軍聽作霖節制作霖遂欲從承允成大勳上卽位遣勅使勞承允軍使歸以作霖能得承允軍心聞改監軍御史俄晉太僕寺卿承允元年上在桂林徵承允入衛作霖陛見超擢兵部右侍郎已而上幸武岡改左侍郎行尙書事承允驕恣日

甚閣部大臣皆惡承允不入李若星楊喬然與承允忤皆挂冠去作霖總理諸務時與票擬為承允所掣往往唯承允意四方奏報或寢不行人士進用者皆不擇人而授馬吉翔郭承吳侯性皆與奏封五等何騰蛟入見承允重挫窘之作霖亦以故隙稍見顏色繇是誹責交起而作霖未之知也及孔有德犯武岡承允以重取怨于諸將退無所往潛作降計作霖方竭意盡力勸承允死戰承允佯諾之而自赴石羊渡軍中密遣使通欵遂舉軍降上遽奪門出奔作霖大驚輕騎從上行不十里扈從諸吏士稍有詬作霖者作霖愕眙走山中自以為承允所紿誤大愧

永曆實錄卷二十二

三

憾欲自裁已乃歎曰吾既不惜一死何忍耻死草中不與逆賊面折也居數日承允遣使邀作霖出作霖至見承允罵曰吾為汝受不令名豈附汝求富貴者將不惜身名買汝一死戰耳今若此吾且與狗彘交見汝面目正令我憾憾汝況敢衣□□至我前耶因嚙舌出血嚙承允面揮拳擊之不中以頭觸承允胸承允走有德再三使承允勸作霖降承允見即哭罵不絕聲承允嚙不敢言而退有德聞而壯之召之見問傳尚書欲何為作霖直視曰欲死爾羈之月餘作霖終不肯鬚髮有德知不可屈乃遇害尚可喜尤慕其義為買棺衾葬之立廟武岡永曆三年贈兵部尚

書

熊興麟字石兒四川□□人中崇禎癸未進士隆武中為試御史承厯元年實授監察御史巡按貴州值張獻忠遣孫可望寇貴陽黔土擾亂遲回未赴甯陽縣□兵至走山中已與兵部主事李芳先同被執□黔陽令勸之鬚髮大罵不從遂繫解營德舟行至中途守者欽其志義寬械繫夜靜守者酣寢芳先將逸蹴興麟起與謀去興麟曰死吾分也逸而追追而後見殺是幸免而不免也君勉去吾精爽已馳赴武陵刀下矣芳先強之遂酣睡不聽芳先執于垂涕而去興麟至營德孔有德令鬚髮納欵不屈自言

永曆實錄卷二十二

四

吾與李職方同執中途可去而不去欲死于青天白日下爾豈從汝犬豕求活耶遂遇害

李興瑋字天玉湖廣巴陵人弱冠以文藻清拔推重流輩應湖廣己卯鄉舉為章曠所賞拔用副榜生貢入太學假歸值張獻忠陷岳州索舉貢充偽吏興瑋以漁艇走江北請兵恢復遇左良玉前部李成名因邀與同復岳州已而獻忠來爭成名兵退興瑋走僅以身免賊擒興瑋父母兄弟宗族凡二十餘人皆殺之○光元年李自成渡江羣賊大掠巴陵興瑋走湖南依章曠參幕府曠以興瑋年少懦弱不習馳驅請于何騰蛟檄補臨武教諭臨武令貪林

無狀撈掠庠士興瑋憤之。言于騰蛟罷令去。臨武士民戴興瑋請卽攝令事興瑋。不從。應鄉試于衡州中。丙戌鄉舉。騰蛟縣臨武印。固待興瑋者。四月。遂題授臨武知縣。以簡澹爲邑民愛戴。永曆元年四月。衡州陷。章曠退屯永州。使人召興瑋棄城從己。軍中興瑋辭曰。興瑋不欲受民社而先生強我。既已膺百里之命。則蚤盟之五內。期以頸血濺城頭。土耳不能應先生教也。督士民嬰城守。時湖南北六十餘州縣望風靡走。無一守者。唯臨武不下。兵來攻乘墮距戰。凡五晝夜。兵佯退。興瑋督民兵開門躡之。伏起。民兵潰敗。興瑋被執。送孔有德。令下吏索降。巡使李茂

永曆實錄卷二十二

五

祖勸誘之興瑋大罵曰。李興瑋。男子讀聖賢書。豈汝輩從。求食者所能誘耶。茂祖怒繫之獄。興瑋未有妻子。唯一髻蒼頭相隨。亦不肯鬚髮。自請同繫。興瑋于獄與聞大成唱和作詩數十篇。伏不傳。茂祖知不可屈。報有德殺之。興瑋將赴刑。南向叩首已。顧大成曰。吾與君今日乃得畢此一大事。遂遇害。其髻蒼頭自請同死。刑者以無殺蒼頭。令不聽。蒼頭奪刀斫殺興瑋者。遂亦見殺。聞大成字子。上湖廣羅田人。江北陷。人士多受賊僞命。大成棄家走湖南。以貢授監紀推官。湖南陷于大成。于鄱縣山中招義旅將起。兵至被執。與李興瑋同繫衡州獄。

大成因獄卒沽酒與興瑋飲。醉則悲歌。慨相唱和。無紙皆裂襟裳襪布書之多。佚不傳。唯題獄壁一篇。好事者爲誦傳之。云讀書懷古道。服官素所期。論文慙太傅。舞劍學要離。忠孝千古事。死生旦夕之。不其戴天日。從容就義時。充志不鬚髮。與興瑋同日遇害。臨刑從容引頸就刃。見者皆爲垂涕。大成顧揮手謝曰。無勞諸君以淚送我。諸君悲我死。抑知我之悲諸君生乎。

朱。字維四。廣東清遠人。工詩文。爲嶺海知名士。所著有馬嶼志。行于世。補。光恩選貢生。素結海上豪族。廣東陷。與清遠衛譚指揮糾眾起義。陳子壯帥義兵圍廣州。

永曆實錄卷二十二

本

舉眾自上流。應之斷飛來寺。峽口拒北兵。援路南攻三水縣下之子壯。檄授兵部主事。子壯敗沒。義旅駭散。李成棟來攻。拒守清遠縣城。破被執。不屈死之。

周師文字。期岐湖廣大治人。以制義名家。兼工詩豪雋。不屑羈縻。武昌陷。匿興國山中。潛招義旅。江西反正。師文起兵。應之軍敗。走九江。文德翼資送之。至吉安。劉季鏞爲題授職方司主事。時未陽。義民謝焞龍尙可等糾眾起抗。師文入其軍。嘗以身先士卒。掠陣何騰蛟。顧不喜之。師文乃返鄱縣。蓋遇時自江西奔鄱。彬聞師文與遇時遇說。令收潰卒。聯義旅。圖復吉袁。遇時奉師文監其軍。已而遇時

意欲降師文涕泣稱說大義以止之遇時怒遂見殺

鄧見字無識江西豐城人中崇禎己卯鄉舉隆武元年南昌陷見走撫州與僉都御史傅鼎銓同起義兵鼎銓以見老成剛介所諮行事無不從職方司主事已而鼎銓敗沒見走吉安東界與劉季鏞同復楚湖南再陷見遂隱湘醴間經十餘載衣冠不改訓村塾以給食壬寅歲為茶陵人所計吏捕繫之至則自請一刃以死吏謂之遂大罵不絕口吏怒捶之繫獄中不食死是歲有陳有功者亦江西人不知其所自起曾授監軍職方司主事時天下

永歷實錄卷二十二

七

已盡淪陷有功懷勅印流寓郴耒間衣冠不改賣藥以食為吏所執自言國亡願一死久矣今日且得明白領取自刃所志得就更復何辭繫送武昌遂遇害

永歷實錄卷二十二終

永歷實錄卷二十三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死節列傳下

蕭曠字逸然湖廣漢陽人以武舉授黎靖中軍都司劉承先為黎靖參將曠屬焉從承先征峒苗有功歷陞至副總兵上在武岡承先為總鎮楚黔桂大將軍印解黎靖事曠遂以總兵官都督同知行黎靖參將事守靖州永歷元年秋武岡陷承先降上南奔至靖州曠迎蹕具備勤敏上大悅召曠陞見諭令解黎靖蹕從入粵曠奏言臣職在守土自當以死謝國恩蹕非臣職也臣以死捍靖追兵至當

永歷實錄卷二十三

一

殺臣而後能進則大駕達柳州矣上既行曠督其標兵乘陞脩守具召部民至庭涕泣勸慰勉以死守已而承先馳書召曠降曠大罵焚其書俄而兵大至兵民驚潰曠獨率內丁十餘人登城射之敵衝郭門入曠短兵接巷戰力盡遂遇害曠雖武士而志慕文雅頗讀書知大義為承先屬能不附承先意見承先驕悍意欲自遠故請守黎靖以避其熏灼嘗曰我受朝廷命為劉公屬固難與劉公所置私人比其雅志如此故承先全部皆隨承先降而曠獨不屈

朱見如字宗臣廣西臨桂人中武舉部除把總候選歸里

隨焦璉起兵定靖江庶人之亂璉用爲左部營將題授游擊將軍粵楚亂璉益召募如散家財萬金號召丁壯成一軍馬仗精好爲璉一軍最璉甚倚之如短小精悍兩目弈弈有光性頗直慕義折節下文吏尤恭謹循法度永曆二年從璉復陽朔平樂戰甘棠渡大榕江皆有斬獲以功歷副總兵官都督僉事璉下攻全州雷如守平樂輯兵政民得安堵時何騰蛟率趙印選胡一青及馬養麟周金湯熊兆佐之兵下全永雷老營于桂林驕縱爲暴于城野給事中萬六吉奉勅至桂林催師出榜飭責之語侵騰蛟騰蛟聞之大怒六吉舊以劾馬吉翔忤劉承允有旨降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

二

處部擬謫經歷未幾仍復職用騰蛟檄召經歷萬六吉赴軍前勅用令材官健兒數十人往召密令捶械之即死勿論時六吉已去桂居平樂未知也又如偵得其詳大怒曰督師乃欲誅天子近臣無人臣禮至此極乎欲作曹操殺孔融宋溫諫清流耶此義士致命之秋也請六吉至其署置酒飲以待部署甲士于門騰蛟所遣捕六吉者索六吉知在如署扣門求入如佯爲不知延之入同酣飲持檄者見四壁甲士皆露劍立如亦目眦欲裂時時援佩刀不敢動如顧問曰君奉何令欲何爲當以相告持檄者色動起立曰督師令請萬公如索請啟持檄者

奉檄示如讀未半碎檄拍食案起大叫曰萬公天子言官以軍政戒飭士卒之暴民者惜奉執殺之爾督師庇驕卒虐民惜未參劾爾區區一榜文而督師遽欲遣狗鼠輩持牒辱之置天子于何地督師反耶又如破家捐身爲朝廷効死督師蔑天子如敵仇狗輩敢銜人衣當齒我刀拔刀斫持檄者六吉舉其袖持檄者脫走甲士噪起如介馬彎弓追之至郊外擒一卒捶而告之曰狗子速歸告督師朱如不畏死爲一隅君臣存分義督師若欲殺我者我自來萬黃門已赴行在不可得也遂送六吉詣南甯而自署其門曰如得罪督師爲朝廷存一綫君臣之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

三

義故不敢擁兵以自求活重撓軍政今解兵待譴諸軍願歸農者聽願充伍者赴焦公聽調度遂盡籍其糧儲甲仗馬匹旗幟以歸焦璉而自葛巾布衣詣平樂知府聽羈持檄者歸報騰蛟大怒方食墮盃箸然騰蛟能以威箝士大夫而懾于諸將畏璉不敢逮治如而以書訴之璉求殺如如爲己刷恥璉遣攝如如囚服就璉璉詰之對曰無擅執言官之愆如之志已伸唯求一死以正軍法爲裨將亢督師者之戒爾璉心重憐之瞿式耜亦重如之義語璉寬貴之璉收其軍貲而別責二千金爲騰蛟壽騰

蛟喜遂移書連令釋夏如而謂夏如能勸連仍令將兵夏如繇是以義俠知名顧畏蛟蛟已謝事閒居者久之騰蛟敗沒連強之起奏復夏如職使統舊部守平樂時諸將卒虐民侮吏而夏如獨以謙謹有節制聞加總兵官挂鎮西將軍印永祿四年冬孔有德廣西遣馬蛟麟聞道攻平樂連方援曹志建于賀縣敵猝至夏如獨率麾下健卒城守兵民皆驚潰敵兵大至戰不勝敵乘城入夏如乃入署中殺妻子南向拜焚勅印易進賢冠大絳袍手劍端坐署中兵入署望見夏如如塑神像愕眙不敢進夏如大呼曰身是鎮西將軍朱夏如何怯不前殺我也

永祿實錄卷二十三

四

兵自堂下射之中頰夏如復呼曰不濟事遂援劍自刎而死

滿大壯湖廣辰州人故太嘗寺卿滿朝薦之族子也滿氏世以武傳家朝薦以剛直居諫垣益用名節勸獎其子弟故大壯慨慕義何騰蛟開府長沙召募將材大壯奉檄招練辰麻峒兵二千人為騰蛟親軍隨章曠守湘陰兩載拒兵于新牆大小數十戰兵不能南復與覃裕春大破兵于潼溪斬獲數千計積功擢副總兵官都督僉事永祿元年二月孔耿尙之兵大舉南攻湘陰大壯方拒戰王進才之兵先潰燒湘陰城大掠而南大壯遂不能

支戰且走至長沙騰蛟已走衡州大壯奉曠屯湘潭求救于騰蛟騰蛟已不能令其軍兵盡力攻大壯遂大敗隔追二百里至衡山大壯收餘兵轉戰麾下士死殆盡大壯謂曠曰公且先走為捲土重來計大壯為公力拒後終不再見公矣曠去大壯北馳迎敵敵縱騎乘之馬尾相銜走二十里短兵接格殺十數人馬中矢踣乃遇害

楊進喜陝西延安人與馬進忠俱起為進忠前營副將進忠之擒楊么與麻河之戰皆進喜先陷陣驍勇為三軍最永祿三年春隨進忠會何騰蛟于湘潭兵猝至進忠軍驚潰進喜方理髮聞兵潰大叫起曰朝廷不惜高爵養我

永祿實錄卷二十三

五

輩何為況吾營迎何公至而忍棄之乎約髮不及戴兜牟揮刀馳馬出求騰蛟與兵巷遇相格鬪手刃數人露額中流矢貫顙死騰蛟遂陷

惠延年陝西西安人少客湖南有拳勇習騎射應募為曹志建裨將志建駐鎮峽關倨怠不親軍旅延年恆率兵出復道州甯遠江華郴桂圍永州下之皆延年功最屢擢總兵官都督同知堵先錫之南奔也與忠貞營相失西走桂藍將入志建軍延年時屯永州西知志建陰賊必害先錫以書投先錫曰延年謂相公不追及忠貞營則當入行在乃聞尙畱此聞延年甚惑之所畱意圖維勿忽比書達先

錫所允錫已至道州志建盡坑殺其部卒三千人劫允錫入關矣延年密遣人導允錫達何圖復若允錫遂詣肇慶志建怒何圖復令延年旋軍攻之延年緩兵攻不力經六月不下志建劫勅使誘圖復殺之破其砦微得延年縱允錫圖復狀含忿欲殺之延年歎曰吾逸堵公正以全曹公而願欲殺我匹夫終不足與共成事吾行吾志耳會小王子大舉攻鎮峽關延年死戰自辰達未斬首數千小王子已退走延年曰吾不及今日死爲忠鬼以報國而死于匹夫手乎單騎追敵深入遂遇害始志建欲殺延年或說延年當降以免禍延年曰吾以名義故開費曹公而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

六

以叛終之願令彼罵我爲反虜乎有死而已延年死志建遂不能成軍以至于亡何圖復者廣西富川人父廷相萬曆丁未進士官御史圖復人贊爲太學生粵楚亂結若自保聞志建之初允錫也密遣人迎允錫入其砦齎送赴行在志建舉兵圖之不克勅授圖復監軍僉事令志建釋兵志建佯奉詔與圖復和誘與相見執而磔殺之

史學湖廣湘鄉人以材勇雄于閭里起里胥從副將羅安邦剿天王寺土寇有功授把總張獻忠之亂學收土兵保鄉曲已而奉李乾德檄復湘鄉縣以功加游擊將軍何騰蛟開府長沙使學召募千餘人爲親軍守湘陰轉戰平江

袁甫開擢副總兵永曆元年長沙陷學收部卒屯湘邵開返攻湘鄉格鬪四五月兵潰敗被執械至武昌繫獄令鬚髮不聽總督羅繼錦會文武吏羣鞠之學至庭植立呼曰大明驅愛養天下垂三百年爾等皆中土人骨血從誰參養父母埋誰土宇乃改頭換面倨坐堂上而械忠義士于階下耶天地能容爾身必不能容爾子孫豈不聞洪武初盡謫官吏妻女乎因大叫呼天目皆盡裂引頸觸柱血流被面遂驅赴黃鶴磯遇害武昌居民罷市往觀皆嗚咽流涕禁之不能止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

七

永曆實錄卷二十三終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識

倭幸列傳

馬吉翔順天大興人通文墨工將迎挾持以武進士出身
愍官至廣東都指揮使宏光元年罷官聞鄭鴻逵擁思文
皇帝至福建吉翔往依附推戴錦衣衛都督僉事與錦
衣郭承吳比奉勅至湖南勞軍福建陷吉翔走廣東至肇
慶會上踐昨復與定策事王坤龐天壽皆得其歡心遂陞
左都督掌衛事從駕至全州結劉承先承先爲請封伯爵
御史毛壽登駁參之吉翔與周鼎瀚構蜚語激承先怒奏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上繫壽登及劉湘客吳德操萬六吉削其職繇是深爲瞿
式耜所惡已而與承先比耜上幸武岡吉翔遂封文安伯
武岡陷上自靖州走苗峒出柳州兩宮泊車駕蒙塵艸莽
上不能騎吉翔奉籃筍步從扶掖行羊腸夜則通夕巡警
勤敏有加慈聖太后與上益眷倚之加少保晉封文安侯
上在柳象勅旨皆出吉翔手其幕客呂爾與狹邪子也稍
知文義與吉翔共操大政瞿式耜疏請上攬大權明賞罰
嚴好惡親正人間正言以服遠近上嘉納之吉翔因夏國
祥懇之太后謂式耜間已不容皇上有患難親臣言遂不
用桂林潰上在南甯吉翔雖委票擬于內閣不合其意輒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二

以硃批改票結陳邦傳爲外援王化澄倚之爲重廣東反
正李成棟迎上幸肇慶瞿式耜請出桂林節制江楚黔蜀
迎使絡繹吉翔憚式耜遂結王化澄朱天麟力勸上東幸
楚師解紐何騰蛟莫能彈壓以至憤敗皆吉翔釀之也上
在肇慶吉翔猶執朝權金堡入奏謂吉翔有扈衛之功酬
以侯封足矣不當使與國政吉翔復因左右懇上切責堡
呂爾與市權招賄繇中書舍人內批擢監察御史堡兩疏
力攻之爾與落職吉翔愈怒挑陳邦傳與堡相訐奏廷論
不平邦傳辭誦嚴起恒從中裁制吉翔稍戢以是怨堡入
骨竝銜起恒時上立三扈衛李元先督禁旅龐天壽督勇
衛吉翔督戎政吉翔所部步兵二千人皆市井烏合不堪
見敵起恒乃請上開事例節冗費立御營庫招練親軍從
上親征以劉遠生協理戎政金堡改兵科監紀之吉翔惡
其分己權也嗾夏國祥以慈聖宮旨取庫金糜之事遂寢
沮吉翔屢于太后及上前言堡結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
蒙正發把持國政目無君上太后及上惑之諸不逞者皆
依附之吉翔爲言除去堡等則皆如其願吉翔又乘閒言
式耜起恒皆主張黨人以挾持上使不得有爲且沮抑忠
義爲國家離人心不如化澄能愛君憂國上素賤化澄至
是遂嚮用之而薄式耜起恒言皆疑沮永曆四年春兵

昭南雖吉翔乘之爲蜚語達內庭言杜永和李元元亦不
得且要駕爲降資兩宮震恐吉翔欲殺堡逐起恆奪式相
兵柄而以陳邦傳爲外援藉之脅上欲上至梧州避澤南
使邦傳得通朝廷處分遂囑夏國祥以太后駕先登舟脅
上必行嚴起恆懼式相交諫上不宜棄廣東不聽吉翔念
詔獄且興而已欲避其名乃自請留肇慶督援東軍以錦
衣衛印授其黨康康使得逞上至梧州吳貞毓等遂羣
攻堡等下錦衣衛掠治王化澄復入直召朱天麟雷德復
許奏起恆起恆稱疾求去胡欽華奏式相老姦誤國以于
元煜督楚粵帥奪式相權以至于亡皆吉翔主之也吉翔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三

外異內慘以曲謹奉慈聖凡所欲爲皆令夏國祥達太后
令必行上雖知其不可而慈聖命嚴上不敢違物論起則
慈聖于簾中引羣臣涕泣言子唯一死以殉社稷不似爾
等可去可降以國家爲戲羣臣莫能對上亦不能以意行
也吉翔以援東爲名翔翔肇慶所將兵既寡弱不敢出峽
而畏忌諸勳帥不欲朝廷調發東下慮致軋己唯陳邦傳
率舟師數千至亦羸疲畏見敵吉翔日與邦傳徵樂縱酒
遙執朝政置廣州不恤杜永和困久不能支兵復西破
平梧上奔潯南吉翔之師遂潰南走潯州上奔南甯吉翔
知大勢傾覆遂不復從匿潯州山中久之出降挾重賞北

歸不知所終

郭承吳江西泰和人故都御史郭子章之孫也以子章軍
功贈授錦衣衛千戶崇禎間諂事內豎屢官至都督同知
太子少保馳驛歸里以貨殖豪縱爲鄉里患隆武元年赴
闕陛見以積資掌錦衣衛事闕陷走粵依附擁戴加左都
督與王坤馬吉翔比從上至全州結劉承允承允爲請封
伯爵御史毛壽登參劾之被削承吳遂得封泰和伯承吳
挾寶王金幣鉅萬金女樂十餘人從上至武岡以女樂分
饋承允吉翔相比爲姦江楚無賴求仕進者皆附之已而
隨承允降見殺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四

嚴雲從江西分宜人嚴世蕃之曾孫也以武進士歷官參
將上即位雲從依附擁戴擢錦衣衛指揮使加都督同知
與馬吉翔郭承吳比事劉承允爲外援承允爲奏封清江
伯毛壽登疏言雲從等無一矢之功而援邊鎮例晉封五
等何以鼓人心而匡國難奏上壽登奪職武岡陷雲從隨
上走粵西加太子太保左都督掌後軍都督府事自以一
品覃恩乞封其高祖嵩曾祖世蕃部議嚴嵩父子爲昭代
姦臣稱首百年公論不容世蕃身伏誅譴國法昭垂雲從
卽功伴李郭亦不能翻七朝之國憲而以恩綸被戎首況
其繼繼之勞承恩受爵者乎乃但封其父祖而不及世蕃

雲從視吉翔差謹不敢執朝權碌碌充位而已上自梧州奔海南雲從北走匿懷集山中將取道歸江西李定國收粵楚雲從致書餽求見定國知其耳陋不之答雲從展轉嶺南北不知所終

侯性河南歸德人兄恂恪崇禎中皆官至九卿與周延儒爲死黨性家世豪貴驕縱不法補弟子員粗通制義舉業習騎射好納響馬賊爲無賴行邑令梁以樟以法鈐束之性拳擊以樟仆地不數日死性亡命走從十餘騎劫商旅于河北得貲數萬用賂內臣王化民恂恪復爲之地竄軍功籍以白衣徑授鎮守廣東西甯參將上卽位于肇慶性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五

依附擁戴丁魁楚庇之擢御營都督同知從上入武岡詔事傳作霖援馬吉翔例封商邱伯上自武岡奔靖州性與車駕相失先繇新甯至柳于右江劫行旅得金帛數萬上至柳服御皆置性以其所劫獻慈聖慈聖兩宮上及中宮充服御三宮大喜加性太子太師左都督掌中軍都督府事從上自南甯至肇慶性素畜無賴健兒將百人沿兩江東至三水劫掠仕宦商賈多得金貲以豪侈與賊曉王維恭及馬吉翔李元允日夕徵歌縱酒頗干預國政引薦文吏給事中金堡論劾之書奏不省性黠慧通文墨堡所上章奏性皆譯解示吉翔文稍深僻者則曲釋之指爲誹訕

兩宮以是慈聖憾堡必欲殺之性往往以珍異進奉內庭尤爲宮禁所喜其母奉佛自髻爲尼勅賜號靜慧大師紫袈裟金鉢孟出人以朱棒前驅入宮禁稱說外事慈聖信之往往輒強上行國事之壞性實陰持之也梧州陷性降于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

六

永曆實錄卷二十四終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宦者列傳

李國輔順天人爲司禮太監韓贊周養子崇禎九年授御馬太監奉命守沿北關口已而撤回隨贊周守備南京聖安皇帝立國輔附擁戴功改司禮監提督勇衛贊周于宏光中以仇直爲羣小所嫉引疾乞休沐國輔居宮中嘗侍左右馬士英進秘戲導上爲淫樂園輔每從容泣諫士英忌之而欲奪勇衛以授其幼子錫乃奏上綴池嚴信之間有雲霧山喬木蔽山宜採爲大工用途請勅國輔往國輔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不知其給因欲行給事中吳适奏雲霧山必不可開採國輔亦自悟請勿行乃遣人馳視果如适言然士英已奪勇衛授錫以錦衣都督提督矣南京潰國輔隨太后走浙遂自閩入粵上踐阼國輔入見請鬚髮變服往南京潛視孝陵詔遣往永曆三年夏國輔自嶺北重趄微服赴關上召見問孝陵狀國輔伏地慟哭言奴以去年夏至南京私市香幣于星月下登鍾山望陵焚香帛泣奏高皇帝十一世孫嗣皇帝某遣奴國輔候皇陵萬安以次履行周視殿垣陵殘毀壞無餘茅茨塞望狐嘯蟄吟如荒山窮澗所幸陵土鞏固梓宮燕安其四山林木問之都人云南都陷後雖

□騎充斥樵蘇四出猶無敢損一枝者後洪承疇來經略江南見陵樹菁蔥怫然遽怒遂榜示居民令樵採爲薪懸榜三月民無應者承疇益恚罵曰□兵入北都未嘗令居民伐陵樹不三日開諸山皆芟刈無餘江南蠻子已出榜令伐而三月不傷一木何愚駭至此因復榜令諸門非伐鍾山樹者不許通樵蘇城中幾至絕炊煙都民不得已乃往伐嗚咽震山谷今一片童山無尺株矣因引額觸地號哭失聲上爲泣下霑袍袖國輔因奏奴今歸爲皇上通一信仍請以殘骸再往若上旦夕恢復奴當至江干迎駕如天討有稽奴願以老骨頭付老祖爺陵前與狐狸餐不復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再見陛下復頓首大哭起上乃素服輟朝就太廟哭遂勅國輔齋香帛再往省視永曆三年十月國輔至梅嶺鬚髮攜蒼頭三人北發明年兩粵陷更無有知國輔後事者王坤順天大興人爲御馬太監稍習文字陰薦便巧崇禎五年勅遣閱視宣府陷道臣胡良機御史魏呈潤劾其誣罔呈潤坐降職坤益恣戾無忌憚奏參大學士周延儒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言內臣不宜侵輔臣上爲御平臺召詰志道志道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惜也上震怒切責志道志道罷去繇是驕悍凌轢與張變憲曹化澗齒羣臣莫敢言者已而

奉勅至淮揚暴害商民未返命而北都陷宏光元年因緣
柄用遷司禮秉筆太監要勅往浙閩督催金花銀兩供御
用大學士高宏圖具揭諫止弗聽坤因得聞事思文皇
帝不得大用邀勅出粵催調援兵聞陷上卽位于肇慶坤
因緣奉慈聖太后遂掌司禮監事秉筆執國政坤以舊閣
老猾工揣合鉗制知內庭畏坤踐阼無幾卽勸上乘肇慶
移蹕梧州上顧以爲忠遂倚任之瞿式耜上言今日之立
爲祖宗復讐雪恥宜奮大勇以號召遠近苟自棄門戶國
何以立坤居中持之上雖暫止而日作西奔計無固志戶
部郎中周鼎瀚與坤交善內批改給事中式耜力爭之不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三

聽未幾復改鼎瀚翰林院侍讀王化澄附之內批授兵部
尙書已拜大學士人直大學士李永茂奏薦十五直省人
士坤以其不附己假殊勅斥御史劉湘客激永茂去而坤
自疏列海內大臣遠莫致者維坤私人于中共薦之給事
中劉鼎疏言坤內臣不當薦人坤激上怒將逐鼎式耜力
救之乃已坤疑鼎疏出中允方以智手復以停經筵激以
智去俄而坤兵乘虛入廣州唐王死坤遽邀駕西奔式耜
力請留蹕死守峽口飛調援兵奏甫上坤已挾上駕小艇
西上梧州遂繇桂林幸全州劉承允入見首論坤弄權誤
國上意動乃罷其秉筆以監事授龐天壽坤被譴出居柳

州武岡陷上幸柳州坤復入與天壽分掌監事然權稍落
矣天壽以曲謹爲上所信坤遂疎乃請勅監軍恢復粵楚
從何騰蛟軍中騰蛟頗與狎好湖南復坤以功賜一品服
從胡一青下衡州坤故以斥劉湘客與外廷爭至是乃上
疏薦湘客詞學擅世宜大用冀巖湘客使失望湘客自疏
論列之大學士嚴起恆面奏坤反獲傾詐上乃絕意惡之
湖南再陷坤走粵顧不得入內畱居桂林爲瞿式耜所不
禮乃屏居蘇橋驛恒恒死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四

皇帝改司禮監勅遣至湖南遂留粵楚聞上踐阼與擁戴
天壽在北都權藉故出王坤下至是坤秉內政天壽弗能
頡頏坤驕悖口著中外旣側目慈聖泊上亦稍厭之而天
壽于諸奄中爲道謹上意嚮用及劉承允逐坤天壽掌文
書房事隨上自武岡走柳州蒙塵苗峒中天壽與馬吉翔
皆有勞勩絲是益爲上所親信賜一品服提督勇衛天壽
粗識字不習典故其幕客徐湛以武英殿中書舍人晉秩
至大理少卿爲代理紅本湛亦慈惠不敢通外廷顧天壽
以樸率恆爲夏國祥所給頗推讓國祥故政漸歸國祥天
壽以虛名爲諸奄長所部勇衛士僅千餘人亦疋疲市民

無能爲有無刑部侍郎朱盛濃疏言內臣不宜典兵欲奪
勇衛歸李元允元允初無奪天壽兵意上切責盛濃詰其
何心盛濃乃沮天壽事上因載爲少過失而內臣恒懼畏
死不知遠計上棄肇慶走梧州失東粵遂蒙塵不返亦天
壽致之也天壽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紗微爲師勇衛軍
旗幟皆用西番書爲符識類兒戲又薦紗微掌欽天監事
改用西曆給事中尹三聘劾罷之天壽隨上走南太入滇
不知所終或曰爲孫可望所殺

夏國祥直隸廣國人美姿容以變童游狹邪然稍讀書習
制義應童子試不得補諸生聞聖安皇帝喜外嬖乃焚書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五

內宮求入內廷未及寵用南都陷走閩事思文皇帝爲少
監已走粵因龐天壽入內得補司禮太監天壽質樸不習
文墨凡閱發紅本委之國祥國祥工狐媚有寵于慈聖遂
駸駸奪大權外奉天壽以虛名尊之實自執政柄天壽弗
能爲重驪馬吉翔詔事兩宮專制國事結國祥爲內援凡
吉翔所欲行皆因國祥達慈聖取必于上以行之永曆二
三年間外廷稍持法紀國祥不能盡如其意日泣奏慈聖
謂金堡等把持裁抑詆毀兩宮挾李成棟父子爲勢心不
可測太后習聽之遂切齒堡等吳貞毓李用楫張孝起魯
可藻皆依附鄉曲與國祥交善王化澄因感曉王維恭結

納之國祥曰稱化澄忠謹于太后及上所維恭亦因皇后
亟稱之上棄肇慶奔梧速治堡等起用化澄卒至傾亡皆
國祥爲之也江國泰者亦甯國人也自宮入南都求用與
國祥爲死友銜受意旨通賄賂閩外陳請非因國泰達國
祥不得旨以是四方鎮將益輕朝廷貳解以亡國祥故無
賴子濱亡不悟貪權勢行譏毀津津自喜龐天壽已乃惡
之無能制也國祥隨上奔海南後不知所終上之居肇慶
也廣西糧稅盡給楚軍唯梧州府屬聽上徵用廣東則以
遼餉練餉給李成棟軍而上徵京倉及金花銀爲國用顧
皆內臣操其出納戶部無所關與日就虛糜乃至欲募從
駕軍而不可得每聞敵警哨探無人唯聽馬吉翔及內臣
之意而已皆國祥主之也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

六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議

叛臣列傳

劉承允字定一應天人以膂力聞能舉一鐵棹號劉鐵棍爲相撲師應募爲材官從楚撫唐暉余應桂援勦守顯陵承允多心計善結納遂得實授參將鎮守黎靖崇禎十六年武岡民袁有志作亂攻陷武岡岷王遇害巡撫王聚奎檄承允討平之出岷世子于難是秋張獻忠破長沙張先壁黃朝宣焚寶慶走武岡承允按兵迎之二將斂兵入保已而獻忠破寶慶游騎犯武岡承允擊卻之獻忠欲西入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蜀遂置武靖故全楚皆陷唯西南一隅獨全沅撫李乾德依之以安甚德承允獻忠既渡江而西乾德遣承允合張黃二營復寶慶乾德甚懷承允傾心事之乾德假借備至承允遂驕蹇自大凌轢先壁朝宣乾德唯承允意抑二將二將懟懟屯茶攸間與承允交惡宏光初乾德以承允先後功次人奏遂擢總兵官都督同知黎靖舊統土漢諸軍衛所寨額軍萬餘承允部兵僅千餘人調諸屯軍以自雄昇岸謂諸將莫己若所部紳士編民皆懾其威何騰蛟家黎平子文瑞少不習事承允屢挫抑之騰蛟撫楚承允深以爲畏忌及騰蛟棄武昌開府長沙調諸將守湖先壁朝

宣先至騰蛟禮之有加承允聞之滋怒持文瑞陰事與騰蛟相抗久之乃集兵萬人赴長沙師旗幟器仗爲烜赫容實無意北出居旬日與先壁舉兵相攻騰蛟親詣其軍解之遂託以苗叛馳歸留部將陳友功率兵數千守湘陰承允歸益橫要取寶慶租稅爲己餉隆武元年傳作霖入奏稱承允功遂得掛將軍印擢右都督加宮保稍益招募有眾三萬人據武岡專制黔楚間上卽位遂封伯爵已而上自肇梧西幸徵承允入援罷式相聞其虛名亦雅望之承允遣兵至桂林至則凌轢焦璉與相攻大噪索餉而去馬吉翔前使楚承允與相結納至是因內臣盛稱承允足倚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上遂勅召之承允意何騰蛟力扼長沙已可藉以自保遂欲迎駕居武岡可挾上以制中外傳作霖從史之遂應詔赴桂林以上出全州司禮太監王坤執權恣睢周鼎瀚附之承允入奏逐坤而對御叱責鼎瀚廷士翕然稱承允公忠不知其以脅主立威也錦衣郭承昊以女樂一部賄承允馬吉翔嚴雲從皆諂附之承允遂請封三人伯御史毛壽登參駁之承允大怒周鼎瀚憚承允曲意事之遂相好如風昔乃與馬吉翔謂承允曰壽登疏劉湘客所作也湘客與瞿閣老議要駕勿從公出楚今若不謹此二人上必不得入武岡承允遂面奏壽登湘客把持誤國請逮問萬

六吉吳德操疏救之承允激上縛四人將杖之承允僞爲跪救皆制職以是勢內外遂擁上幸武關式耕力諫不聽廷臣惡畏承允多過不從駕行承允挾上威福自恣文武將吏爭奪唯承允意憾太僕少卿趙廷璧繫而斃之廷厚刑部侍郎楊喬然竊然去遣兵掠之于道李若星爲吏部尙書三日承允解之不得有所云爲若星大罵去未幾兵陷長衡張先壁曰寶慶走沅州承允恐其至奪己權守險隘過之先壁奪路去先壁奏使至承允磔殺之楚蜀黔粵奏報者皆不得通何騰蛟入見承允羈縻諂辱之上命騰蛟督師出承允伏兵于道將害騰蛟騰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三

蛟不敢行胡一青怒拔營挾騰蛟去乃不敢追利吳炳脂韋請以爲相票擬皆先承允而後進江楚諸無賴子及武岡無行儒生日投承允夕授臺省郎署承允部將皆封伯爵客鄒枚官至一品恩金圖書兵逼永寶承允畏張先壁不敢西走思羅式烈何騰蛟復絕南奔之路畫武靖黎平苟安俄頃順口漁獵貨財飾歌舞識者知其必降矣承允既挾上勅使非承允令不能出馬吉翔復爲上稱其兵逼志決旦夕復湖南宮中遂恃以安兵已破永州遂兩道並舉攻武岡及紫陽江守兵返走保石羊渡嗣通山王蘊鈺急請對言至三十里外上猶不知猝至當如車

駕何上懼召承允問之承允對曰犯紫陽臣已大破之北奔旦夕收復寶慶誰以此惡喝陛下者因叩頭請詰其人語不遜上不得已良久曰宗臣蘊鈺承允起大言曰請陛下遣蘊鈺出禦敵臣願解甲歸農去遂洶洶出遇蘊鈺于宮門奮拳擊之墮齒蘊鈺避去中外無敢言敵將至者八月兵扣石羊渡承允別將陳友龍死戰不下請承允出援承允至登高望敵兵退坐營門召諸將議皆請死戰承允不語入幕中修降書遣使詣孔有德降使返與承允耳語良久乃遣騎持片紙奏上言敵勢大陛下宜自爲計臣不敢保上乃倉遽出奔城門不開麗天壽馬吉翔麾壯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四

士以利斧斷局鎖上單騎走太后泊中宮皆乘籃筍出宮嬪徒步從皇子幼在襁褓母負之出不知所往承允遂開關延敵人有德從容宴承允于軍中又明日乃整兵入武岡上馳至靖州繇苗峒達柳州承允請導有德軍入沅黔追擊張先壁有德不聽挾承允下長沙明年春遂與俱北承允故怨何騰蛟乃請有德勒陳友龍俘其妻妾友龍不能違既北行有德軍泊漢口承允日從有德飲博承允平岷邸之亂多得奇寶器玩又擅西南財賦金幣充積每以寶器爲博進有德忌而羨之會陳友龍反正報至遂殺承允沒其貲或曰承允之略也密白有德請執車駕以獻

得重賞有德不聽密令承充報上俾逸去故有德留石羊渡兩日而後入亦不遣兵追躡見承充之狡也懼至北而洩之故殺之以滅口同承充殺者傳上瑞傳上瑞山東武定州人中崇禎庚辰進士授黃州府推官善事上官爲湖北巡撫王揚基所睚李自成陷承天黃州震恐揚基調上瑞署武昌府事以避寇張獻忠自黃州渡江將犯武昌揚基又調上瑞往江北監軍武昌陷隨揚基避匿漢川獻忠入蜀揚基被逮上瑞返武昌迎何騰蛟騰蛟復喜之題擢分巡下湖南道參議進太僕寺少卿已陞僉都御史巡撫偏沅督兵守平江瀏陽上瑞家人自山東來盛稱山東縉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五

紳降者皆得撫仕上瑞意動遂棄平江從醴陵南走寶慶駐沅州言偏沅爲己汛地竝攜瀏醴守兵西去騰蛟歎悅而已永曆元年沅州上瑞遂舉軍降孔有德挾之北去至漢口殺之

陳邦傳字霖寰浙江紹興人故富家子有口辨善逢合以賄中武科父事職方司吏胡執恭居中爲援引歷官分守柳慶參將隆武元年楊國威挾靖江庶人反招邦傳未赴聞丁魁楚檄邦傳討賊邦傳揣國威無成守柳州不爲下國威攻梧州魁楚召邦傳應援邦傳舉兵掩其後會焦璉自中起與邦傳合遂斬國威戮靖江庶人璉功最而邦傳

以結納魁楚得錄首功卽代國威挂平蠻將軍印擢都督同知上卽位以推戴加太子太師封思恩侯邦傳膏梁狹邪上馬必兩人交掖僞冠大褶侈拜揖以爲容胡執恭自北走投邦傳邦傳以爲腹心執恭故猾吏漫不知兵部將茅守憲其妾父也陳安國其弄童也貪庸委關以便佞挾持相尙邦傳以鄙墨爲士司所積輕不聽調遣所部皆諸衛戍軍半老弱折竹爲矛稍召募市井爲親兵不滿五千人平蠻將軍舊駐桂林邦傳畏楚兵之逼立帥府于南甯上再幸桂林調邦傳援楚邦傳無以應益交總帥馬吉翔欲有請求輒得俞旨上幸象州邦傳陞見迎上居南甯封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本

慶國公加少師賜雲鶴服充班首官執恭守憲安國皆冒伯爵龍韜與覃鳴珂爭戰于象州邦傳不能制唯保南太自固而已邦傳生未嘗見敵徒以奉上爲居停位百僚上遂執朝權擅進退與王化澄馬吉翔相爲表裏士大夫無行者爭依附焉李成棟攻陷梧州進逼潯橫邦傳懼遣書就成棟降會成棟有反正心不報邦傳益迫密遣其幕客沈原渭齎土地甲兵籍詣成棟請獻乘輿以爲降贄原渭至梧州成棟已下令反正守將郡邑吏皆冠帶奉正朔原渭遂焚降籍駕小舟晝夜倍道歸揭旗于檣署曰招安粵東及至南甯遂上書言已奉邦傳令說成棟反正事成

歸報成棟所遣使入奏者乘大艦逆流上會右江漲不得卒達上驟聞東粵平大喜邦傳益獵爲己功而薦原渭功侔隋陸遂擢僉都御史聯絡兩廣已而成棟奏使至知原渭事歸報成棟成棟深惡之欲發邦傳曾約降狀馬吉翔爲彌縫之乃止上弗知也成棟迎駕東出邦傳欲要畱恣擅威福杜永和入見語露邦傳降狀邦傳懼不敢畱乃因吉翔求世守廣西視沐氏守雲南王化澄當勅已諾允之中書舍人張文光執不肯舛勅乃易稱居守廣西以與瞿式耜畱守相抗便宜專餘除糧稅執恭輒奏用其子欽華爲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欽華佻達惡少舉止妖冶楚師大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七

譁何騰蛟瞿式耜交劾免之上既東出邦傳遂自稱世守檄下巡按御史吳德操朱判如屬吏德操怒答持檄者馳疏奉聞上釋不問瞿式耜上言今日蠲五等者相望初未裂土而封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天子之土桂滇數萬之師日需食邦傳輒稱世守將置車駕于何地廷議移罪文光文光奏取勅視之果無世守字及視沐氏擅財賦語邦傳乃沮邦傳專南太柳慶潯思田七府土漢之地每州縣輒以部校率疲兵百餘人據之專置有司徵貢賦湏焦楊馬之兵屬集桂平捍禦湖南糗糒不給瞿式耜徵糧于柳潯邦傳攘爲己故物有司怙邦傳抗式耜不應給事中

金堡入見首劾邦傳請削其爵職俾聞外知有國法馬吉翔力持之詔切責堡李成棟亦疏糾之邦傳見廷論不容乃稍制潯柳賦聽朝廷餉軍用顧繇是怨式耜堡切骨而忌成棟思所以賊害之忠貞營兵屯梧州邦傳欲倚之蹂兩廣併式耜成棟軍逼潯朝廷乃迎忠貞營屯潯南拜李赤心母爲母以舅事高必正日夕從與赤心奪桂平肇廣挾駕以號令諸將赤心初佯許之久之乃曰陳兄勸我劫駕是將終謂我爲賊也邦傳懼乃不敢復言赤心死必正尤惡邦傳而狎之盡奪其馬仗曰甥高枕居峒寨何用此爲邦傳恐且志乃迎朱天麟居其軍中與胡執恭共謀通

永曆實錄卷二十六

八

孫可望則逐高必正兼李成棟諸部逼瞿式耜殺金堡一舉皆可行遂命執恭造偽勅冊鑄秦王寶詐稱上命封可望秦王令專制蜀黔楚粵文武將吏兵馬錢糧生殺不待奏聞以令旨行百官皆稱臣聽令可望大喜逾望執恭恐可望使人謝事發覺乃馳報邦傳令結吳貞毓等爲內應要求勅旨以實其言會貞毓等力攻金堡欲逐嚴起恒倚邦傳脅廷臣互相資助堡等下獄起恒被劾邦傳欲去南太以需可望之人而已避其名免必正之挾持乃自請援東率疲卒數千次于肇慶可望以朝命不繼至而執恭阻己遣使赴關乃拘執恭執恭迫馳報邦傳令其子欽華徧

賂王化澄吳貞毓等爲可望請王封如其僞勅嚴起恆執不從化澄及萬翊爲調停之封荆郡王朱天麟與邦傳窘天麟乃告貞毓令具稱臣啟疏百官從違姓名報可望可望知其詐大怒殺執恭顧已稱秦王如僞勅出黔收王祥等軍不能下然亦不肯爲發兵南太攻高必正邦傳方憂懼不知所出會□兵破平梧廣州亦陷李元充之兵潰于肇慶邦傳乃西還欲犯駕以降畏必正不敢入南甯而焦璉自賀縣旋師次永安州邦傳遣書約與連兵固守璉不設備遂夜攻璉營執璉殺之獻其首以降于孔有德請有德兵速攻南甯已爲前導犯車駕可必得有德姑諾之不遣邦傳行以平蠻將軍印在邦傳所土司必視此爲從違故待邦傳較優渥邦傳獻印已有德狎而畜之從居桂林無所任使永祿六年李定國復桂林執邦傳磔之于市傳首黔楚見者莫不快之

永祿實錄卷二十六

九

永祿實錄卷二十六終